



READERS

读者®

■ 老董 ■ 棉花如何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 破题天才 ■ 健壮的等待



ISSN 1005-1805



12>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37 期 六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LY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年，第二年1元，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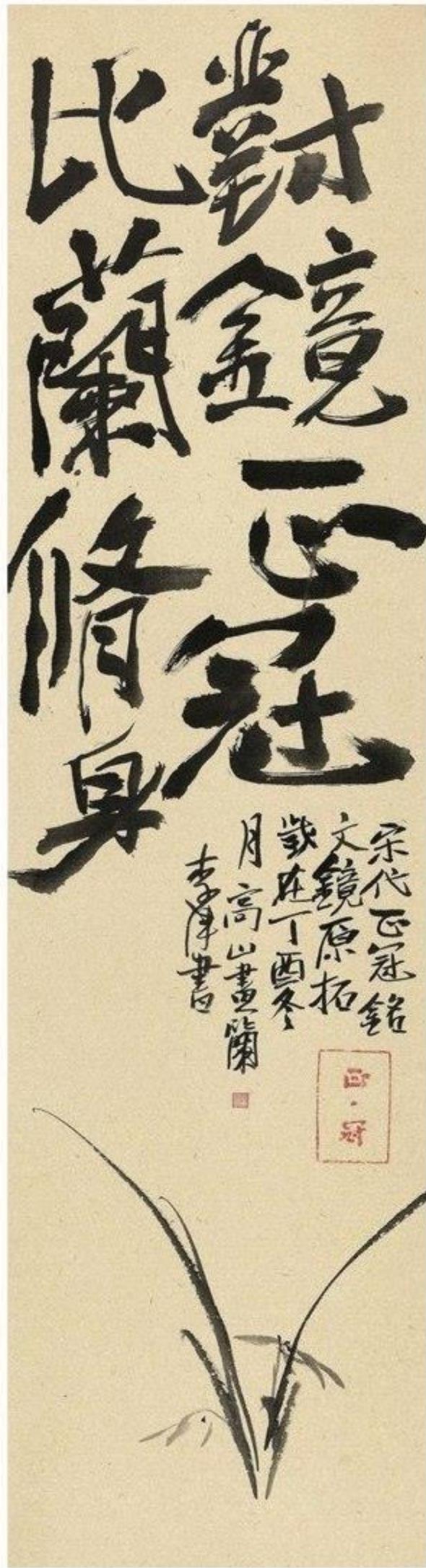


【您关心的】

1. 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2. 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3. 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卷首语

少欲与多情

●罗振宇

东汉有一位大儒，叫郭林宗。有一次，他和两个人——子许和文生，一起去逛街。这个文生，是见什么就买什么；而子许，什么也不买。

后来有人问郭林宗：“子许和文生这两个人，哪个更贤德？”郭林宗回答得很妙，他说：“子许少欲，而文生多情。”

文生就是那个见什么买什么的人，郭林宗不说他欲望强烈，而是说他多情，见了什么都舍不得放下。而子许，就是那个逛街什么也不买的人，郭林宗不说他抠门，而是说他少欲，没有多少欲望。

我们平时总想用某种一致性的标准来评判人，似乎这样就能对世界拥有更强的掌控权。但是，这也导致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我们常说与人为善，其实这不仅是因为善良，更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更多的评判标准。

（谁与争锋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楠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 辑 韩维善 李秀娟
张 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董世强

外联编辑 尹 莲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 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 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 蕊 8773042 雷 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 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12期

专题**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8 这个春天，我们不曾辜负

唐卫彬 廖君 熊琦

文苑

- | | | |
|----|--------|------|
| 1 | 少欲与多情 | 罗振宇 |
| 4 | 老董 | 葛亮 |
| 10 | 父亲的轮廓 | 袁哲生 |
| 25 | 睡莲（节选） | 格非 |
| 48 | 白水火锅 | 曾颖 |
| 68 | 山腔响远 | 凸凹 |
| 72 | 约束与自由 | 弗罗斯特 |

人物

- | | | |
|----|-----------------|--------|
| 12 | 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 | 史竞男 |
| 46 | 苏东坡的“坡”与海明威的“海” | 张炜 |
| 47 | 艺道之交不论钱 | 何海霞 |
| 52 | 最后的一幅画 | 贝尔纳·尚巴 |

杂谈

- | | | |
|----|----------------|-----|
| 8 | 故事藏在空间与人的关系中 | 马伯庸 |
| 16 | 你在K的哪一边 | 吴晓波 |
| 24 | 柯南·道尔的荒岛生涯 | 黄成 |
| 35 | 如何打败“机器人淘汰三原则” | 胡泳 |
| 42 | 一寸光阴一寸金 | 香帅 |
| 50 | 语言，是渡人的 | 沈杰群 |
| 55 | 小说的眼睛 | 冯骥才 |
| 60 | 沙僧这个人 | 张宗子 |

话题

- | | | |
|----|--------------|----|
| 32 | 棉花如何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 兰台 |
| 44 | 破题天才 | 星亮 |

人生

- | | | |
|----|---------|-----|
| 11 | 老奴 | 梁晓声 |
| 18 | 那些晚班的司机 | 柏滨丰 |
| 22 | 写诗的农妇 | 李一鸣 |
| 38 | 刘清莲的小奇迹 | 李小晓 |
| 57 | 爱情手账 | 李起周 |
| 58 | 漫长的告别 | 马海霞 |

人生

- 66 遇见短尾白 陈文茜

生活

- | | |
|--------------|--------|
| 17 社交世界，折线最短 | 徐志斌 |
| 54 奖励的隐形成本 | 丹尼尔·平克 |
| 59 不必忌讳 | 刘墉 |
| 67 琐事 | 陈海贤 |
| 70 曼君 | 蒋勋 |

文明

- | | |
|-------------------|---------|
| 20 健壮的等待 | 杨无锐 |
| 30 泰坦尼克号上的6名中国幸存者 | 冯璐 |
| 56 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 丹尼尔·列维廷 |
| 61 子贡如何花钱 | 鲍鹏山 |
| 62 武侠文化为什么迷人 | 韩松落 |

悦读

- | | |
|----------|--------|
| 15 言论 | |
| 26 书的国度 | 昆特·布霍茨 |
| 36 幽默与漫画 | |

意林

- | | |
|--------------|-----------|
| 65 在市集上 | 纪伯伦 |
| 65 有的心事，真像肉刺 | 潘向黎 |
| 65 刺刀 | 莱奥纳多·达·芬奇 |

点滴

- | | |
|-----------|-----|
| 9 虎皮讲座 | 张晓风 |
| 14 随手皆是诗 | 刘荒田 |
| 19 群的故事 | 史铁生 |
| 25 故乡的雨 | 唐弢 |
| 34 微书摘 | |
| 43 教学合一 | 陶行知 |
| 51 吃饭与养亲 | 流沙河 |
| 64 看风吹过山冈 | 熊培云 |

互动

- 71 “《读者》光明行动”(93)

封面

- 袅娜(摄影作品) 斯韦特兰娜·努巴罗娃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8773351
 传 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我想起一个人，那是在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小学。

我是那种孩子，有几分小聪明，但是天生缺乏纪律感。所以，当我获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时，几乎是以雀跃的步伐跑回家去的。然而，快到家时，同行的同学说：“毛果，你的书包怎么黑掉了。”我这才发现，包里装的墨汁洒了，那张奖状和一本书，被墨汁污了大半。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因为这张奖状，和我来之不易的荣誉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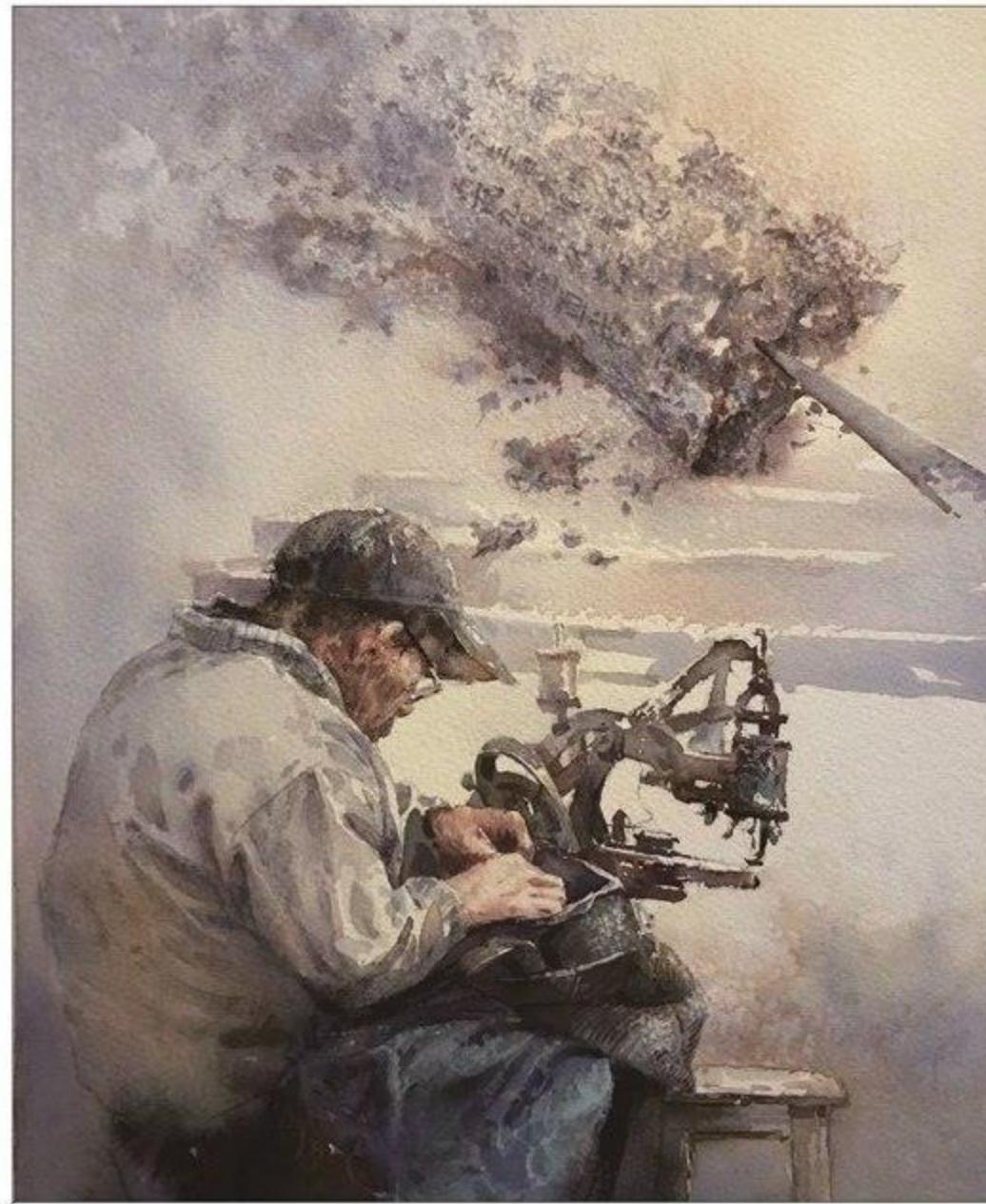
母亲安慰说：“不就是一张奖状，我儿子这么聪明，往后机会还多着呢。”父亲笑笑说：“这可是关于纪律的奖状，怕是空前绝后了。能不能请老师重新发一张？”我终于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这叫荣誉。荣誉怎么能再做一张呢！”

我的父母，似乎被一个孩子离奇的荣誉感震慑住了，久久没有说话。

忽然，父亲说：“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们记不记得，西桥那边，有个修鞋的老董。他肯定有办法。”

我和父亲来到西桥，看到了那个叫老董的师傅。

老董正在给一只鞋打掌。他把头埋得很低，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锤子敲鞋掌，一点点地，功夫极其细致。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好，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眼镜腿用白色的胶布缠起来。胶布有些脏污了。但你又会觉得，他是个极爱洁净的人。他穿着中山装式样的外



● 葛亮

老董

套，旧得发白，是勤洗的痕迹。围裙上除了修鞋常用到的鞋油，并没有别的污渍，套袖也是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旁边站着，等老董修完了鞋，父亲稍弯下腰，说：“董哥，我是毛羽。”老董慢慢抬起头，眼睛眯着，额上的皱纹跳动了一下，说：“哦，毛羽。”父亲捧出那张奖状，说明了来意。老董站起身

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一擦，接过奖状，认真地看，沉吟了一下，对父亲说：“给我买个西瓜来。”父亲说：“什么？”老董说：“半生不熟的西瓜，不要大，三斤上下。”我听着，觉得很奇怪：半熟的瓜，谁会好这一口呢。父亲倒很干脆地回答：“好！”

我们买来一个半熟瓜，老董捧起瓜，放在耳边敲敲，眯



起眼睛笑了，说：“下礼拜五下午，来找我。”

一个星期后，傍晚，父亲对我说：“毛毛，走，瞧瞧你董老伯去。”

我们爷儿俩往西桥那边走，走着走着，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像帘幕一样。刚走到西桥，远远地就看见，老董站在路沿儿上，身体佝偻着，花白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前额上。看见我们，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交到父亲手上，说：“怕你们来了找不见我。拿好。”说完，便从地上拎起小马扎，摆到修鞋的小车上，慢慢地推着小车走了。

我们回到家。父亲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用毛巾擦了擦上面的水珠。他解开封口的葱皮绳，里面是一个卷好的油纸筒，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父亲喃喃道：“真讲究，和以前一样。”最后铺开的，是我的奖状。奖状干干净净的，那块巴掌大的墨迹，奇迹般地消失了。

母亲惊奇极了。她拿起奖状，迎着灯光，看了又看，说：“怎么搞的这是，变魔术一样。”桌上放着母亲为我们父子熬的姜汤。父亲说：“桢儿，找个保温桶，把姜汤给我打一桶。”母亲张了张口。这时候正是饭点儿，但她并没有说什么，利索地把姜汤打好，又将刚在街口卤味店斩的半只盐水鸭用保鲜盒装上，一并给父亲放在马甲袋里。我知道父亲要去找老董，便要跟着去。父亲摸摸我的头，说：“走吧，董老伯为你挽回了荣誉。

人要知恩，得当面道谢。”

来到老董住的老房子，门开着，里面闪着昏黄的光。走进去，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握着毛笔。父亲问：“是董师傅家吗？”小女孩放下笔，说：“是，我爸出去了。请等等。”

我们进了屋，父亲走过去看那个女孩子写字，忽然惊叹道：“哎呀，写得真好啊。”女孩说：“我爸说不够好。他让我多临柳公权，说我的字还差几分骨气。”

这时候，老董进来了，手里拎着一只菜篮子。见到我们，他好像有一些吃惊。父亲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说：“董哥，你这闺女子写得很好啊。”老董一愣，淡淡地说：“小孩子，瞎写罢了。”

父亲将马甲袋里的保温桶拿出来，说：“刚才你淋了雨，我不放心。这是家里熬的姜汤，我爱人又给你带了一盒鸭子。”老董点点头，道：“费心了。”他将桌上的笔墨纸砚收拾了，铺上一张塑料布，又拿出一瓶酒，说：“吃了再走。饭点留人，规矩。毛羽，咱们上次同桌吃饭，毛教授还在吧。”父亲听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说：“董哥，咱们喝两盅。”

老董给父亲倒上酒，又看看我，拣了块鸭子放到我碗里，问：“叫什么？”父亲应道：“大名毛果，小名毛毛。”老董感叹道：“眉眼真像他爷爷啊。教授要是看到这小小子长得这么好，不知该有多欢

喜。”父亲道：“有时也厌得很，主要是没有定力。要像你家闺女，我也不操心了。我也想教他书法，但他一点都坐不住。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自然宝贝得要死。”老董说：“要不，让他也来学吧。两个孩子，我也好教些。我这手柳体，当年也是教授指点的，如今传给他的后人，也是应当。欠你家的，还多呢。”父亲一愣，说：“董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许多我不懂的事情。

突然，我看到窗台上悬着一只西瓜，已经干瘪了。瓜上还有一层白毛，是长霉了吧。老董问：“毛毛，还认得这只瓜吗？”我想一想，恍然大悟。老董说：“来，老伯给你表演个戏法。”

他把桌子收拾了，然后铺开一张纸，将毛笔蘸饱了墨，递给我，说：“写个字，越大越浓越好。”我攥起笔，一笔一画，使劲写下我的名字，又粗又黑。老董将那只干瘪的西瓜抱过来。我才看清楚，西瓜皮上并不是长霉了，而是铺了一层霜。老董拿出一个鸡毛掸子，择下一根鸡毛，从中间折断，独留下近根儿细绒一般的羽翎子。他用翎子轻轻地在瓜皮上扫，一边用一只小汤勺接着。那霜慢慢落了半汤勺。老董便将这白霜，一点点均匀地撒在纸上，我的字迹被盖住了。我看他抬手在瓜上晃了晃，竟捉住瓜蒂提起一个小盖，一边嘴里念道：“砌砂三钱砒三钱，砌砂四钱贵金



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他对着手上的翎毛吹一下，然后轻轻地在纸上扫。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大了，纸上那又黑又大的“毛呆”二字，竟然消失了。

我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老董，学着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对洪七公做的手势，说：“大侠，请受我一拜。”

其实，老董以前不是做修鞋匠的，他年轻时，在琉璃厂的肆雅堂做学徒。以前琉璃厂的书店，数肆雅堂装裱功夫一流，修书也最有名气。我爷爷那时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一次他到北京出差，逛琉璃厂，正好看见老董埋头修一本明嘉靖年间的《初学记》。那本书的书口，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边角的地方一碰就掉渣。他就看那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用裱纸将边角坏衬起来——行话叫“溜书口”，每片纸渣都安放得恰到好处。年轻人修了一个多小时，爷爷就看了一个多小时。爷爷看上了他，把他带回南京，安排在南大图书馆的古藏部，还让古藏部的主任亲自带老董。

老董呢，也是真爱书。除了修书，就是看书，没别的爱好。一次爷爷去馆里，大中午的，别人都吃饭去了，就剩老董一个，正埋头看一本书。问他看的什么，他回说：“《病榻梦痕录》。”爷爷接过书，问：“你修的？”老董点点头。爷爷打开细细看了，又问：“修了多久？”老董答：“一个月，二修了。原来用了‘死

衬’，可惜了书。我拆开重新修了。”爷爷说：“一个月算快了，补得不错。这书糟朽了，‘肉’缺了不少。”老董说：“以往在琉璃厂，老师傅们都能补字。我字写得不好，唯有先空着。”爷爷就说：“不妨事，我教你。”

以后，老董在修书看书外，多了一个事，练习书法。爷爷教他的法子，是临帖——颜柳欧赵，苏黄米蔡。与常人习字不同，爷爷要他琢磨的，是字的间架与笔画——以后补他人的字，便都有迹可循。老董渐渐在馆里有了声名，任了二修组的组长。

又过了几年，我们家出事了。爷爷被人写了黑材料，被撤了馆长的职。这他倒无所谓，都是身外物，只要还能教书就行。再后来，渐渐传出消息，说那些检举材料，许多是图书馆的老同事写的，居然也有老董的。老董是被人踩着手，写下那封信的。信里说，毛教授的私藏里，有多少封建遗毒，他清清楚楚。

爷爷因此落下了病，再没好起来。再后来，古藏部被封，老董被赶出了图书馆。

老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鞋的，我一直不知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在父亲带我去见老董的那个夜晚，回来后，他对母亲讲了老董的故事。而后，两个人陷入漫长的沉默。最后，母亲站起身，深深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你该帮帮他。”

因为这句话，父亲找了老董当年带过的徒弟小龙，对他

讲了自己的想法：“您如今是古藏部的主任了，馆里也是用人的时候，还是将老董请回去吧。他那一手手艺，是没有犯过错的。”小龙便说：“我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如今的这些小年轻，缺的是老人亲手把手地带。可是，老董这人你知道，倔得很，给台阶他也未必下。”父亲说：“或许可以让他家属配合做做工作。他爱人是什么来历？我上次见到了他女儿，还小得很。”小龙四下望望，说：“他没成家，哪有什么家属。那孩子是他捡的。”父亲说：“啊，那这么多年，都他一个人带？也真不容易。”

因为小龙出面，南大图书馆给了老董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又聘他兼职培训馆里新来的年轻人。老董对父亲说：“不愿意去。”父亲摇摇头，说：“董哥，我知道你心里挂着以前的事儿。如今我放下了，馆里放下了，你自己还放不下？”老董没再吭声。

他答应了下来，但还是坚持要每天出摊儿，到晚上再开夜班，给图书馆的青年员工做培训，还从馆里领了一些活儿，带到家里做。旁人问他，他说：“我没脸跟那些老相识一块儿待着。”

这时候，我已经跟着老董学书法，与老董走得近了。我家的藏书，爷爷在世时被毁过一些，失散了一些，但老家陆续又寄来一些，皖南的梅雨天漫长，虫蛀水浸了，品相就不是很好。父亲就都送到老董那里。我呢，喜欢的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



翻看久了，也送到董老伯那儿去。老董一视同仁，都给修得好好的。

有时，他看着我练书法，不发一言；有时他会俯下身，握住我的手，很慢地，引着我写下刚才临写的笔画，作为演示。这一切，都在安静中进行。唯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身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毛毛，读书的人，要爱惜书啊。”我回过头，看见他拿着我那本散了架的《森林大帝》，正一页一页地将书页的折角捋平，然后小心地放在那只里面灌满铅的木头书压底下。那郑重的神色，如同对待一本珍贵的古籍。

这年秋天，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把我气死。”父亲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业界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介绍业务经验。结果，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省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的《论语》，很珍贵。可是书皮被烧毁了一多半。那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本来想染上一块颜色相近的，用镶嵌补的办法。也不知怎的，那蓝色怎么都调不出来，把我们急得团团转。外省的专家，都主张将书皮整页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还是修旧如旧那套陈词滥调，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

‘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老董将手中那把修书用了多年的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父亲说：“可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老董笑笑，说：“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本草纲目》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木’。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白天他照旧出摊儿修鞋。馆里的人都觉着奇怪，毕竟一个月也快到了，他就是不愿意停摊儿。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老董摇摇头，说：“不了，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他白天还是要出摊儿修鞋，晚上去馆里教课，周末教我写书法。

可是，一个周末，傍晚时我和父亲去老董家，只见门开

着，老董坐在黑黢黢的屋子，也不开灯。父亲说：“董哥，没做饭啊？”老董没应声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父亲又喊了他一声。老董这才抬起脸，定定地看着我们，眼里有些混浊的光。父亲四顾，问：“孩子呢？”老董很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送走了，给她妈带走了，是她亲妈。她妈当年把她放在我的车上，我寻思着，总有一天她妈会找回来的。她妈要是找来了，我恰巧那天没出摊儿，可怎么办！十二年了，她妈总算找回来了。”父亲一愣，说：“你养她这么多年，说送就送走了？”老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那人家看了，是个好人家，比我这儿好，那是孩子的亲妈。人啊，谁都有后悔的时候。知道后悔，要回头，还能找见我在这儿，就算帮了她一把。”老董起身，从碗橱里拿出一瓶酒，倒上一杯，一口抿个干净，又倒了一杯，递给父亲，说：“我该歇歇了。”

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次年春节前，我收到一只包裹，从北京寄来的。打开来，里头是我的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被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包裹里，还有一把竹起子。竹起子黑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

（临江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瓦猫》一书，本刊节选，
马明圆图）



故事藏在空间与人 的关系中

◎ 马伯庸 演讲 ◎ 孙小野 整理

这个故事要从 2000 多年前说起。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而是派了一支军队向南边去。他计划打过现在的韶关，进入广东一带，当时那里叫百越。那个时候的百越一带还属于蛮荒之地，只有一些原始部落。

秦始皇很想把这一片地区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于是派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有一个统领叫赵佗，是河北正定人。

赵佗当时很年轻，不到 30 岁，秦始皇派他一路向南打。秦军实力强劲，拿下百越很容易。赵佗带着军队占领百越之后，成立了 3 个郡：象郡、南海郡和桂林郡。百越地区从此被纳入秦国的领土。

秦始皇去世以后，整个中原大乱。赵佗立刻封闭韶关五岭一带的关口，这样秦军就无法南下，中原再怎么乱跟他也没关

系。他把 3 个郡合在一起，自己成立了一个国家——南越。南越国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一带，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此后，不论是楚汉争霸，还是汉朝建立，终其一生，赵佗一直对中原王朝采取对立、断交的态度。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在 1996 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成果，考古人员找到了南越王宫。在广州的北京路，有一个南越王宫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片记载着南越王宫园林档案的竹简，上面都记录了胡枣树的生长、结果情况。

对这两片竹简，大多数人可能一笑而过，但是如果你对赵佗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盛产胡枣的地方是河北正定，而南越国地处热带、亚热带区域，不适合胡枣树生长，可是通过竹简上的文字，我们在这么遥远的南越国王宫里，看到了两棵来自河北的树。

回顾赵佗的生平，你会发现他的寿命太长了。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也就 30 到 40 岁，而赵佗活了 100 多岁。可想而知，赵佗 50 岁以后，他的同事基本都去世了；到了 60 岁，他所有的朋友可能都不在世了；到了 70 岁，他身边都是“南二代”，即使是北方秦军的孩子，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南越国人了，赵佗和他们没什么共同话题。

老人很喜欢怀旧，赵佗在 70 岁以后，虽然子女绕膝、儿孙满堂，身边有很多侍卫和婢女，但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可以想象，他一个人坐在硕大的宫殿里，连一个和他聊过去事情的人都没有。他会极其孤独，极其思念家乡，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恋乡之情。狐死必首丘，他想回但是回不去，只能从家乡移来胡枣树，聊以自慰。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这些胡枣树这么重视，连每棵树结了多少枣子都要记录。

当我们看到建筑的位置、室内的布置，其实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些



虎皮讲座

● 张晓风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里这样记载：张横渠在京中，坐虎皮说《易》，忽一日和二程谈《易》，深获于心，第二天便撤去虎皮，令诸生师事二程。

不知为什么，理学家总被常人看作一群乏味的人。但至少，我一想到张横渠，只觉诗意弥弥。

我喜欢那年少好剑、躋弛豪纵的关中少年，忽有一天，他发现了比剑还强、比

军事还强的东西，那是理。

他坐在一张斑斓的虎皮上，以虎虎的目光，讲生气虎虎的《易》。

多么迷人、漂亮的虎皮讲座，因为那样一个人，因为那样一张虎皮，连《易》素黯的扉页都光亮起来。庖牺氏的八卦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中浮出，阴爻阳爻从两仪中涌现，我一想起来就觉得那样的《易》讲座必然是诗——雄性的诗。

更动人的是他后来一把推开虎皮椅的决然。那时候，他目光灿烂，是岩下的青电。他推掉了一片虎皮的斑彩，但他已将自己化为一只剪风的巨虎。他更谦逊，更低卑，更接近真理。他炳炳烺烺，是儒门的虎。

那个故事真的是诗——虽然书上都说那是理学家的事迹。

(林冬冬摘自九歌出版社《步下红毯之后》一书，原文名《地泉》，蔡 岚图)

胡枣树就可以推断出，赵佗可能也参与了王宫设计，他的需求和状态可能都反映在建筑上了。我觉得这种互动，是外行人理解建筑最好的方式。

我曾从成都出发，经广元走到汉中，在汉中和秦岭转了一圈之后再到西安，把诸葛亮北伐的线路走了一遍。汉中有一个县叫勉县（古称“沔”），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叫武侯墓，那是诸葛亮埋骨的地方。祭拜出来以后，我看到一座山，还挺高，便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山。当地人说，你不知道吗？这是定军山。我当时一愣，定军山大家都知道，是黄忠斩夏侯渊的地方。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诸葛亮在五丈原死前有遗命，死后要葬在定军山。为什么葬在定军山，他没说，我也一直不理解。按道理此处要葬也是葬黄忠，这是他立下最大功劳的地方，诸葛亮要葬也应该葬回成都，葬在襄阳、南阳也能理解。

后来我站在这座山上俯瞰，突然就理解了。诸葛亮后半辈子鞠躬尽瘁，就是为了克复中原，完成北伐大业，而定军山是诸葛亮当时的屯田之地、打造兵器之地，也是他当时的办公场所。他要葬在定军山，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去世以后，还能看到后代将北伐事业继承下去。那一瞬间，我突然能理解他写《出师表》的心情，他真的是把所有心血倾注在事业上，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

我之前喜欢诸葛亮是因为他聪明，但那次之后，我发现诸葛亮最大的优点是坚韧。这是我站在定军山上，看到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感悟到的。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出去旅行其实看的就是建筑和人之间的故事。如果把这个故事讲明白了，建筑就不只是建筑本身，它应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同 物摘，本文为马伯庸在“三联人文城市论坛”的演讲，黎 青图)



父亲的轮廓

●袁哲生

父亲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母亲用“牙膏没有从最尾端开始挤”“冰箱门没关紧”“看电视超过半个小时”等小事向我兴师问罪，并且将矛头转向我的成绩时，我便知道，夜里父亲又会来到我的房间。

父亲个性之中有一种腼腆的特质，他总是等我和母亲都睡着以后，才蹑手蹑脚地扭开门，走进我的房间，在小书桌的台灯底下压一张纸条。有时，纸条里面还会包一张50元面值的钞票。偶尔，在情况较糟的时候，父亲会在纸条上留下一行歪斜的字迹——“忍一时风平浪静”，与我共勉。这句话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那表示父亲知道我和他一样敏感而容易受伤的心灵，又遭受了一次无情的打击。父亲识字不多，我记得他总是把“风平浪静”写成“风平浪近”，但

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特殊情谊。在父亲要来的那些晚上，临睡前，我总要检查一下房门，千万不能反锁了——我从来没有失误过。

曾经有几回，父亲来的时候我并未睡着，我听到父亲用力握住门把手，再缓缓转开的声音，便立刻翻过身去面向墙壁眯着眼睛。尽管父亲极力不发出声响，我还是听到一双塑胶拖鞋在黑暗中静静地走向书桌的声响，然后是纸张摩擦桌面的窸窣声，以及父亲沉重的呼吸声。有时，父亲会拉开椅子，把台灯扭开一点亮光，然后坐在我的书桌前沉默不动。离去前，父亲会替我把桌上的书本摆放整齐，然后才关掉台灯。在那一刻，我的眼前又恢复一片黑暗。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坐在我的椅子上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也从来不敢抬起头，用一声呼唤，或者一种清

醒的目光来打破沉默。也许我没有勇气，怕自己会在父亲面前哭起来；更让我恐惧的是，若是走下床来，不幸看见父亲的眼角也含着泪光，默默地坐在我的书桌前，我该如何面对那种时刻？

初中三年级时，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难关到来。当时，在我不觉生命有何可喜的脑筋里，的确升起过消极的念头。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经历过联考的压力，不过，在那压力巨大的一年，的确只有父亲察觉到我抑郁的情绪。

接近联考前一个月的某个夜晚，我正在学校提供的晚自习教室里做考前冲刺，日光灯把教室照得明亮而冷清，同学们都埋首书本，互不交谈。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设法让自己专心在学习上。突然，我听到一阵用手指关节轻轻敲打玻璃的声音，抬起头来，父亲



的脸出现在窗格里。父亲必定是不愿吵到其他正在看书的同学，我体会到他的心意，便悄悄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教室的后面，走出去和他会合。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和父亲并肩坐在空荡、黑暗的体育馆里，我内心渴望着让时光永远停止或是快速跨过。父亲先是取出温热的蒸饺和我一起吃，他细心地把白色保温盒的盖子揭开，然后为我撕开卫生竹筷的封套。我知道那是父亲在夜市入口的小摊上买的。父亲取出口袋里的卫生纸放在我面前备用，他像面对一位长辈似的对待我，令我终生感激。我知道父亲拙于言辞，在面对生命中难以省略的伤痛时，更无力打破沉默。那是个清冷的夏夜，父亲和我相视无言。临走前，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活下去，不要在意别人的话，人生有时候要走自己的路。”

那句话同时把我和父亲变成了不同以往的人。父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他为了避过校门口警卫的询问，索性爬墙离开的一幕。在淡蓝色的月光映照下，他奋力攀上围墙，骑在墙头向我挥手，并且很诚恳地将手掌划向眉梢，向我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纵身跳到校外的小路上。我站在墙内，听到父亲落地的一声轻响，顿时热泪盈眶。我紧握双拳，叮嘱自己永远不可再沉湎于悲郁。

(芊 芊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寂寞的游戏》一书，本刊节选，刘 璇图)

那是一个卖茶蛋的老妪。12月的一个冷天，儿子须作一篇游记，我带他到北京龙庆峡附近“体验生活”。

卖茶蛋的皆乡村女孩儿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她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呼，偶尔发一声叫卖，嗓音是沙哑的，所以她的生意就冷清。

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拨弄煮锅里的蛋。她时不时抬眼睃一睃摊前行人，仿佛也只因为不能总低着头，目光里无半点儿乞意。

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她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上的人，大抵内心都会产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

老妪应找我两毛钱，我则扯着儿子转身便走，佯装没有算清小账。儿子边走边说：“爸，她少找咱们两毛钱。”我说：“知道，但是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她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个钱，怪不易的。”于是我向儿子讲，什么叫同情心，人为什么应有同情心，以及同情心是怎样一种美德，等等。

两个多小时后，我和儿子从公园出来，被人叫住——竟是那老妪。她袖着手，缩着脖颈，身子冷得佝偻着。“你刚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找你钱，一转眼，你就不见了。”老妪从袖筒里抽出一只手，干枯的一只老手，递给我两毛钱，皱巴巴的两毛钱。

儿子仰脸看我，我不得不接了钱。我不知自己当时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而公园的守门人对我说：“人家老太太，为了你这两毛钱，站我旁边等了那么半天！”

我和儿子又经过老妪摊前时，见一老叟，守着她那煮锅。如老妪一样，他低着头，拨弄煮锅里的蛋，偶尔发一声叫卖，嗓音同样是沙哑的。他的目光偶尔扫向摊前行人，也不过是任意一睃，绝无半点乞意。

我觉得我的类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南山摘自中国作家网，陈曦图)

老 媳

● 梁晓声





工作中的许渊冲

一生“诗舟”播美， 百岁仍是少年

●史竞男

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

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先生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

择一事

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在中、英、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并非天生。许渊冲说，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连字母都说不清楚，把w念成“打泼了油”，把x念成“吓得要死”，把sons（儿子）注音为“孙子”……谁知到了高二，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后，忽然开了窍，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

二。彼时，他的表叔、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王宝钏》和《西厢记》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得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名声大噪，更被少年许渊冲视为偶像。

各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为成长之路伏下草蛇灰线。

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从赣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云”。

“一年级我跟杨振宁同班，英文课也同班，教我们英文的是叶公超。他是钱锺书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还有吴宓，当时都很厉害。”

在这里，他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听冯友兰、金岳霖讲哲学，朱自清、朱光潜讲散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曹禺讲戏剧，叶公超、钱锺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在这里，他遇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是把我领进世界文学的大门了。”

他的翻译处女作诞生于大一。那时，在钱锺书的英文课上，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为表达心意，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别丢掉》：“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送出去却“石沉大海”。直到50年后，他获得翻译大奖，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致信给他，才又忆起往事。“你看，失败也有失败的美。人生的最大乐趣，就是创造美、发现美。”他翻译每一句话，都追求比别人好，甚至比原文更好，“这个乐趣很大！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是自己的”。

浪漫情怀为他打开翻译世界的大门，而真正走上翻译之路的决定性时刻，出现于他在联大的第三年。

1941年，美国派出“飞虎队”援助中国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和三



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七十五周年诞辰的外宾招待会上，当有人提到“三民主义”时，翻译一时卡住，不知所措。有人译成“Nationality, people's sovereignty, people's livelihood”，外宾听得莫名其妙。这时，许渊冲举起手，脱口而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简明又巧妙，外宾纷纷点头微笑。

小试锋芒后，他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出色的表现，让他得到一枚镀金的“飞虎章”，也获得梅贻琦校长的表扬。

在当年的日记中，年仅20岁的许渊冲写下：“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了。”

自此，择一事，终一生。

专一业

“‘To be or not to be’，你说说该怎么翻？”许渊冲很喜欢问人这个问题。

“生存还是毁灭……”多数人会这样回答，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

“错！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处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每当听到这样的回答，他都会激动起来，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

在翻译界，许渊冲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争议不少。他绰号“许大炮”，不仅人长得高大、嗓门大，也好辩

论、爱“开炮”。

于学术，他是“少数派”。他坚持文学翻译是“三美”“三之”的艺术，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总想通过“再创作”来“胜过原作”，更将追求美、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指责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不符，“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创作了”。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作“不忠实的美人”。

他经历过无数次笔墨相伐，但欣赏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钱锺书对他颇为赏识，常以书信与他展开探讨，钱在信中提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翻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钱锺书宁愿得罪诗。而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打破的。”他说，“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

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许，这就是他执着于意译的理由——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遇一人

许先生家里除了书，摆放最多的是与夫人照君的合影。夫人2018年去世，人们只能从照片中一睹伉俪情深。

虽然会写诗，更会译情诗，但如同那封“石沉大海”的信，许渊冲的感情生活一直波澜不惊。他追求过好几位心仪的女同学，“都落空了”。“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男女比例是10:1，即使女同学全嫁给男同学，也有九成男同学找不到对象。”他这样安慰自己。

1959年除夕，38岁的许渊冲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君，二人一见钟情，携手走进婚姻，相濡以沫60年。她不仅是妻子，也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学术秘书，更是他的忠实粉丝——一路追随，永远崇拜。

这种爱，被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用镜头捕捉下来。

“老伴儿，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合适？”

“打完（字）就开饭。”

“打完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5点钟吧！还有一个钟头。”

他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她在一旁轻声低语，搓着



许渊冲与妻子

的野僧说：「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他也作了两句诗：「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挑粪工和野僧不会写诗，但出其不意的发现令才子倾倒。

（张秋伟摘自《解放日报》2020年7月26日，陈雅丹图）

袁枚所著《随园诗话》里有一则，道及他自己如何从「村童牧竖，一言一笑」中汲取作诗的灵感。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十月，他听到随园里的挑粪工在梅树下喜滋滋地说：「有一身花矣。」便作了两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另一个是，他二月出门，送行

随手皆是诗

● 刘荒田



双手。画面一转，时钟滴答作响，已经快7点了。那年，她85岁。这样的等待与陪伴，早已是家常便饭。

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文革”中他挨批斗，屁股被鞭子抽成“紫茄子”，她找来救生圈，吹起来给他当座椅；他骨折入院，嚷嚷“我要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她含泪劝慰，“你呀，不要动，不要孩子气，一切听医生的”；他上电视一夜走红，来访者蜂拥而至，她替他挡在门外……在她心里，比她大12岁的许渊冲永远像个两岁的孩子，她爱他的纯真，爱他“灵魂里不沾染别的东西”。他坦荡如砥、心直口快，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她在背后默默打理着一切，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

她是最懂他的人，常说：“许先生很爱美，唯美主义，他一生都在追求美。”从工作到生活，从外表到灵魂，无不如此。

他有多爱美呢？接受采访，一定要穿上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浅棕加深灰，几

乎成了“标配”。出门，风衣、皮靴、帽子、墨镜，一样都不能少。别人夸他100岁了还是很帅，他哈哈大笑，说：“还可以吧！”

晚饭后，他总要骑自行车去吹吹风，看看月亮。纪录片用镜头跟踪他骑车的背影，虽然有些佝偻，却如追风少年。

直到那一夜，他骑车驶向一条新修的路，摔倒了。“倒了霉了，月亮下看见很亮的路，看不到坡啊！月光如水，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摔得蛮美的……”那晚是中秋夜，月色正美。

遗憾的是，纪录片上映时，夫人已去世两个月。观众席上，有人发现了许渊冲先生，掌声雷动。“今天许先生本人也来了，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导演在放映结束后的一席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夫人离开的第二天，学生们到他家中探望。他们担心已经97岁的老先生撑不住，结果惊讶地看到，许渊冲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前，他正在翻译英国作家、唯美主义代表

人物奥斯卡·王尔德的全集。他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然后翻开王尔德的书。“不用担心我，只要我继续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就垮不了。”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般走过一个世纪，他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心无旁骛。“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因为我每天都在创造美。我的翻译是在为世界创造美。”

他最爱的月亮，早已融入他的生活、生命，成为一种人生意象。1938年11月4日，刚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今夜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操场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百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至期颐。天边还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他将光阴幻化成诗，留下永恒之美。

他挥洒着诗意，走过百岁人生。

（荷 铸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4月16日，本刊节选）



得了顽疾，久治不愈
回家住了一个月，不药而好

故乡就是我的偏方
——张彧的三行诗《一件开心的事》

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没有人。

——何谓孤独

起床——准备去上班——
意识到今天是周末——意识到周末也得上班。

——“调休综合征”

家里没有控制欲很强的人。

——幸福家庭的一个必备要素

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忙碌和早睡。

——人越闲越慌，越熬夜越焦虑

大学不应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2020年，没有一个清华学生因发表论文数量不够，而无法申请学位。对数量要求的下降，意味着对论文质量要求的提升

温柔的态度，理想的怀抱，浪漫的情怀。

——追寻美好人生的态度有3个特质

普通人越努力，网红、明星就挣得越多。

言论



——普通人忙碌一天之后，大脑和身体得不到有效休息，会在空闲时间选择进行一些轻松的娱乐项目，比如看综艺、电视剧、短视频

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语出哲学教授刘擎。
保有犹疑和不确定，人才能保有可塑性

当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人和人之间不再有神秘感，这使得巨星的存在缺乏重要的时空条件。

——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巨星

我们把天空检查了个遍，没有发现上帝和天使。

——人们只记得“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但当年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一项制度开始宽进严出，人们就会思考其必要性，

并且更加审慎地做出决定。

——为什么选择结婚的人越来越少

保持朴素、遵循常识、坚守良知，这就是教育的真境界。

——语出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真正的教育就是春风化雨，顺其自然，不急不躁，从容不迫

学好一门知识的前提是，充分地理解这门知识，包括它尚待开发的价值。

——遭遇倦怠或瓶颈期时，不妨这样想，或许能帮你打开新思路

这辈子最灿烂的笑容，都给了手机屏幕。

——生活在网络里的现代人

一个人在无穷无尽的社会关系里是否自由，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欲望之差。

——想要实现自由很简单，要么是能力特别强，要么是需求特别少

放不下手机的人，只能放下人生。

——手机里的多数应用，为了抢占有用户的时间，都在利用人的弱点，摧毁人的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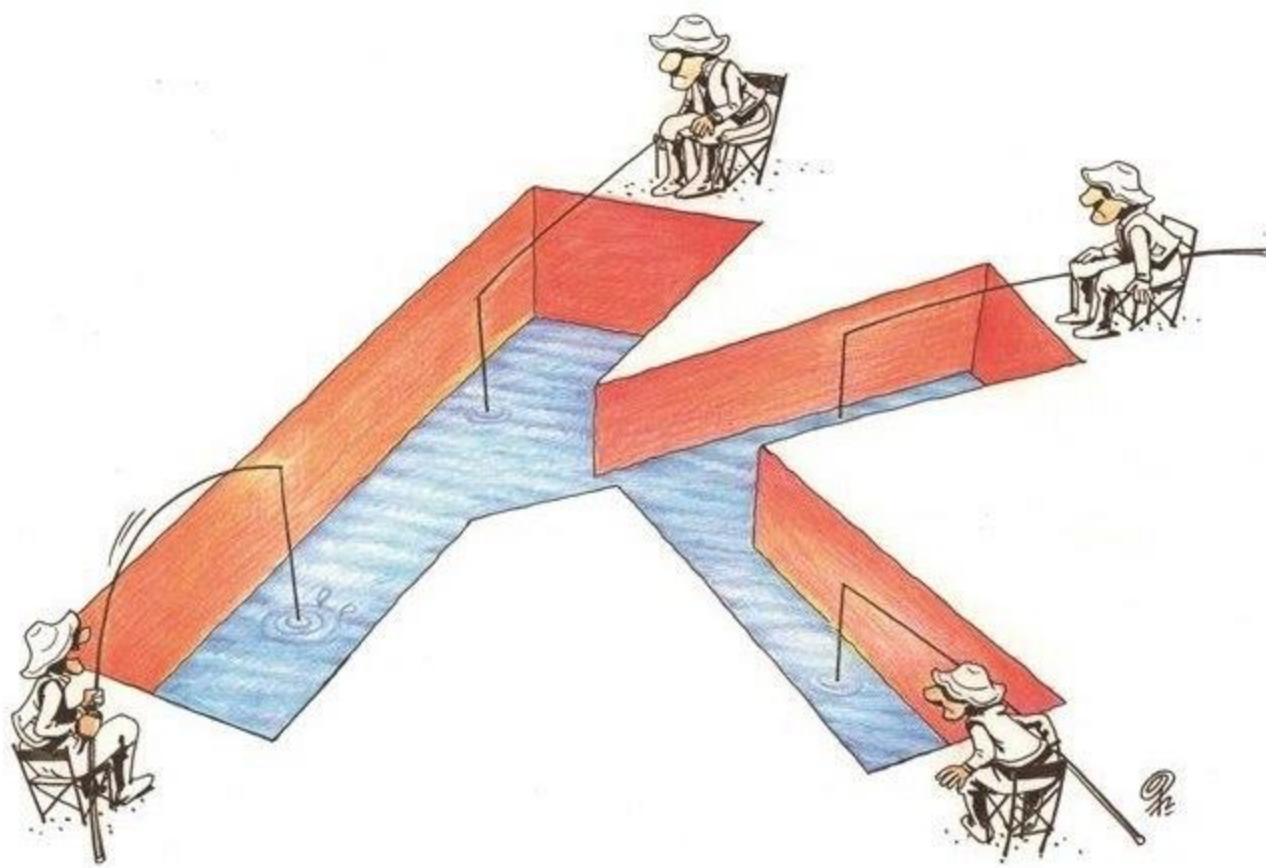
人们总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病、无灾、无忧、无虑。

——幸福的真谛



你在K的那一边

● 吴晓波



阿灿开在杭州湖墅南路的那家水果铺子，我经常去。前几天，他给我发微信：“吴老师，草莓上市了，要不要来一些尝尝？”

阿灿是江西人，来杭州开店四五年了。2020年疫情期间，他把店关了，8月回来，重操旧业。有一次我去买水果，他一脸阴郁地说：“我可能要卷铺盖回老家了。”我问：“为什么？”他回道：“疫情期间，虽然关店，但是没有支出，连店铺租金都免了。现在开张了，什么都在涨价，客人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挑剔。你看这条街上的水果店、服装店、理发店、奶茶店，能撑到明年的不知道有几家。”

阿灿加到我的微信，是因为一根香蕉。那天，我买了一大袋水果，他突然掏出一个二维码，说：“扫一扫，我多给你一根香蕉。”我哈哈大笑，

真的掏出手机扫了一下。从此，我就被他绑住了。

我这次去的时候，阿灿的脸色好多了。湖墅南路上的小店，的确如他半年前所说的，关了不少，他的生意却还不错。新上市的草莓个大色鲜，阿灿用保鲜袋把3颗草莓装在一起，旁边立了个二维码的牌子：“扫一扫，免费尝”。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私域流量、获客成本，但绝对是一个高手。

人们都说2021年经济会复苏，然而，复苏的曲线会是怎样的，众说纷纭。

一般而言，有V型复苏和U型复苏两种。

譬如，在2008年的那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就是典型的V型复苏。宏观数据从二季度出现恶化，中央政府在9月份启动“4万亿计划”，“铁公基”把投资拉起来，“家电下乡”把商品送下

去，到第二年的6月份，经济发展就率先反弹了。

而美国经济则是典型的U型复苏。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在2007年就爆发了，2008年升级为金融海啸，一直到2011年制造业复苏、2012年楼市企稳回升，纳斯达克指数才再次昂然上涨。

2021年的本轮经济复苏，不是V型，也不是U型，而大概率是K型，也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从此扬镳不再见。

K型复苏的原因有4个。

其一，疫情的控制和疫苗的接种率，决定了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中国是全球疫情防控最为得力的国家，也因此成为2020年十大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目前，其他国家都把宝押在疫苗上，到2021年3月底，全球疫苗接种数已经突破2亿次，然而，



还有 160 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人接种。

其二，经济体的政策工具能力，决定其收割还是被收割。在经济极端低迷的时刻，大国、强国可通过货币、汇率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控，甚至像美国那样拼命发债、撒钱，但是对于很多弱国、小国，能做的事情就少多了，若钱印得太多，很快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资金外流。

其三，好资产价格泡沫化，坏资产遭强行淘汰。各国印出来的钱，一方面增加了流动性，另一方面制造了恐惧和焦虑，所有的货币都想锚定在好资产上，于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暴涨，资本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抱团股”“股灾式牛市”。

其四，区域发展不均衡和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胡润最近发布了新的财富报告，在 2020 年，中国前 2000 名富豪家庭的资产居然增加了 10 万亿元，是过去 5 年增长数的总和——这与道德水平没什么关系，是财富分配的冷酷机制所造成的。

今天，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在问自己：我在 K 的哪一边？

没有谁能时刻帮助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摆水果摊的阿灿和拍《你好，李焕英》的贾玲，就是两个好故事。

在湖墅南路上，客人减少和成本提高，是压在所有店主头上的两朵乌云，阿灿无非学

会了使用一种新的获客工具，把陌生的行人用一根香蕉或 3 颗草莓，变成了微信里的“朋友”。当获客难题解决后，他只要认真地选好上摊的水果，生意就能好好地持续下去。

贾玲从来没有当过导演，她只是有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妈妈的故事，她老老实实地把故事讲好，把每个镜头拍满意，将成本也控制得很合理。于是，她成功了。

K 就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你改变不了它。能改变的，其实只有自己。这不复杂，只要学会踏实做事。

2021 年，是属于老实人的一年。

(桑竹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毕力格图)



社交世界，折线最短

●徐志斌

是由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周围所有人共同施行的结果。因此，要想影响一个人的决策，需要先影响他身边的一群人，唯有如此才能对这个人产生最强的影响。

在社群中，人们受到的影响可用“三人成虎”来概

括。“三人成虎”（《战国策·魏策二》）是国人最常使用的成语之一，与之类似的还有“曾参杀人”（《战国策·秦策二》），大意都是说当有 3 个人来反复确认某件事情时，就连言之在先的国王和慈爱的母亲都会产生怀疑。我们可以将其引申，用来说明身边好友对用户的影响，其背后是小群效应中的“人人信赖人人”，信任背书持续发挥作用。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商家总是说“转发给 3 个好友”了吧。

(果果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小群效应》一书，(日)福田繁雄图)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两个人之间不是这样的。要想影响某个人的购买决策，企业要怎么做？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冲上去向他推销，而是通过他的 2~3 个好友去影响他。

物理世界中，两点间理想的距离是直线距离。社交世界中，两个人之间最理想的距离是折线距离。在职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由两个人共属圈子的相似性决定的。如果在一个圈子中找到目标客户的好友，并通过他们来向目标客户做推荐，那么推销的转化效率会提升几倍甚至几十倍。

在社交网络中，影响不

深夜打车，来了个女司机。

告诉她去哪儿，她有点不置可否，开了一会儿，终于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不太熟悉鼓楼区，等我打个电话问我老公。”“不用打了，我知道的。”可能是新手吧，我忙细细指点。她总算找着了方向，轻松了很多，可能又觉得我人不错，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她说这车是家里买的，跟出租车公司签了协议，每月交份子钱，白班和晚班都自主决定怎么开。原本是她老公在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日不敢多喝水，又经常憋尿的职业习惯，老公年初查出患有尿毒症。以前家里经济状况还凑合，现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老公不能再开车了，还得每天跑医院做透析，每个月要花费四五千；跟出租车公司签订的合同尚未到期，每月都得交份子钱；才在老家盖了房，欠下十几万元的债。

两口子都是河南周口人，家里还有两个男孩：大儿子在老家上初中，二儿子跟着他们在南京尧化门附近上小学。

老公一开始接受不了现实，一度想自杀。她也一时无法释怀，整天以泪洗面。好在过了一段时间，老公总算想通了：两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坚持做透析也能活上二三十年，只要人在，就有希望；又有医保报销一部分医药费，还不至于走到绝境。

她有驾照，开始接替老公开车，白班晚班连轴转。为了省钱，老公改在家自助做透



那些晚班的司机

●柏滨丰

析，四个小时一次。他心疼她太辛苦，非要在白天做透析间隙换开两个小时。

她才开了几个月，对一些路段不熟悉，每次搞不清方向，就打电话求助老公。其实一开始，她也是想通过这个办法，防止她老公一个人闷在家里想不开。在家时，她要照顾老公情绪，自个儿常常强颜欢笑。在外面，一个人开车时，又常常忍不住抹眼泪。“再开几年，把欠的债还了，然后存点钱，回老家做个小买卖，供两个儿子上学。”她抿抿嘴。

我默默地倾听着她的哭诉，算是一种无声的安慰，也不由得佩服她，在水深火热中学会了举重若轻，鼓起勇气撑住一个家。

我又想起一个开滴滴网约车的男司机。他留着时下最流行的、两边剃短的大背头，脸上挂着笑，全程都是和气爽朗的模样。

我说：“不好意思，去的地方比较远，您回来可能带不上人了。”他连声说：“没事没事，人不得全、瓜不得圆，总有落空的时候。”



我发现车内挺干净，便打趣道：“您这车没少打扫吧？跟新买的一样。”他嘿嘿憨笑，说：“每天回家都会清理，我这人没啥优点，就是勤快。整干净了，开着心里舒坦，乘客坐着心情也愉快。”

我笑说：“你这车空间还挺大，家用很合适。”他说：“是啊，平时出来跑跑滴滴赚点外快，周末就带全家出去玩。我家双胞胎，男孩，车小了不好装啊。”

我脱口而出：“哎呀，那你负担重了！”他又嘿嘿憨笑，说：“我家那两个小子，生下来都6斤重，能吃能睡，健健康康。有的人家双胞胎生下来又住保温箱又用药，前前后后花费十几万元，我们家一分钱没多花……这是上天给我的福气啊。”

一路上听他分享自家的高兴事，感觉夜色浓重的天空都渐渐明朗起来。春风沉醉，从从流下墙头的蔷薇花，在路灯照耀下梦幻迷离。

老话说得好，眼里有尘天下窄，胸中无事一床宽。生活可不就像开车，总有七拐八弯、磕磕碰碰，前路如何走下去，全看司机怎么想、怎么看。

2021年除夕夜，我赶过一趟16路公交车。上车后，我一屁股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凉意从尾椎骨传到心。

车行至大报恩寺附近，后排一个阿姨受不了了，把口罩拉下一个讲话的口子，说：“师傅，这么冷不开空调啊？！”

“开咧，开咧，这不是在

慢慢往上升嘛！”等红灯的间隙，司机端起一大杯茶，不紧不慢抿几口，“这又不是锅炉！”

全车人都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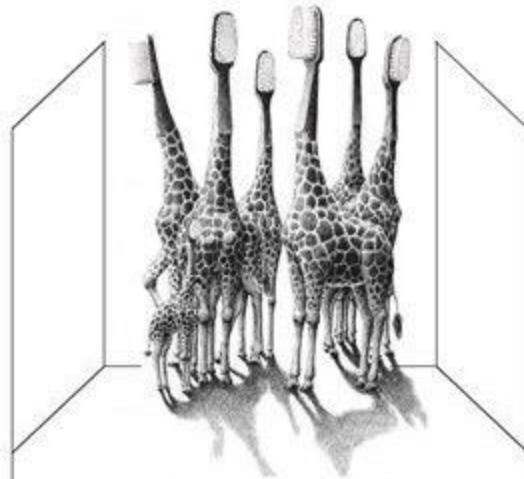
喝完水，他把茶杯放回驾驶台上，拎起脚下的保温瓶续上水。那是一个看上去用了挺久的玻璃茶杯，杯身满是深褐色茶渍。车子继续行进时，玻璃茶杯上并没有杯盖盖着。上坡下坡，左拐右弯，公交车几乎一路匀速行进着，就连刹车都十分平稳。驾驶台上的那只玻璃茶杯，肉眼看不出有位移，也没有一滴茶水洒出。

我十分好奇地跟他搭起了话。他说他很喜欢喝茶，原先的茶杯碰碎了，正巧看见这个敞口玻璃茶杯，就随手拿米用。起初，行车至颠簸路段时，杯子会滑动，需要用手抓扶，后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看看能不能做到滴水不洒。为技术，也为面子。“开车时喝茶的杯子倒了，一车人看着多丢脸。”

他做到了。他给了乘客一趟舒适的旅途，也给了自己一个“满杯不洒”的业界传奇。

唐·德里罗在《欧米伽点》里说：“现实的生活开始于我们独处之时，独自思考、独自感受、沉溺于回忆之中，有如在梦境中清醒着，经历着那些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人与人的交会，能在现实中捕捉的，不过是些片面辰光。其间的回味，是生活的韧度，也是绝佳的治愈。

（寒 柯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刘德山图）



群的故事

● 史铁生

有生物学家说，整个地球，应视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就像一个人。人有五脏六腑，地球有江河林莽、原野山峦。人有七情六欲，地球有风花雪月、海啸山崩。人之欲望难填，地球永动不息。那生物学家又说，譬如蚁群，也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每一只蚂蚁不过是它的一个细胞。那生物学家还说，人的大脑就像蚁群，是脑细胞的集群。

那就是说，一个人也是一个细胞群，一个人又是人类之集群中的一个细胞。那就是说，一个人死了，正像永远的乐曲走过了一个音符，正像永远的舞蹈走过了一个舞姿，以及正像永远的跋涉告别了一处村庄。当一只蚂蚁（一个细胞，一个人）沮丧于生命的短暂与虚无之时，蚁群（细胞群、人类，乃至宇宙）正坚定地抱紧一个心醉神痴的方向——这是唯一的和永远的故事。

（林一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断想集》一书）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行行重行行》

健壮的等待

●杨无锐

奥德修斯离开伊萨卡那年，忒勒马克斯刚出生。

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活下来的英雄各自还乡，奥德修斯没有回来。

又过了六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婚者登上伊萨卡岛。他们闯进奥德修斯的宫殿，吃喝宫殿里的肉和酒，想着有朝一日带走裴奈罗

佩——奥德修斯的娇妻。

从这一年起，裴奈罗佩编织起一块宽大精美的布。她告诉追求者，想要娶她，必须等她把这件事做完。她白天在织机前忙碌，夜里就着火把，把织物拆散。日复一日，又过去三年。十九岁的忒勒马克斯，决定只身出海，寻找父亲。

奥德修斯的母亲早已死于思念。他的老子，独自住在农庄，不再进城。老人的屋里没有床铺，没有地毯。他和奴隶们同吃同住，枕着灰堆，贴着柴火，裹着破衣。春天来了就劳作。到了秋天，就收获，然后躺在满地枯叶上，盼着儿子回家。

离开特洛伊，奥德修斯和他的伙伴们受到喀孔涅斯人的袭击。然后，他们漂流到食莲者之国。食莲人请他们吃“忘忧果”，很多伙伴就此忘了家乡。奥德修斯把他们绑在船柱上，逃离了这个慵懒的地方。接下来，是巨人岛、风神岛。风神送给奥德修斯一个装满风的口袋。口袋里的风把奥德修斯的船送到离伊萨卡不远的地方。奥德修斯的伙伴们疑心口袋里装着财宝，偷偷将其打开。失控的风又把船吹回风神岛。接下来，巨人莱斯特吕贡砸坏了奥德修斯的十一条船。魔女喀耳克把奥德修斯的很多同伴变成猪。塞壬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唱起魅惑的歌。六头怪兽斯库拉吃掉了六名船员。在日神赫利俄斯牧牛的岛上，船员们吃了日神的牛。宙斯发起雷电，击碎航船，奥德修斯是唯一活下来的人。

海浪把奥德修斯冲到女神卡吕普索的岛上。女神深爱奥德修斯，想把他永远留在岛上，还许诺让他永生。但奥德修斯一心想要回伊萨卡，拥抱妻儿，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他每天蹲坐海滩，哭泣，凝望。就这样，又过了七年。

迫于神谕，卡吕普索终于释放奥德修斯。他的木筏航行了十七天，伊萨卡的峰峦已然在望。海神波塞冬击碎木筏，海浪把奥德修斯冲到斯克里亚岛。在岛上，奥德修斯向国王讲述了十年漂流的故事。随后，他乘着国王的航船，于离家二十年后，重回故乡。

小时候读《荷马史诗》，我只关心那些怪诞



神奇的故事，心里觉着，巨人、女妖才是真正的主角，奥德修斯只是一条把他们串联起来的线。很多年过去，怪诞神奇的故事变得模糊。那根线，一直不能忘怀。得是多么坚韧的一根线，才能撑起二十年的还乡之路。

《伊利亚特》的主题，是成为英雄。《奥德赛》的主题，是回家，是为了回家而等待，而忍耐；是为了一个很可能回不来的人，而等待，而忍耐。英雄奥德修斯到处留下英雄事迹，然而他所做的一切，不为成为英雄，只为回到平凡的家，平凡地死去。“奥德修斯渴望看见炊烟，从故乡的地面上升起，盼望死去。”

为了这个平凡的渴望，他必须像英雄那样勇猛如虎，灵巧如蛇。为了等回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归来的人，他的儿子、妻子，也学会了勇猛如虎，灵巧如蛇。他的老父，也在勤苦的劳作中忍耐，盼望。这是关于思念、等待、忍耐的最健壮的故事。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奥德赛》和《行行重行行》很像。《奥德赛》是一个健壮的故事，《行行重行行》是一首健壮的诗。它们的健壮，是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的健壮。

我有时瞎想：要是把《奥德赛》排演成汉语舞台剧，我希望裴奈罗佩在织机前吟唱《行行重行行》。那位演员的脸上，该有一种经过沧桑的柔美，但当她唱起这支歌，立刻绽放出英雄气概。

《奥德赛》的眼睛，是裴奈罗佩的织机，以及奥德修斯在海岛上的凝望。织机上的布，织了又拆。它告诉读者，裴奈罗佩已经准备好一场无终局的等待。奥德修斯不愿接受女神“不死”的馈赠，眼睛望向有死的故乡。它告诉读者，奥德修斯已经准备好一场死而后已的还乡。织机和凝望，这两个日常意象，把所有光怪陆离的故事串成一部英雄史诗：所谓英雄，就是拼尽全力重回日常生活的人。

《行行重行行》的眼睛，是结尾那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弃捐的，不是等待、思念，而是此前之种种揣想、怨叹、惊心。既然唯有等待，那就健壮地等待。这句之前，写愁苦，写揣想，写怨叹，写憔悴，写衰老，尽管只是淡淡着墨，却几乎写尽了等待、思念的题

中之义。可是，一直要到最后一句，诗才把自己的秘密揭晓。它要写的，不是一个被动地忍受着苦难的人，而是一个打算认认真真担荷起苦难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衰颓、委顿。哪怕仅仅为了让自己配得上这苦难，他也得想法子振作。因为他知道，愁苦、怨叹、愤怒、自戕打发不掉苦难，只会助长苦难的淫威。愁苦、怨叹、愤怒、自戕换不回任何东西，只会败坏自己，让自己配不上那苦苦等着的人和事。裴奈罗佩和奥德修斯，靠勇猛和灵巧重新夺回日常生活。《行行重行行》里的人，靠一顿饭重建快要崩塌的日常生活。面对苦难的明智之举，不是自毁生活，而是更用力地生活。

没有最低的，便没有最高的。没有泥土便没有花。不懂饱餐一顿的人一定不知道勇气为何物。好诗，总能指向高处，但也总能照亮低处，照亮德性的血性根基。一句“努力加餐饭”，让《行行重行行》在美丽哀愁之上，多了一丝勇猛精进。美丽哀愁，是受苦者的神情；勇猛精进，是在苦里修行之人的神情。

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随行弟子尽皆颓唐，不能兴起。孔子在大树之下，讲诵弦歌，毫无衰颓之色。子路难忍委屈愤懑，进前质问夫子：“君子亦有穷乎？”夫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夫子教诲子路：君子之为君子，不在于比小人更蒙命运眷顾。命运面前，君子小人皆无豁免权，区别仅在，君子能在厄运中守住人的样子，小人则早早败烂。

孔门弟子，不乏英雄人物，子路更是英雄中的翘楚。传道无望，行道遭难，足以使英雄们颓唐。英雄们颓唐之时，唯有夫子弦歌不辍。那一刻，夫子比弟子更青春，更健壮。夫子的讲诵弦歌，正是夫子的“努力加餐饭”。

奥德修斯、孔夫子，以及那位“努力加餐饭”的思妇，身上都有彼此的影子。好诗，能够彼此照亮。读诗的快乐，就在于让诗从这里照亮那里。

（空空小菜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九日谈：〈古诗十九首〉里的生活与英雄》一书，李晓林图）

晚上 10 点 30 分，是农妇韩仕梅开始写诗的时间。

双人床上，她侧卧向一边。丈夫和儿子都睡了，周遭声音退去，白天的琐事涌上来。韩仕梅握着手机，把它们化成字词，合上韵，发布在短视频网站上，一直写到深夜一两点。手机屏幕在一片漆黑中发出微弱的光亮——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地方。

2021 年 1 月 18 日，韩仕梅发了 3 首诗。一首《山间农家》，一首《拱桥细雨》，一首《山川骏马》。“雾蒙山间绕，梦里观昙花。”“雨滴坠落处，频频起涟漪。”“踏遍五岳山，足迹留天涯。”3 首诗摆在一起，一段红，一段紫，一段绿。她在配文里写道：“我在工厂做饭，中午急着做饭，把作品少发了一句。现在给诗友们重发一次，完整版的，这次不用转发评论。感谢诗友们一路陪伴。感谢大家。”

韩仕梅 49 岁，住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整个前半辈子，她都在为别人活，为母亲、为丈夫、为儿女。下半辈子大概也会如此。2020 年 4 月，她开始在快手 App 上写诗。一年多来，写诗成了韩仕梅在家务和工作之外的全部，这让她找到了“一点点自我”。

诗

自从 1 岁时随家人从湖北逃荒到这里，韩仕梅再没出过河南。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郑州，那是儿子上大学的地方；再次是淅川县城，2016 年她



写诗的农妇

● 李一鸣

曾送公公去那里看病。除去这些，她眼前唯一的风景是一片山谷，那里种满庄稼，家里的地也在那里。

韩仕梅和儿子都在村里的箱包厂上班，从家骑电动车到单位只要 4 分钟。在厂里，她负责给管理人员做饭，儿子当工人。闲下来的时间，韩仕梅都用来拿钩针做鞋子，一双鞋在市场上能卖 80 块。2020 年 4 月，韩仕梅换了手机，儿子给她装了快手 App，帮她注册了账号。上快手没几天，韩仕梅看到一首诗。她忘了那是五言还是七言，反正就是整齐地排在屏幕上，背景是一张风景图。上面的字韩仕梅似懂非懂，念着倒是顺口。就是这首诗，给韩仕梅工厂与宅屋两点一线的生活，打开了一个出口——有光进来了。

那是韩仕梅初中辍学后第

一次看到诗，而她在快手上写的第一首诗更像一段歌词：“是谁心里空荡荡，是谁心里好凄凉。是谁脸颊泪两行，是谁总把事来扛，是谁伤透了你心芳。”

在这首被韩仕梅视作“凄惨悲凉”的诗下方，她写道：“女人一定要找一个爱的人在（再）嫁，要不然这一辈子就瞎了。”

即便“凄惨悲凉”，写诗还是成了韩仕梅生活中唯一快乐的事，毕竟只有写诗的时候，她才能感觉到“一点点自我”。而且无论写什么，都会有人夸。她写诗很快，从产生灵感到写出来，最快只要几分钟。诗写得快，但韩仕梅每隔一两天才会发上一首。因为快手上有人告诉她，不能一口气发太多，“不好”。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韩仕梅记着这



话。

服从、听命，是她这一生中最擅长的事。

命

韩仕梅本该被淹死在尿桶里。

家里兄弟姐妹 6 个，她排行第五。母亲分娩那天，韩仕梅后背朝上出生。母亲说，这种姿势出生的孩子，成人后必不仁不孝，于是想要把她按到尿桶里溺死。父亲极力阻拦，救下了韩仕梅。

2005 年，韩仕梅 34 岁，这时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临死前，她才在老家床前听到这段往事。

但这已无碍大局，韩仕梅恨极了母亲，直到她死都恨。

1972 年，韩仕梅随父母从湖北逃荒北上，落在了九重镇。韩仕梅学习好，总能拿到考试前三名的奖状。她把奖状一张张整齐地压在自己的褥子下面，渐渐鼓出个小包，睡觉时顶着后背。

初二那年，因为缴不起每年 18 块的学费，韩仕梅被母亲从学校带回了家，种地干活。22 岁时，她被卖给了外村一个比她大 8 岁的男人。韩仕

梅的 3 个姐姐也是相同的遭遇，她们的“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买家大多是村里的老光棍。韩仕梅的价格高些，3000 块。买她的男人只会说简单的字词，用韩仕梅的话形容，“像个几岁的小孩”。

结婚前，韩仕梅以为只是丈夫脑子有点问题，日子总挨得过去。但住到婆家，她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糟。公公和丈夫患的是同样的病，婆婆是小脚，不干活，一家人住在 30 多平方米的瓦房里。为了娶她，婆家欠了亲戚和信用社 4800 块钱。从 1992 年韩仕梅嫁过来开始，来要账的就没停过。

韩仕梅刚结婚就怀孕了，但直到生孩子的前一天，她都在水井边挑水。三姐来探望时，发现她没钱补营养，给她买了 5 块钱的鸡蛋。生孩子、盖房，要钱的事情一桩接一桩，韩仕梅没工夫抱怨，她能做的只有把这些小事记在心里，在工作和养家之间不停地转着，沉默地转着。

她渴望和人交流，但丈夫就像“一棵树”“一堵墙”，永远只会听韩仕梅讲，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韩仕梅说，吃

饭、干活，他只会干这两件事，像头老实的牛。有时两个人发生摩擦，她尝试和丈夫讲道理，但讲上一天，他依然是那副呆滞的样子，不点头也不摇头。渐渐地，韩仕梅也没精力发脾气，话一天天少下来。

欠账，还账；又欠账，再还账。最穷的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了。韩仕梅种辣椒、进工厂，想着法子给家里增加收入，村里人都夸这个 3000 块头来的媳妇能干。

韩仕梅也和这个家捆绑得越来越紧了。她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越来越完美的螺丝钉，嵌进这台锈迹斑斑的机器，“自我”不再有容身之地。

希望

韩仕梅原本将儿子当作自己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1993 年农历八月二十九，韩仕梅的儿子出生。生产前，她担心儿子也跟丈夫和公公一样。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她才放心下来，“看面相不是个傻的”。韩仕梅珍惜这个孩子，从来不让他干体力活。后来儿子到县里上学，她有空就去送饭；儿子考上郑州轻工业大学，她就坚持每个月坐几个小时的车，去郑州看儿子。

毕业后，儿子到厂子里找工作。体检时，发现了一处肺部阴影。医生诊断称，这是小时候的一场肺炎所致，对身体并没有影响。但工厂因为这处阴影拒绝招收他，连试了几家单位，结果都是如此。本来还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但他就像





拿了张残疾证，从此回家躺着了。再后来，韩仕梅给他找了现在在厂里的这份工作。

这些事，韩仕梅一般不会和别人讲，快手上上的诗友只知道，韩仕梅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但这个大学生并不关心韩仕梅的诗。除了诗友和女儿，没人看韩仕梅的诗。她尝试过给丈夫念，念了几首，丈夫都是那副表情，韩仕梅明白，他还是没听懂。“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没人能体会我一生的心情。欲哭无泪。欲言无词。”2021年1月3日，她发了这样一条动态。

在快手上，她第一次有了除家庭之外的社交，可以做自己想做了半辈子的那个人——一个“女人”。她可以自由地展现自己的脆弱，写下“为奴不问红尘事，泪已流干两鬓霜”。但“有个依靠，有个人疼”这个愿望，她永远实现了。一次在快手，她刷到一首《钗头凤》，还配着陆游、唐婉的故事。韩仕梅挺喜欢，觉得自己也和他们一样，爱情成了一桩悲剧。

1月20日下午，韩仕梅和往常一样在厂里做饭，工作间歇她唱起刀郎的《西海情歌》。这首十几年前的歌最近在快手上又火了。“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带着河南话的唱腔婉转悠长又空空荡荡，和粗粝苍凉的原唱完全不同。

（深味摘自“全现在”App，黄思思图）

柯南·道尔的荒岛生涯

大名鼎鼎的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是一名医生，他和朋友一起开过诊所，还“客串”过侦探，破获了几起案子。鲜为人知的是，柯南·道尔曾接受了一项挑战：在一座荒岛上独自生活一年。

独居一年，算不上什么，一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而且，他曾在一艘捕鲸船上当过医生，荒岛对他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况且契诃夫在《打赌》中将这种“囚徒”生活描述得那样精彩动人，他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挑战规则中对随行物品做了要求。在书籍方面，挑战者被要求只能带一套书。他几乎没有犹豫，就从书架上取下了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一本古典地图册和一个笔记本。显然，用罗马帝国千年史来对抗荒岛上的一年光阴，再合适不过了。

荒岛生涯开始了。面对新的环境，一开始总是有些激动，他绕着荒岛游览，像国王巡视自己的

领地。几天后，他开始厌倦这种巡视，回到小木屋，专心阅读。他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阅读计划，以便在这一年完整观照这1300年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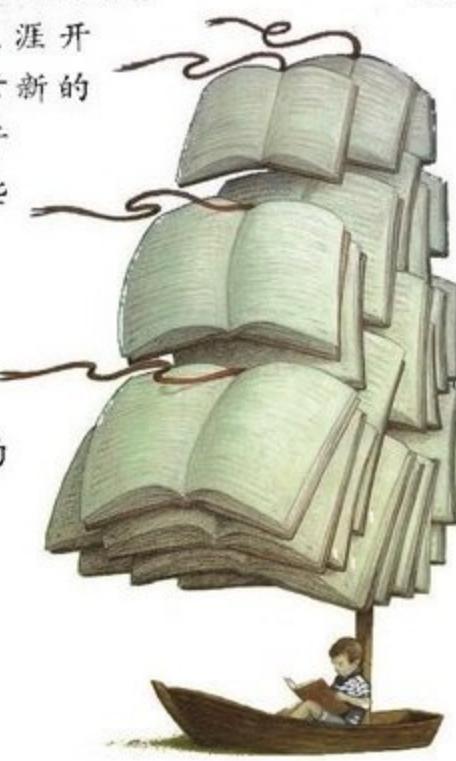
他感到他的时间就如同天空一样澄净，没有丝毫杂质，没有丝毫干扰，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这与世隔绝的精神世界。每当书页开启，他就仿佛飘浮在空中，观看着地面上的一次次交战和一幕幕冲突，见证着王朝的兴衰历程。

当然，他也开始感到寂寞。他怀念自己的屋子，自己的书房和书架上的书——不少书是他当年饿着肚子买下的。每当合上书页，他就会闭上双眼，穿过那扇魔法之门，回到熟悉的书房，让指尖在书脊间轻轻扫过。

后来，柯南·道尔在《荒岛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虽然身在荒岛，但通过想象

和记忆，我仍畅读着家里的藏书。比起整个书架上那些你想起才会翻的书，你脑袋里实际记住的诗才更有价值。”

（缘溪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书籍的隐喻》一书）





故乡的雨

●唐 弼

江南的春天素称多雨，一落就是七八天。记得六七年前初来上海读书，学校的功课特别忙，往往自修到午夜；那年偏又多雨，淅淅沥沥，打窗敲瓦，常常扰乱我看书的情绪。我虽然不像岂明老人那样额其斋曰“苦雨”，天天坐在里面嘘气，但也的确有点“深恶而痛绝之”的念头。

少时留居家乡，当春雨像鹅毛般落着的时候，登楼远眺，远处的山色被一片烟雨笼罩，村落恍惚，若有若无，雨中的原野新鲜而又幽静，使人不易忘怀！尤其可爱的是夜间。不知是哪一年春天，我和两个同伴，摇着小船到十里外一个镇上看社戏，散场已是午夜，归途遇雨，船在河塘中缓缓前进，灯火暗到辨不出人面，船身擦着河岸新生的茅草，发出沙沙的声音。雨打乌篷，悠扬疾徐，如听音乐，如闻节拍，和着同伴们的歌谣，“河桥风雨夜推篷”，真够使人神往的。

这几年投荒到都市，每值淫雨，听着滞涩枯燥的调子，回念故乡景色，觉得连雨声也变了。人事的变迁，更何待说呢！

（予 和摘，吴冠中图）

睡莲（节选）

●格 非

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
就让紫色的睡莲
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
就当莫奈还未降生
席芬尼的庭院还为海水所覆盖
记忆中倒背如流的周敦颐
本无爱莲一说
就算在半夜里醒来，杯中鳞纹斑驳的蛇影
也不会让我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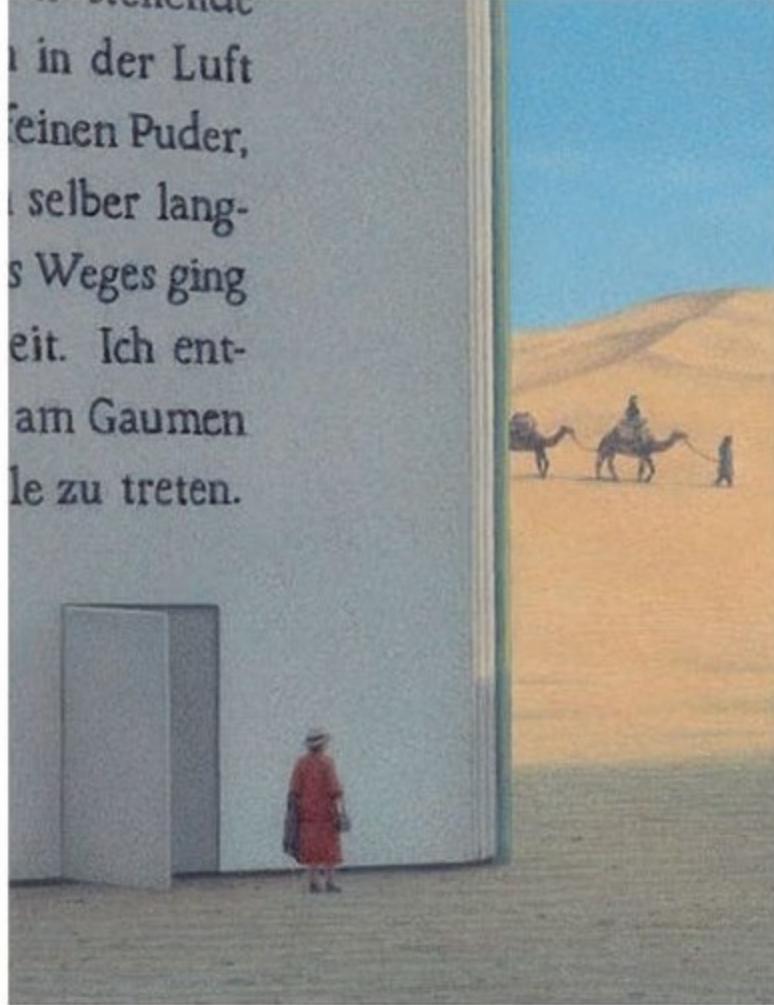
唉，假如我们还要重逢
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
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
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
白蚁蛀空了莲心
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
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
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
你也总是在场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临江仙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春尽江南》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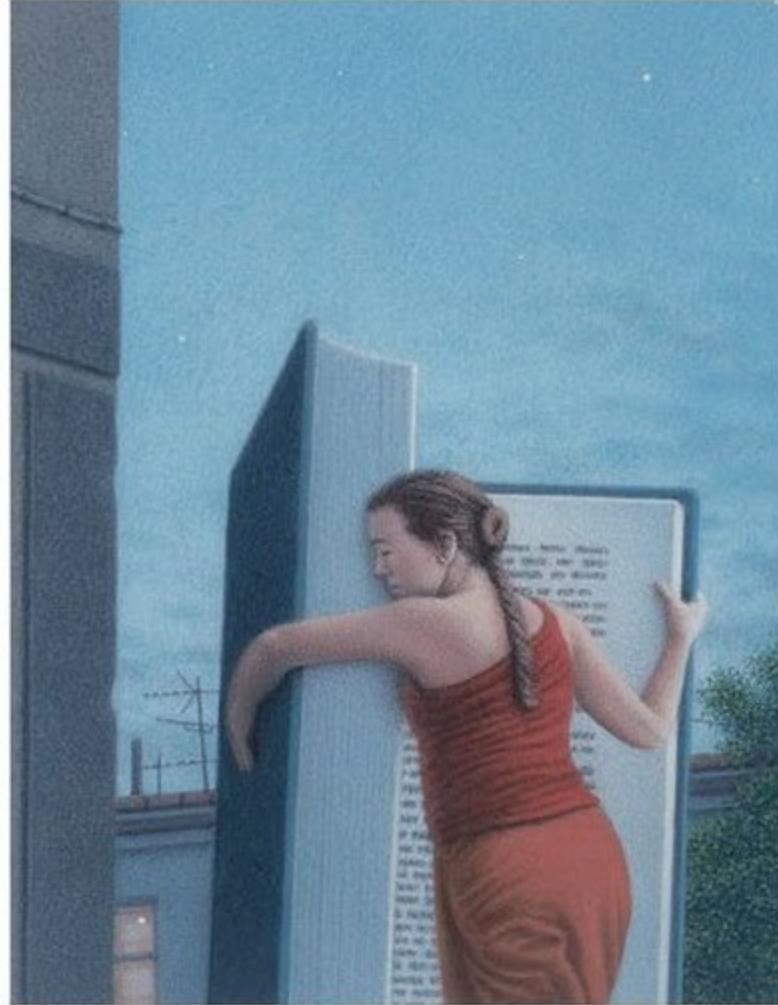


in der Luft
keinen Puder,
selber lang-
s Weges ging
eit. Ich ent-
am Gaumen
le zu tre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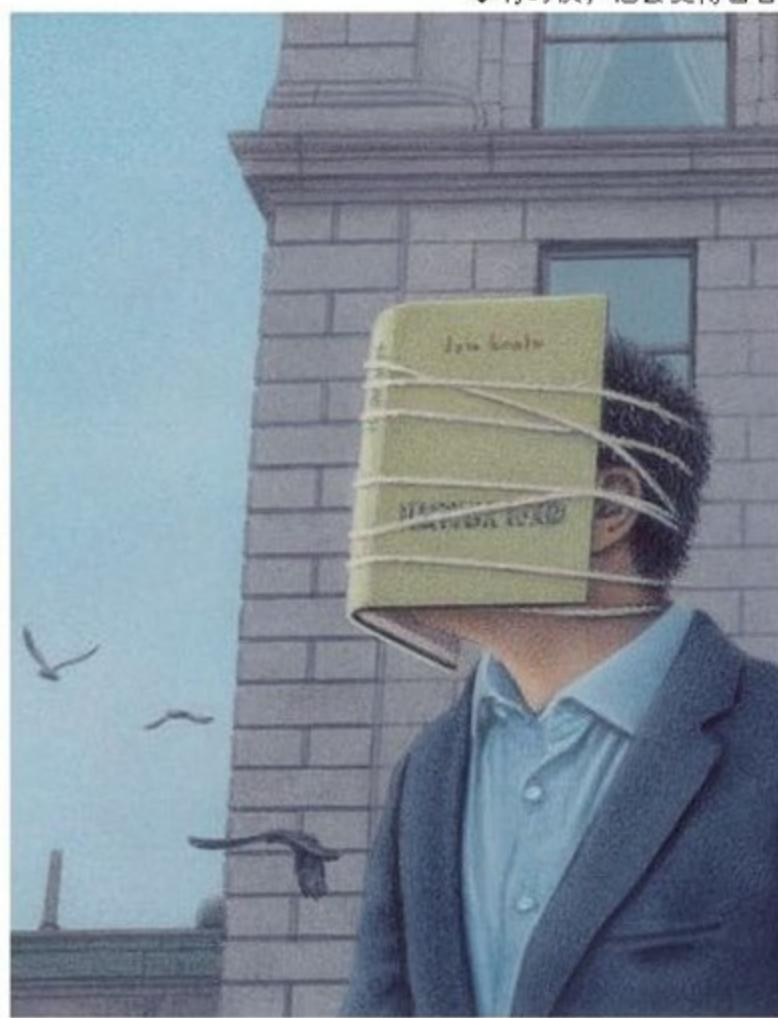
她害怕飞行，但也能够旅行 ^

~ 因为别离，他潸然泪下



夜里，她从不觉得孤单 ^

~ 有时候，他会变得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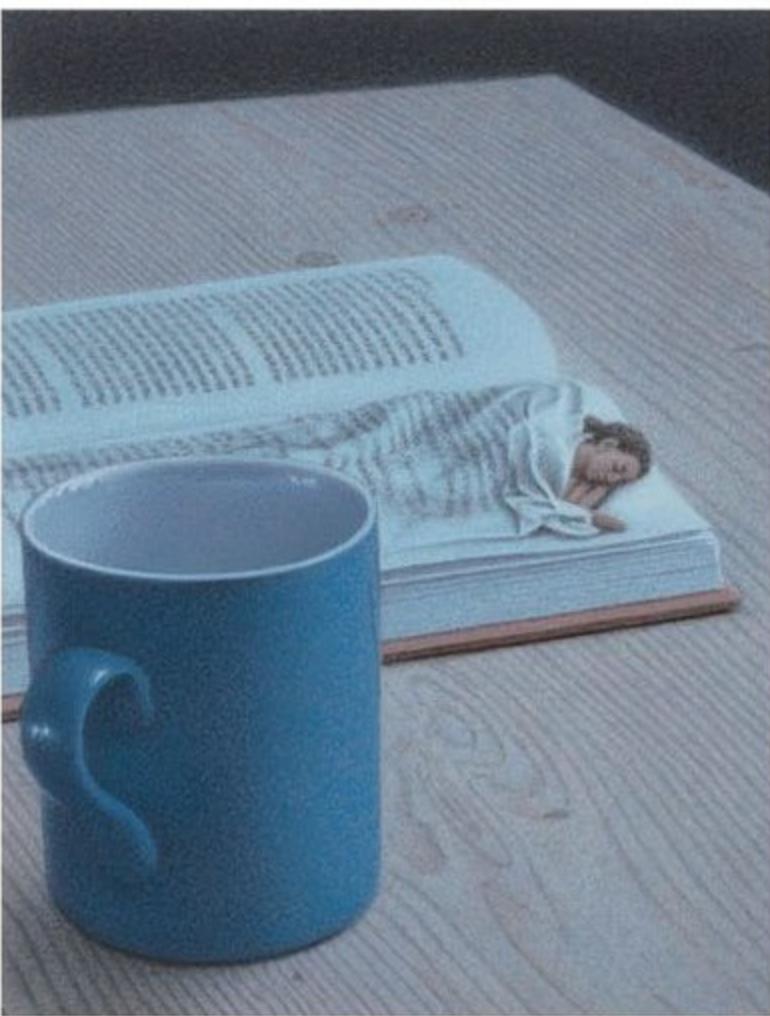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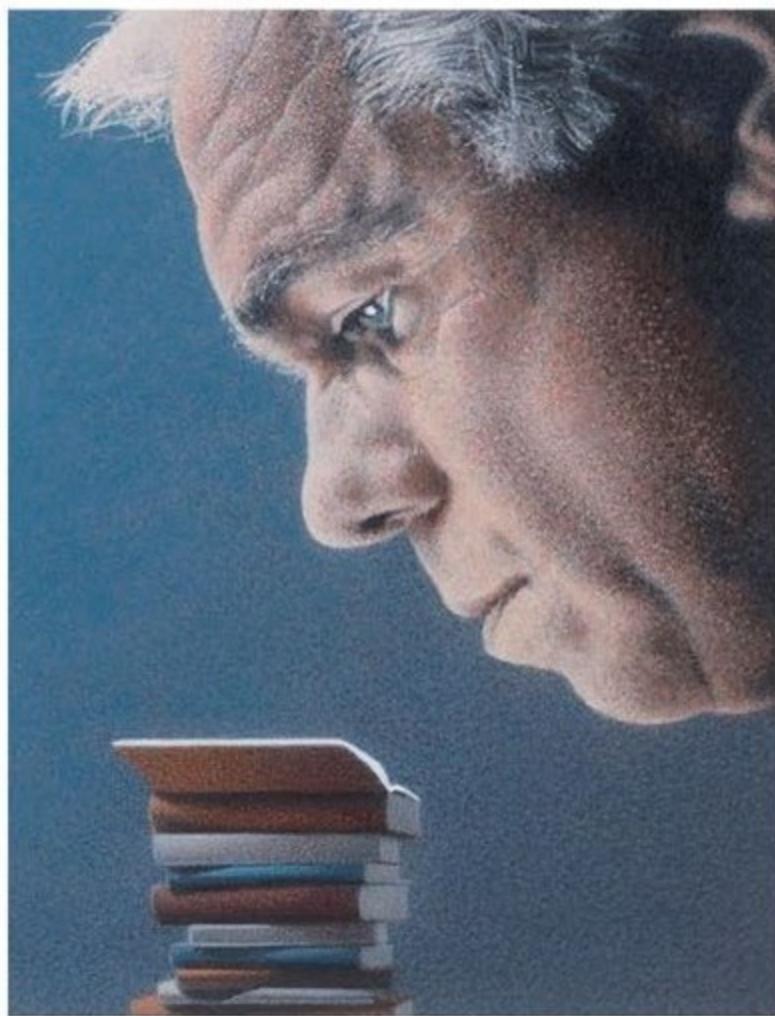
● [德] 涅特·布雷茨

◎ 王志庚 译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的国度》一书)



她将自己裹在梦里^



他找到了夜晚的韵律^

他望向未知的远方



看夕阳的老人

2021年3月，武汉，东湖区园艺花城小区，89岁的王欣仔细擦拭着心爱的小提琴，对着钢琴校准音色。与新冠肺炎及其后遗症斗争了一年之后，悠扬的琴声再次越过树梢，回荡在阳光之下。

2020年2月11日，高烧近一周、确诊患新冠肺炎的王欣，被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救治。

由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王欣的血氧饱和度持续降低，一度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前来支援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数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恢复意识后，他又因病痛抗拒治疗。医护人员喂他吃饭、帮他换尿不湿、鼓励他树立信心积极治疗，悉心照料之下，王欣老人的病情逐渐好转。

2020年3月5日下午，在护送王欣出病房做CT途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湖北医疗队27岁的医生刘凯停了下来，让“已快一个月没看过太阳”、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感受了一次久违的落日。

“没有太多的云，也没有太大的风。我们就静静地看，不说话。”王欣老人说。相差60来岁的医患共赏夕阳。

武汉“解封”的第二天，王欣顺利出院。刚回家时，全身无力、记忆力下降……一系列的后遗症和慢性病依然困扰着老人。

“但活着就是全部。”老人



《武汉日夜》剧照

当春天再次如约而至，你是否想问候一句：“他们还好吗？”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那些曾经为武汉战斗的身影，那些在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爱和勇气……

穿越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人们重寻生活坐标，生命再次肆意生长，绽放光芒。

这个春天，我们不曾辜负

●唐卫彬 廖君熊琦

尽可能地克服身体不适。经过几个月调养，老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不记得，但慢慢地，那些记忆、那些乐谱都回来了。”老人说。

经历生死，更懂得平凡的珍贵。时隔半年，2020年9月4日，刘凯重返武汉。老人拄着拐杖，紧紧拥抱他，哽咽道：“你们把我从死神手里救活了……”久别重逢，他们不再是患者和医生，而是生死与共的忘年好友。

以车为家的医护夫妻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霓虹灯光照进车里，映在涂盛锦和曹珊脸上。涂盛锦在副驾座位斜躺着，翻着书，曹珊在后排半卧，盯着手机，两个人时不时把头凑一块聊上几句。

这是纪录片《武汉日夜》

里的一幕。44岁的涂盛锦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6楼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医师，40岁的曹珊是南2楼病区护士。

2020年年初，首批“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后的第二天，涂盛锦就开始参与救治工作。后来病区越开越多，1月7日，曹珊也投入战斗。虽在同一栋楼，但两个人白天忙到连见面的时间也没有，11岁的儿子只得交给老人照看。

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不久市内公共交通停运，医院职工不能回家的太多，加上前来支援的医疗队，单位宿舍爆满，酒店房间吃紧。夫妻俩做出决定：把机会让给同事，自己睡车上。从正月初一开始，这辆陪伴夫妻俩8年的爱车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没承想，这对医护夫妻就

这样在车里度过近 40 个夜晚。

疫情之后，得益于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不仅新冠病毒得到控制，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大幅下降。曾经每刻都在上演“生死时速”的金银潭医院，如今“慢”下来，只有偶尔来复查的病人会打破些许宁静。“这是我当医生以来，最规律、最清闲的几个月。”涂盛锦开玩笑说。

“作为医护人员，最开始看着空空荡荡的病房也不适应，转念一想，这说明生病的人少了，一下子就开心起来。”虽然工作节奏变慢，但涂盛锦开始自我加码，把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做科研。“疫情对我的冲击很大，作为传染病医院医生，业务知识应该更全面一点，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如果再次出现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

一天工作结束，涂盛锦和曹珊牵着手走向停车场，大院里，3 处新建的门诊大楼正拔地而起。他们的终点，不再是曾经依偎的车内方寸空间，而是那个真正的家。

“我最光辉的时候，不是在聚光灯下，而是在身体最黯淡的时候”

“陈彦然，我正在武大赏樱，你要加油哦！几年后，我们在这里相见！”2021 年 3 月 13 日，在武汉大学的医护赏樱花专场，安徽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周国红向在读中学的女儿隔空喊话，为女儿加油鼓劲。

珞珈山下，樱花大道如诗如画，周国红在志愿者陪伴下一路赏景，嘴角挂笑。

两个春天，相隔不过 300 多个日夜，但对于周国红，仿佛已走过万水千山。

鼠年春节，本该万家团圆之际，周国红和众多医生护士一起，收拾行囊，走向疫情中心、战斗前线。临行前她对担心自己的女儿陈彦然说：“你一直想读武汉大学，武汉现在生病了，如果我们不去治，将来你就没有学校可以读了。”在方舱医院时，周国红让人在防护服背后写上：“合肥四十五中陈彦然，认真写作业。”这一“硬核”喊话，在网络上走红。

3 月 8 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宣布休舱，周国红和队友们再次提交请战书，转战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区，直到 3 月 27 日返回安徽。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迎接



《武汉日夜》剧照

自己回家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一份甲状腺癌的确诊病历单。其实，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周国红曾两次晕倒，多次感觉不适，“感觉就像被人掐着脖子一样难受”。

“武汉之战打完了，今天开启我的抗癌之行。”完成“抗疫日记”的周国红，写起了“抗癌日记”。此后的日子，她在手术、放化疗、药物临床试验中度过。5 月 8 日，周国红接受了颈淋巴结清扫和甲状腺切除手术。手术前，她在手臂上写下：“战胜病魔，积极活着，回报社会，感恩大家。”

手术后，从耳后到前颈，30 厘米的伤口牵扯着神经，她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如果这是人生的一场浩劫，那么劫后余生的我，倒希望能够放下杂念，活得更通透、更自然。”术后被伤口痛醒的深夜，周国红在朋友圈写道。

9 月 1 日，经过手术、放化疗的周国红，重返工作岗位。回到京东方医院康复科，她为康复患者准备了彩色棒棒糖。若有人情绪低落，她就亮出自己的伤疤。“我最光辉的时候，不是在聚光灯下，而是在身体最黯淡的时候。”

如今，周国红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陪女儿圆梦武汉大学，和家人一起旅行，随时准备“逆行”再出发。其实，女儿陈彦然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对周国红说的话：“周国红女士，请你认真与病魔斗争，请好好活下去。”

（止 泊摘自《瞭望》2021年第 14 期）

方荣山掉进冷冰的海里，冷到发抖，四周漆黑一片，哭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他抓住一块漂浮的门板，奋力爬了上去。他从不认命，也不认怂，凭着这股求生的蛮劲，硬撑到救生艇到来，成为泰坦尼克号上最后一个获救的人。

这是 20 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海难，1517 人为它陪葬。1997 年，英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以此为蓝本，拍出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所有人都羡慕影片中露丝和杰克的世纪爱情，但几乎无人知道，导演卡梅隆的灵感其实来自船上这名获救的中国人，方荣山。

— 泰坦尼克号上的 6 名 — 中国幸存者

● 冯 璐

和方荣山一起幸存下来的中国同伴还有 5 人。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上所有乘客中最为特殊的——最不受欢迎，并且被美国驱逐出境。即便遭遇如此大的灾难，死亡近在咫尺，他们还被当时的西方媒体污蔑为：因贪生怕死挤上妇女儿童的救生艇的中国人。而英美男子让妇孺优先上艇，尽显高贵刚毅之气。

对此，6 名幸存下来的中国人未有机会辩驳——100 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缺乏自信，处于某种“种族主义自虐”的状态，海外移民总被排斥和污名化，无法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多年以后，方荣山和罗威都已不在人世，各自的后代却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见了面，如同一场海上的世纪重逢：“我们很荣幸找到了彼此。”

2021 年 4 月 16 日，这部由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揭示了 100

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 6 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遭遇，以及此后他们在历史洪流中浮云般变幻的命运。

拍摄过程中，纪录片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方荣山写的诗歌：“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露丝的获救方式来自一个中国人

1912 年 4 月 10 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人头攒动。方荣山手握编号 1601、价值 56 英镑 9 先令 11 便士的三等舱船票，与另外 7 名同伴一起走上舷梯。他穿黑色中式长衫，戴一顶圆帽，还蓄着长辫，行李箱里却装着正式的西装和领带，因为他下一步的人生计划，是去美国俄亥俄州做生意，以便尽快摆脱自己的劳工身份——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只针对劳工，不包含学者和商人。

十几岁时，方荣山就逃离当时“土客械斗”泛滥的故乡——广东台山，远渡重洋去了海外。方荣山只是一名水手，在没有身份的地方辗转、拼搏，遭遇冷眼、嘲笑与误解，连登上泰坦尼克号也得使用化名“Fang Lang”，并挤在下层甲板三等舱里。但那种闯荡新世界的激情和光环，还是吸引了中国一名妙龄女子漂洋过海嫁给他。

到了第四天深夜，方荣山和同伴们突然感到船的颤动——巨轮撞上了冰川。就在这个深夜，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埋葬了杰克和露丝的爱情，





连同整个泰坦尼克号一起。

不过，包括方荣山在内的6名中国人活了下来。其中，方荣山没能登上救生艇，而是在大船沉没过程中掉进海里。他用一具浮尸身上的皮带，将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赶到，成为最后一个被救起的人。而这个过程，正是《泰坦尼克号》剧本创作中，杰克把露丝托上门板使其获救的重要灵感来源。

据当时救援方荣山的指挥官哈罗德·罗威回忆，当刚获救的方荣山发现身边一个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迅速接过船桨用力划起船来，“像英雄一般”。

另两名和方荣山一起掉进大海的中国人不幸遇难，其他5人则凭借自己的航海经验，“反其道而行”，在震耳欲聋的哭喊呼救声中，沿船右舷往船头方向跑。中国乘客Choong Foo率先逃到13号救生艇。其他4名中国人赶到右舷，在妇女儿童未坐满的情况下，搭上倡导“妇女儿童优先”的头等舱专属救生艇。

值得一提的是，泰坦尼克号一共准备了20艘救生艇，可以容纳1000多人，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700多人。几乎所有幸存者都被送至纽约港口，接受治疗。唯独6名中国幸存者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只能滞留港口，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他们连岸都没上，就被驱逐到一艘驶往古巴的船上接着做苦力。

尽管大难不死，他们的逃

生经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刻意污名化：这几名中国人装扮成女人偷偷混上救生艇，窃取妇女儿童的生还机会。这些诋毁甚至延伸到“中国人有贪生怕死、不守秩序的种族劣根性”的层面。一时间，这几个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被口水淹没。不懂英文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谣言，更无从辩解，只是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异国挥汗如雨。

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

船难发生时，这些中国幸存者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他们在劫后余生的退让和谦恭中毫无声息地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6名中国幸存者遭遇了美加排华法案、英国秘密遣返中国船工等种种惨烈的历史事件。“一战”后，很多英国商船上缺水手，很多中国水手便应征上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付出青春和汗水，拿的薪水却只有白人船员的1/5。“一战”结束后，英国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拒绝这些人入境。

和当年为美国修建大铁路的华工遭遇一样，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迅速抹去，再次被秘密遣返，与留在英国的家人天各一方。阔别故土已久的他们，显然已无法安然归乡，只能继续在异国隐姓漂泊。在华人的持续抗争下，英国直到2017年才开始承认华工的事迹，并公开纪念在英劳工。

然而，他们依然在历史洪

流中勤劳、隐忍、顽强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如同夹缝中奋力生长的种子。方荣山在1912年4月被迫成为船员后，隐姓漂泊了8年，直到1920年才进入美国。但他直到1955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整整35年间，他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芝加哥艰难谋生，尝试过经营一些生意，比如开洗衣店、餐厅，但都失败了。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去做餐厅服务员。

晚年的方荣山是一个笑容可掬的矍铄老人，经常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亲朋寄钱。即使是在餐馆做服务生，他也每天穿笔挺的西装。70岁那年，他去租房，被对方羞辱：“我怎么可能租房给你们‘黄种狗’？”方荣山一拳把这名白人揍倒在地。可以想象，这一拳背后有多少伤痛与委屈。

和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样，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华人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有的在印度失联，有的死于肺炎，有的被遣返香港后消失，有的去加拿大开咖啡馆，沉默寡言，但经常免费送牛奶给路过的孩子，有的则因重名太多无法追溯。而他们都保持着一种默契：对至亲绝口不提泰坦尼克号。

在这6个人的生命中，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因为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也不过是他们生命里无须赘述的一道坎。

（独 飞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徐沛君图）

棉花如何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遥远省份的一场棉花风波，终于传到了皇帝那里。

那是 1791 年，广州商人吴昭平破产，欠了外商棉花货款 28.9 万两白银。对当时的盛世王朝而言，这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还是亲自做了批示：“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

远在京城的最高统治者过问这桩小案件，说明了棉花贸易的重要性。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货物就是棉花制品。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人对棉花的需求大增，才转而想到用鸦片来维持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棉花交易的暂时性衰减正好与鸦片贸易的陡然剧增在时间上重合，说明二者间有着密切关

联。”历史学者郭卫东说，“棉花为英国所急需，鸦片为英国所不需，二者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遏制的经济动力。”

这之后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中国因为禁烟，与西方冲突加剧，最终爆发了鸦片战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恰恰是棉花，成为历史转折点的一个诱因。

天 命

棉花对政治与社会所起的作用，远比人们想象的大。

棉纺织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具有带动作用，而且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所以 19 世纪后，没吃到殖民主义红利的国家通常会将棉纺织业当作本国“近代化 / 工业化”的起点，比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现在的越南。

而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中，棉花甚至是开启全球化、引发工业革命的重要一环。

当然，一开始，这是一个血腥的故事。

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种植园经济与奴隶贸易随之而起。最开始，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种的是甘蔗。他们把在美洲生产的蔗糖运往欧洲销售，赚了钱再到非洲购买奴隶，运到美洲种甘蔗。如此便形成了 16 世纪—19 世纪臭名昭著的欧、非、美三大洲的“三角贸易”。

但由于甘蔗种植对地力的消耗比棉花种植严重得多，所以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殖民者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以及蔗糖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此时，英国人对棉花的需求正在增加。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有钱人越来越多。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已经是整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导致农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英国成为欧洲粮仓，普通民众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

18 世纪 70 年代，一位驻伦敦的西班牙大使描述，伦敦市场上一个月的肉制品销量和西班牙全年的肉制品销量相当。

这种整体的富裕，使得英国全社会开始追



求另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欲望，就是对服装的渴望。18世纪中叶，英国约克郡一名普通女仆的年薪大概是4英镑4先令，而这个女仆身上所穿的印花棉质长袍价格就达到1英镑7先令。

1698年—1710年，英国人均消耗原棉90克，到了1760年达到200克；而1750年法国人均消耗原棉只有50克。

棉花制品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进口商品。175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了70万—100万英镑的商品，其中80%是棉纺织品。

正是英国国内旺盛的需求，刺激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从1765年珍妮纺纱机出现开始，不断有新的设备被发明出来，以至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当然，英国虽然是18世纪—19世纪中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仅仅凭岛国的内需也支撑不起一个世界范围的“棉花帝国”，这时候英国作为“超级大国”，迎来了属于它的天命。

那就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解放战争”。欧洲大陆陷入战乱，极大削弱了欧洲大陆各国资本家投资棉纺织业的热情。这使得英国棉纺织业从内销走向外销，欧洲战乱使得英国商人有机会向欧洲大陆大量输送棉纺织品。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英国对欧洲大陆出口的棉纺织品总价值只有86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5.37%。而到了拿破仑称帝的第二年，也就是1805年，英国对欧洲大陆出口的棉纺织品总价值就达到了952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30.71%。1815年，即英国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这一年，英国棉纺织业对欧洲大陆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228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38.02%。

1815年，拿破仑再次被流放，摆脱了战乱的欧洲大陆各国开始把精力放在经济上，于是有利于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外部环境消失了。欧洲大陆各国棉纺织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1815年后出现，同时法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等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法案，开始增加英国纺织品的关税。

在关税增加的情况下还想保住出口额，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价格，结果就是从1815年开

始，英国出口的棉布价格大幅度降低。

而一旦进入全球化时代，处于贸易链条上的各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英国与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棉花革命，也开始逐渐往东方传导。

鸦片战争爆发前

“夫棉为人之必需品，功用伟大，衣被万邦，我国以农立国，棉为农产品出品之大宗，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要。”1930年，中国农业学者叶元鼎在《中国棉花贸易情形》一书中写道。

到了清代，棉纺织业已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原棉及其制品也成了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流通商品。

英国人早已经发现，不只自己喜欢棉花，全世界人都喜欢棉纺织品。这个“棉花帝国”很快就开始与中国展开棉花贸易。尤其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国发生灾荒，政府鼓励民众把耕地更多用来种植粮食而非其他农作物，这使得中国自产棉花的产量下降，对进口的依赖增加。

英国主导下的印度棉花乘虚而入，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第一大商品，也是鸦片贸易兴起之前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品之一。这就是乾隆会那么重视一个商人破产的原因之一。

由于棉花的重要性，它还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话题，当清廷打算对外强硬时，就会减少或者禁止棉花进口。

虽然如此，棉花仍是英国通过印度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历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走向。然而，此时，英国国内以及欧洲大陆市场，对棉花制品的需求增加，英国国内的棉纺织技术也不断进步，使得大量印度棉花开始流向英国。相应地，流向中国的棉花开始减少。

种种原因叠加下，东印度公司通过棉花从中国获得的利润骤降，他们不得不开始转向其他商品贸易——英国人不需要的鸦片。

国家的分裂

当然，英国纺织品价格“跳水”，不仅仅因为欧洲大陆普遍的贸易保护和竞争，关键是英



国找到了更便宜的棉花原材料基地，以及纺织工业的进步。

这个便宜的棉花原材料基地就是美国南部。

整个19世纪，美国南方与英国形成了全球棉纺织业“双寡头”。从原材料上说，美国南方生产的棉花占当时全世界棉花产量的70%左右，而美国棉花产量的72%都出口到了英国。

在《棉花帝国》一书作者斯文·贝克特看来，正是棉花而不是其他商品，使得美国跃入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建立了“美国各州曾经设想过或实现过的最成功的农业产业”。棉花业开始繁荣前，美国只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边缘角色，而仅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占有席之地。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参议员曾经扬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

这话说得有点满了。他的北方同胞，就敢。当时的美国，形成了南北两大经济格局。北方以工业为主，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产品，主张提高关税，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南方以棉花产业为主，更倾向于低关税，这样他们的商品才能流入全球化的贸易舞台。

北方最终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林肯当选总

统后，大幅提高了关税。南方的棉花种植园感到压力巨大，不满顿增。随即，南方各州纷纷退出联邦，内战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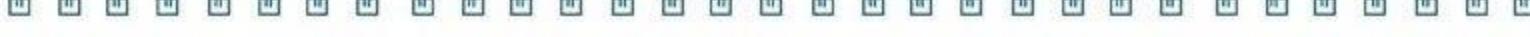
在这场改变了美国的战争中，棉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70年，美国生产的棉花依然占据全球棉花产量的54.3%，1880年又恢复到68.5%。

直到现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棉花帝国”的统治已经瓦解，美国却仍然是重要的产棉大国。只是，面对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棉花，他们的棉花产品已经失去竞争力，必须获得数额巨大的联邦补贴，才能继续下去。

在这场仍未结束的棉花与政治的纠葛中，亚洲国家正在崛起。“他们越来越渴望制定全球棉花贸易规则，这是利物浦商人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曾经享有的特权。”斯文·贝克特写道，“在这种回归亚洲的过程中，种植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将再次发生变化。”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晨 兴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9期，本刊节选，王 青图)



哭泣是因为希望尚存，绝望反而让她平静。

——余华《文城》

正是由于自私的欲望与升华的渴望并存，人类的心中才会充满了矛盾、彷徨与痛苦；没有了自私那下坠的重力，一切崇高、向上的人性也就虚无缥缈得失去了分量。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

任何一段记忆，不论多久远，每当被回忆起的时

微书摘

候，都换上了“现在”的标签。一段记忆被想起的次数越多，大脑越有机会修改原本的经历，因为每次回忆都是一次再创造，而并非简单回放。

——大卫·马祖凯利
《建筑师》

人类攀上了进化之树的一处高枝，回头向下看时，往往因为自己的成功经历而带着一种马后炮式的偏

见，从而忽略了下面无数根半道夭折的分枝。

——詹姆斯·P.霍根
《星之继承者》

安逸就像一件湿衬衫紧贴在思想上，只有当我们突然想做一个动作时才会发现自己受到了限制。

——安德烈斯·巴尔瓦
《光明共和国》

惋惜过去很愚蠢，但总是追求新开始也很愚蠢。

——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鞋带》





如何打败“机器人淘汰三原则”

●胡 泳

数年前，我写过两句话。一句是“凡是能够数字化的一定会被数字化”，比如教室、诊室这些以前难以被数字化的地方，现在都越来越受到数字化的影响。第二句是“凡是能够智能化的一定会被智能化”，大量事物都可以装上芯片变得智能并且联网，比如智能手机、传感器、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等。今天我想加一句：第三波到来的将会是自动化，凡是能够自动化的一一定会被自动化。

数字化是经济威胁，智能化是产业威胁，而自动化是个人威胁：机器人要来抢你的工作了！自动化永远比你更快、更廉价、更精准。机器按逻辑行事，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将更具生产效率。

人的体能是有限的。在提高生产力的平台上，人没有竞争优势。所以，不是人会不会被机器替代的问题，而是在哪些地方被替代，以及被替代的程度有多高的问题。

前两年，据某互联网企业员工爆料，该公司发布了内部邮件，要坚决淘汰以下三类人：不能拼搏的人，包括因身体或家庭原因不能拼或者拼不动的人；不能干的人，也就是绩效差的人；性价比低的人。简而言之，互联网公司不想要三类人：懒

的、笨的、贵的，我将其戏称为“机器人淘汰三原则”。

我们可以把工作分为三类：跟数据打交道的、跟事物打交道的、跟人打交道的。你可以将它们理解为工作的三个要素，工作的本质越复杂，这三个要素就越缠绕，而工作的可替代性就越低，反之则会越高。

“数据”主要涉及的是数字。会计师、精算师、分析师和计算机科学家都跟数据打交道。由于数据的本质是数学，所以很容易被一个运算法则予以自动化。那些涉及低级运算的工作很容易被淘汰。反过来，那些利用数据创造内容的工作则会变得紧俏。

“事物”是指工作所涉及的对象是那些无生命的物体。木匠、飞行员和电工工作的对象就是事物。工作对象是事物的人可以通过把多种事物整合为一个有用的设计

备或者服务来为自己寻找生存机会。

“人”的工作，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与人互动。低级的互动，如银行出纳员或柜台收银员，很容易被淘汰；但需要高度人际互动的服务，像心理咨询师或辩护律师，就很难被自动化取代。那些能与顾客群建立紧密的感情纽带的人将是最不可能被机器人替换掉的。

分析三个要素的缠绕就会发现，在当下真正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是学会怎样利用数据来创造内容的人。比如编代码的计算机科学家就是这类人，因为他们能把原始数据诠释成为意义；再比如市场营销人员，如果他懂得怎样将消费者数据转化成销售策略，那他也不会被轻易替代。

（世 路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7期，谢峰图）





习惯

喜欢的女孩过生日，为了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我决定零点准时发消息给她，做第一个给她发祝福消息的人。

到了零点，我迷迷糊糊摸出手机，发了个“沙发”。

按摩

昨天我和一个特别胖的朋友一起去按摩，男按摩师给朋友按到一半时突然哭了。朋友正手足无措，男按摩师拉着他的手，真诚地说：“哥们儿，我从面点学校毕业到现在，终于有了专业对口的感觉。”

费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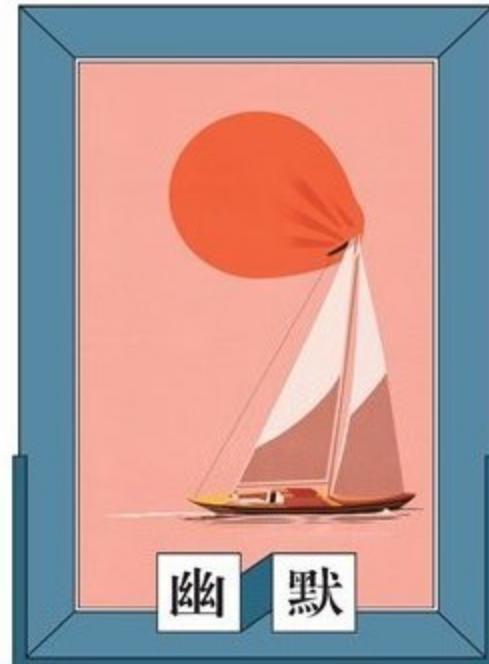
我小时候除了一张小学毕业照，没有其他照片。爸妈说，因为那时照相很费钱，家里又穷。直到有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老相册，里面有好多爸妈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们俩满脸幸福，笑得那叫一个开心。我指着相册问：“不是费钱吗？不是家里穷吗？”老爸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时候还没有你。”

笑露八齿

高中的时候听广播，里面说笑露八齿最好看的。于是，我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练成了。

之后，我更爱笑了，逢人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你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呢？”

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直到上了大学后，我才知道，笑露八齿露的全是上排牙齿。

鬼使神差

在公司电梯里巧遇老板，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老板很严肃，我紧张得要命。这时，老板让我帮他按 9 楼，我却鬼使神差地按了 10 楼，瞬间蒙了，又伸手按了 -1 楼。

钓鱼

有个急性子的人在河边钓鱼。他先在鱼钩上挂虫子扔到水里；见鱼没上钩，他又换了块面包，鱼还是没上钩；他又在鱼钩上挂了火腿肠，鱼仍然没上钩。一气之下，他掏出钱币甩入水中，生气地说：“爱吃啥，自己去买！”

辅导作业

侄子做作业，老妈在一旁辅导。

“奶奶，啥叫信心百倍？”“就是你姑姑相亲之前的样

子。”

“那啥叫丧家之犬？”“你姑姑相亲回来的德行。”

“那啥叫没心没肺？”“你姑姑相亲竟然吃撑了。”

反应

丈夫：“如果有人给你 1000 万元换你老公，你什么反应？”

妻子：“我会觉得难以置信，甚至有些恍惚，毕竟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天大的喜事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卸载软件

现在卸载一个软件，它会先问：你真的狠心抛弃我吗？你确认，它又会问：残忍继续吗？你确认，然后是：xx 软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最后它会说：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我今天卸载了几个软件，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能问

一哥们儿问一单身女孩：“你多久没谈过恋爱了？”

女孩生气道：“没人告诉过你不能问女人的年龄啊！”

朋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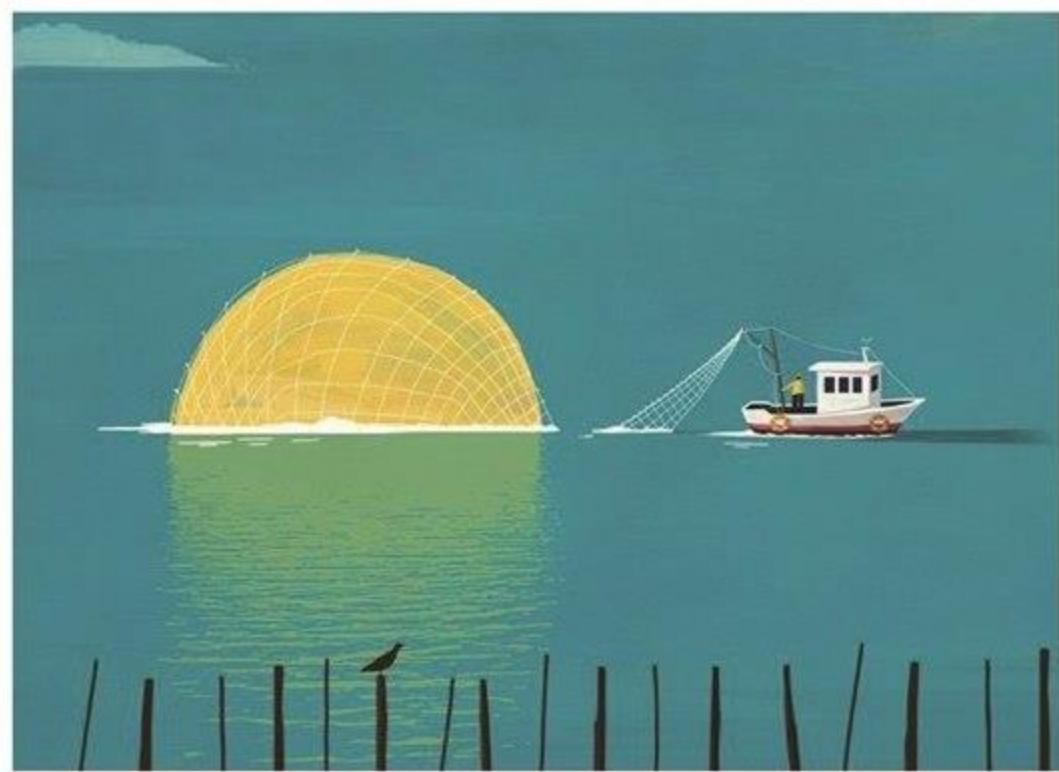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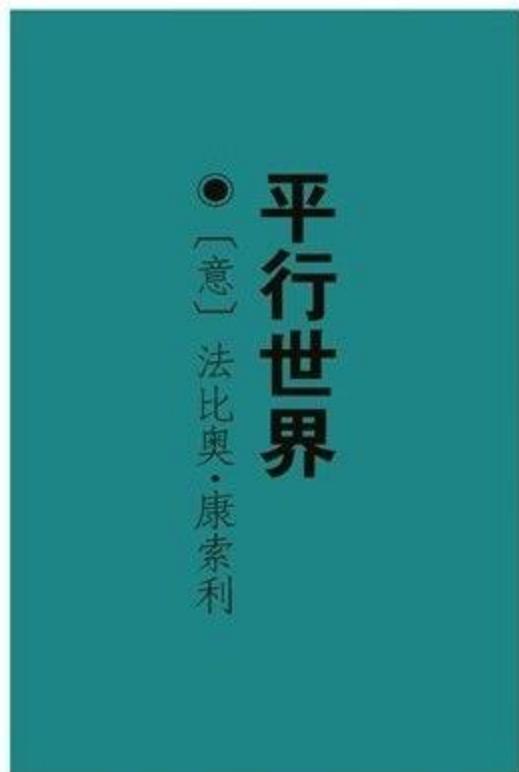
你生病了，关系一般的的朋友会说：“多喝热水，好好休息。”

关系比较好的会说：“你怎么老生病？”

关系铁的会说：“啥？赶快把你的游戏账号给我，然后你安心地去吧！”



（从容、水云间等摘）



— 20世纪80年代 —

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职工。我的母亲刘清莲，1954年生，一辈子都在校图书馆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刘清莲是个风风火火的泼辣女人。

那时候我们住在高校分配的筒子楼，左邻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初，粮票制度还没有取消，邻居们总会把粮票悄悄交给刘清莲，然后刘清莲隔三岔五夹着一包粮票神秘兮兮地出门，不知去哪儿把粮票换成钱。那时面值1斤的粮票能换1角钱，刘清莲再用换来的钱从远房农民亲戚手里买低价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钱，还搭送一纸袋江米条。一来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钱。

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孙教授。那时候的工资都是分级且公开的，孙教授家两口子每月工资138元，我父母的加起来每月126元。刘清莲一直觉得孙教授家条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内心有了“阶级差异”。刘清莲一直想方设法填补这12元的“鸿沟”。

刘清莲擅长动手。家里的鞋架是刘清莲用纸箱改的，蜂窝煤也是刘清莲自己用手捏了晾的。整个筒子楼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个会持家的好老婆。

我一直觉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穷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变了。1986年是刘清莲最自豪的一年，她后来足足念叨了半辈子。也从那一刻



刘清莲的小奇迹

●李小晓

开始，我明白了刘清莲省吃俭用的意义。

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后，刘清莲和父亲的几个同事一起搬回了一个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刘清莲慷慨地切了一个大西瓜，分给在场的每个人。大家围着箱子一边吃西瓜，一边大声地聊天，每个人都兴奋。后来我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一台彩电，一台带遥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电。

我家成了全院子第一个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从那之后，我们成了院子里最阔气的人家。尽管灯泡还是15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家门庭若市。后来几十年，刘清莲都为这台彩电感到自豪，她总是说：“这就是节约的好处。”

— 20世纪90年代 —

20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评上了高级职称，终于拿到

了和孙教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月薪280元。这些钱都被刘清莲小心翼翼地存在银行里。

我们搬出了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孙教授一家住在我家楼上，我和孙教授的儿子孙猴是同学兼最好的朋友。

那时，我和孙猴就像两个混混。我们在同一个班，放学以后就一起满城晃荡。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上映了，轰动一时。据说平口5角的票被炒到5元。我和孙猴急眼了。且不说5元对我们来说是笔巨款，而且就算凑到钱，我们俩也没有路子去搞票。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票！

某天放学后，我和孙猴在电影开场时借着人流的掩护从地上摸着爬进了和平电影院的大厅。然而，进去以后并没有我们俩的座位，我们就坐在逃生门旁的地上。可惜电影还没开演，我们俩就被一束手电筒的白光照得睁不开眼，被管理员抓住。

之后我们被管理员带到了办公室，他让我们联系家长来接，我们只能灰溜溜地给家长打电话。不久，刘清莲就出现了。还没等我看清刘清莲的表情，已经被一个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长本事了，这次丢人丢到社会上了！”刘清莲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不是最爱省钱了吗！我这不是帮咱家省钱吗！”我辩解。

“你还有理了？”刘清莲声

色俱厉，“我省钱光明正大，你这叫偷鸡摸狗！”我被拽着耳朵拖出了电影院，一路上刘清莲都铁青着脸。

晚上睡觉前，刘清莲推门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和缓了很多，手里还捏了5元钱。“你真想看就买票去看吧。”她把钱放在我的桌上，“你记住，省钱和占便宜是两回事。”她放下钱就转身出去了，关门时又留下一句，“我是爱省钱，但我从来不占便宜。”

□ 2008年 □

1999年，父亲已经是西安高校的正教授，月薪也达到了20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四平八稳地工作，月薪1000元。这一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孙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又留校读了研究生，后来留在北京的一家信息技术企业工作。

从1999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度过近十年光景，刘清莲竟从未来看过我。也是在2008年，刘清莲退休了。她告别了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守望着的校图书馆，以每月1800元的退休金阔别了安静的职业舞台。我想，是时候让刘清莲来北京看看了。

我在网上抢到了两张奥运会比赛的票，拳击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属于很热门的比赛。我兴奋地给刘清莲打电话，说这个夏天你来北京吧。刘清莲却拒绝了。我让父亲帮我做工作，但几天过去，父亲的劝说工作毫无进展，刘清莲死活也

不愿意离开西安半步。

正当我准备约别的朋友去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刘清莲突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她要来北京。她突然的转变让我惊呆了，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孙教授去世了。”父亲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

孙教授几十年来一直是父母的近邻和挚友。相对于我们家的节约，孙教授一直比较想得开，老两口这些年常常出门旅游。孙猴在北京结了婚，老婆前不久怀孕了。孙教授老两口听到好消息就冲到了北京。正准备安享天伦之乐时，孙教授的身体却不好了。赶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两个月时间。

去世前两天，刘清莲和父亲去探望孙教授。也许是回光返照，孙教授那天红光满面，撑着精神聊了很多。孙教授说，事到如今，他已不畏死，所幸此前也没有辜负岁月，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再无遗憾。“我最庆幸的事，就是在我查出生病之前去了趟北京，和儿子一起住了几天。”孙教授拉住刘清莲的手说，“小刘啊，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家人团圆难得。”这句话成了孙教授留给刘清莲最后的话。

2008年8月初的一天，刘清莲启程进京。

周末我带刘清莲去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我能看出她是快乐的。她脸上表情舒展，安静地走在我的身边，我想像得出她当年走在父亲身边的样子。剥去岁月的老茧，原来的她，

应当是个秀雅清丽的女子。

我想买东西给她。我多么希望她能透过橱窗看到一条心仪的裙子，然后走进去像个孩子一样举着裙子在镜子前面旋转，爱不释手。然后我就可以在一旁夸赞她不输岁月的美丽和优雅，再潇洒地掏出信用卡，在收款机上方画出一道任性的曲线。

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每当我看到一家适合她的店铺，试图带她进去，她就会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拽回来，说：“不看不看。”我们就像视察建筑空间一样把商场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一家店都没有进。

后来趁她去洗手间排队的时间，我的一股不甘心涌上后脑，转身走进一家女装店，看到中央模特身上穿着一件紫红色连衣裙。我想象刘清莲穿上它会多么端庄。我叫来营业员，简单形容了一下刘清莲的身高、体型，然后就付了账，甚至在付钱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条裙子的价格，1000元出头。

刘清莲从洗手间出来，我把装着裙子的纸袋递给她。她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你疯了吗？你的钱多得能烧了吗？赶紧拿去退了！”“不能退。”我说。

刘清莲气得一时语塞，半晌说不出话。“你这不是在孝顺我，你这是在气我。”刘清莲冷冷地说，“这件衣服我一辈子都不会穿的。”

回家的路上，刘清莲都没怎么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和她说话。

两天后，我带刘清莲去看

比赛。比赛开始，中国选手登场，我们随着啦啦队的引导，全场起立，大声呼喊：“中国队加油！”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尤其在选手进攻的时候，大家的加油声和他进攻的节奏完全契合。比分一分一分地累加，经过4个回合，比分变成了13比4，中国选手大胜，成功进入半决赛！

在裁判宣布中国选手获胜的时候，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声响，太高兴了！在尖叫与欢呼声中，我回头看刘清莲，她竟然哭了。

散场时人很多，我和刘清莲索性徒步回家。伴着北三环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刘清莲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这代人，从‘文革’走到今天，从农村走进城市，从筒子楼走进单元房。我们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在变化，看着国家一点点在富强，看着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更好的时代，我们欣慰啊，觉得这么多年的愿望都实现了。

“我从农村考学到西安的时候，觉得生活已经到头了，没法更好了。谁知道如今还能来北京，还能亲眼看到中国选手获胜，这是我当年做梦也不敢想的。

“年纪越大的人越爱国。我们父辈都是老革命，你姥姥一针一线给人纳鞋底，你姥爷南征北战，还被子弹打穿过骨头。刚刚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该有多激动、多骄傲。

“我们和父辈吃过的苦，都值得。”

刘清莲絮絮叨叨讲了许多。我默默听着，心中如有万马奔腾。我突然理解了她。她经历过的时代，目睹过的艰辛，我不懂。但从小到大，我看得到她用瘦小的身躯用心经营生活的样子。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劳动者，一个母亲，怀着对未来的期许，甘愿对生活俯首的谦卑。她们拖着包袱徒步千万里，突然看到鼓乐齐鸣、百花齐放，她们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走在对的路上。

— 2012 年 —

32岁的我已经互联网公司的高级员工，年薪税前40万元。

我有一个未婚妻，叫娇娇。随着婚嫁之事被提上日程，具体的问题也浮上水面。房子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刘清莲来电话了：“子禾，你们准备买房了吗？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我们俩出80万。着急的话明天就打给你，不着急的话就等下个月定期存款到期了。”

我震惊了。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月薪从未超过2000元的刘清莲，和月薪从未超过5000元的父亲，如何能攒出这样一笔巨款！

“你们哪儿来这么多钱？”我一时回不过神。

“你以为我这些年省吃俭用都省哪儿去了？”刘清莲得意地给我算她的账，“我1980年开始攒钱，开始每年攒500元，现在每年能攒5万元。然后我们买了国库券、保

险，还有5年期定存，平均年利率都在4%以上。你算算，这样年复一年，30年下来是多少？”刘清莲说这句话时，骄傲得像个斗士。

我突然总结出了什么。对刘清莲来说，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仪式感，二是传承。

她辛辛苦苦地积攒，最终争来的是口气，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证明。当邻居们坐在我们家聚精会神看电视的时候，她从心底感到宽慰和满足。她的节约从来不是吝啬，而是一种苦行僧式的执着。最终她希望她所积攒的财富和功德，能够通过血脉传承下去。她就是那种典型的母亲，自己省吃俭用一生，临了则不介意将一张承载着一生辛劳的存折颤颤巍巍地交到后代手中。那一刻，她能够感到安全与圆满。

用刘清莲和自己的存款作为首付，我在望京买了一套总价350万元的房子，三室一厅，宽敞明亮。

— 2015 年 —

结婚3年，我和娇娇住在用父母一生的积蓄换来的房子里，平淡而安逸。2015年春天，娇娇生下了我们的儿子，笑笑。

然而，新生的喜悦很快就被噩耗打破。刘清莲生病了，医生怀疑是乳腺癌，需要进行手术。

手术前一天我带着粥到了医院，刘清莲一见我就严肃道：“我有话要跟你说。”她直起身，靠在枕头上，戴上老花镜，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信纸。

“您说，我听着。”我搬了把椅子坐到她床边。

刘清莲把那张信纸递给我，说：“昨晚我一宿都没睡好，这是我半夜写的。”

我低头看，上面是刘清莲娟秀的字迹，认真列出了她手里的资金情况，我掐指算算，总共竟有近40万元，而这距离上次她给我80万元买房仅过去3年。可以想象，这3年刘清莲和父亲又是如何省吃俭用，实践着她的奇迹。

“密码全是你的生日。”刘清莲说。

刘清莲交代完钱，长舒一口气，仿佛完成了重大的使命。她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眼望着天花板，说：“子女，我不是个爱钱之人。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年轻的时候节省，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拿出钱，挣的是份踏实日子，是骨气。岁数大了，自己花不了什么钱，也挣不了什么钱，就想着能省一分是一分，留给你们，你们还有几十年的好光景。我省，但我也不希望你也省。你过好你的日子，该花的钱别心疼。我这病能治就治，如果治不了就不治了，回家歇着。”

我听着，突然觉得刘清莲是在交代后事，又像在总结人生。瘦小寡言的她，原来心里跟明镜似的，轻重因果，早就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一早，刘清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父亲守在门口，两个人都低头沉默着。

时间过得慢，像一个世纪那么久。两小时后，医生终

于推门出来，宣布：“良性，已缝合。”

我搂住父亲的肩膀，看到父亲的嘴角也在颤抖。那一刻，我觉得“有惊无险”是世间最美好的词。

— 2018 年 —

笑笑3岁了，我决定给他办个生日派对。

办生日派对不是为了哄孩子开心，更不是为了攀比，而是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都要走过艰难与负重，也终将面对生老病死、骨肉分离。因此，当家人都健康地站在彼此身边时，应当去欢庆每件值得欢庆的小事，去享受每个向彼此绽放的笑容——这比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

笑笑生日派对当天，阳光异常灿烂，初春3月温暖得恍若夏日。刘清莲出门前让我们先下楼，说她稍后就来。等我在楼下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惊喜地看到，她竟换上了十年前我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给她买的那件紫红色连衣裙，那件她当时声称“一辈子也不会穿”的连衣裙。

虽然迟了整整十年，但她穿这条裙子的样子，和我想象的一样优雅美丽。

岁月终将刘清莲和我之间的沟壑填平了。我终于成了能够撑起一方屋檐的男人，我的母亲也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做一个乐享天伦的老太太。

（缘溪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赶路人》一书，本刊节选，李非图）



20世纪90年代，一家美国汽车经销商在大力推销一款价值1万美元的车，但是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已经饱和了，所以这款车的市场销售情况一点儿也不好。有的车行甚至打八五折销售，但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这个时候，一个特别懂金融的经销商想出一个“免费送车”的主意：买一辆车，送一张面值1万美元、30年期的美国国债。买1万美元的车，送价值1万美元的债券，这听上去就像免费拿了一辆车。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很多本来并没有购车打算的人也开始争先恐后地购车。

聪明的你估计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赠品不是1万美元的现金，而是“面值1万美元、30年期的国债”，换句话说，你拿到的“1万美元”是30年后付给你的1万美元。

按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8%的国债利率算，折算到30年后，这个面值1万美元的债券只值994美元。也就是说，经销商其实只给了你994美元的礼物，让利幅度只有9.94%，比之前八五折的打折力度差远了。

30年前的1万美元（给定8%的利率水平），到今天只值994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30年的时间折掉了9000多美元。所以，时间在这里被量化成具体的金钱——这就是金融学里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货币的时间价值”——时间就是金钱。

在金融学里面，“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货币的时间价值在金融学里是可以度量、计算，和

用来支付的。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会深刻改变我们每个人生活轨迹的事实。

假设你坐上时光机器，让时间回到2007年的12月，你22岁，刚大学毕业，家里这时候给了你10万元人民币，你会做一些金融安排吗？比如：

存银行。如果2007年存10万元，10年后可以拿到14.8万元——用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算，2007年到2012年平均利率4.87%，2012年到2015年平均利率3.48%，2015年到2017年平均利率2.75%，按复利计算。

买股票。如果你买的是中石油的股票，10万元在10年后就变成了3.3万元；如果你当时很有眼光，10万元全买了腾讯的股票，10年后这笔钱就变成了330万元。两种选择，10年后一个的价值是另一个的100倍。

买房子。按照30%的首付比例，10万元够买一套价值30多万元的房子。2007年北京海淀五道口某著名小区的房价是每平方米1万元出头，10万元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一个位于“宇宙中心”五道口的30平方米的小单间。10年后，这笔投资值330万元，而且还在持续上涨。

一笔数额不大的资金（10万元），因为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在相同的时间维度（10年），产生了差距上百倍的时间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时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我们仍然把时间倒回到2007年，刚大学毕业的你，还面临着其他的人生决策——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使尽浑身解数挤进一家像诺基亚这样的世界500强公

一寸光阴一寸金

◎香帅





司，还是被一家成立不久、求贤若渴的创业公司，比如互联网公司，用薪水加股票期权的方法招到麾下？

在这 10 年中，你聪明、努力、上进，在诺基亚已经干到了中层；但 10 年后，诺基亚大势已去，开始裁员，你必须重新进入人才市场寻觅下家。而在另一个选择中，同样上进的你，在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为业务骨干，“1 个亿的小目标”也已经实现——因为许多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你的期权变成了财富。

10 年前的决策，10 年之后深刻地影响了你的处境、生活和未来。

这些不同决策和路径的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金融工具对我们拥有的相同时间（未来 10 年）进行了深度加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时间价值。

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成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

第二种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要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这种办法，自然比第一种的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处在被动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然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把天地间的奥妙全都教给学生？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的还是要学

再想想古话里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你就会感到人类认知的底层逻辑真的是历久弥新。古人已经模糊意识到时间是有价值的，但直到近现代，这种认知才被拓展成了体系化的金融学和金融行业。

“时间”是一种原料，金融工具则对这种原料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产品。用学术语言表达，金融就是为时间定价。我们购买金融产品、做金融决策，本质上就是购买时间不同的未来价值。

就像耶鲁大学的戈兹曼教授所说：“金融技术就像人类建造的时光机器，它没有移动我们的身体，但在时间轴线上移动了我们的金钱，也改变了我们的处境。”

（阡陌摘自《商界评论》2020年第11期，辛刚图）



教学合一

●陶行知

生自己去找出来。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是不妥当的。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怎样才好？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

学。教学生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给学生，乃是要把找到这个解决方法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似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

（珠珠摘自江苏教育出版社《陶行知文集：教学合一》一书，丰子恺图）

立题：这，就是天才的世界吗？

最早让纪录片《小小少年》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微博上的一条热搜：猪肉摊前起舞的芭蕾女孩。

猪肉摊，芭蕾舞，毫不相干的两个意象结合出的奇妙场景，就是云南9岁女孩邬刚云的人生。小云儿的舞蹈底子让云南大山里的老师瞠目结舌，普通人要练很久才会的一字马，她看着视频随便一做就会了。而她最常跳舞的地方，就是妈妈的猪肉铺。

妈妈带着小云儿连问了几个舞蹈班，都没人敢教，后来被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主任关於看到，关老师评价说：“北舞在全国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我都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

天赋，是《小小少年》首先立下的题。

6集纪录片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天赋傍身、特禀异质。第二集里的陶启泽，不仅擅长做机器人，还会一手好折纸，点画功夫更是出神入化。陶启泽机器人团队里还有个小伙子，才上初一，已经开始帮父母看标书，和科技公司高管谈赞助。第三集里，痴迷昆虫的殷然，被研究了几十年虫子的香港老警察称为“螳螂领域的专家”；第四集里，李莲怡娜虽是个女孩，却能在强手如林的越野摩托男子组比赛里拿名次；第五集里的国豪，打乒乓球时是准国手级别，换赛道打电竞，依然能拿战队首发；而最后一集里的王烁然拥有绝对音感，能根据面前每个人的特质，即兴弹出一首钢琴曲。

人们在看的时候不断被震撼，不是惊讶于这些少年的“才”，而是因为目睹了一个有天赋的孩子，究竟可以比同龄人提前多少步：机器人少年18岁不到就已经在国际大赛上和外国队伍玩“合纵连横”，而王烁然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体会了组乐队的快乐和辛酸。

因为天赋，他们提前与世界发生对话，也因为年少，他们还没被成人的规则左右。处于最勇猛和简单的年纪，他们身上的“少年力量”，在令人艳羡之外，更使人动容。

破题：天才，来自热爱

但如果天才仅仅来自天赋，那么《小小少



《小小少年》剧照

破题天才

● 星 亮 —

年》就不会收获如此赞誉。

这部看似在纪录天才的片子，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对天才的破题。用导演孙超的话来说，片中的孩子其实都很普通，身边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有哪些特长。所谓一鸣惊人的“天才相”，并未出现在他们身上。

替代与生俱来的超常体质的，是他们对自己擅长的领域超乎寻常的热爱。

拿陶启泽来讲，在外人看来他似乎天生无所不能，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过是因为他投入得更多。“我不看手机也不追八卦，把别人看手机的时间用来做机器人。”班主任张璇回忆：“陶启泽和张宇晨写的生活随笔，10篇里有8篇在讲机器人。”导演孙超在手记中也提到了一个细节：两个孩子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像别的高中毕业生一样去满世界游玩，但他们还是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准时出现在实验室。

“这些所谓有天赋的孩子，实际上是在他们的领域里投入了巨量的精力，这让他们看上去是天才。”导演总结道。

其他的少年也是如此。第三集里的“昆虫专家”殷然，并非天生就掌握昆虫知识，用他妈妈的话说，“（除了上课写作业）他从早到晚就只干这一件事”。他的“虫友”风顺，也把自己书桌下所有的储藏空间用来放虫子。李莲怡



娜为了补齐女生体能上的短板，在所有训练中，都给自己加比男生多一倍的量。而当6岁的小砾然上台前开心地喊着“好嗨，好嗨”时，我们能感受到的，正是他对音乐毫无保留的痴迷和热情。

这些痴迷与热情，正是如今大部分成年人所丢失的。在“丧文化”流行、“佛系”大行其道的当下，青年和“准中年”们并不缺乏优渥的生活条件与奋斗所需要的学识，而是缺乏对一件事义无反顾的专注，缺乏抵抗碎片化信息和无意义消费的精神动力：我们再也不能像孩童时那样，为画一幅画彻夜难眠，为练一个技巧废寝忘食。《小小少年》里的那些孩子，反而成了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201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8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00后”。《腾讯“00后”研究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00后”中，72%的人表示比起消费和事业，在某个领域里的见解和成果更能代表自己，66%的人表示会自己做决定，而非按部就班。这是一个兴趣分众化，坚持“热爱为王”的世代，“痴迷”成为成功最大的源动力。

解题：天才少年，该如何长大

由破题带来的新问题，是这些拥有天赋的孩子该如何长大？对此，《小小少年》也做了回答。

纪录片的主角虽然是孩子，但始终埋藏着一条暗线，就是他们的父母。第三集中殷然的爸爸妈妈，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父母”。殷然喜欢上山抓虫子，他们就每周末都陪儿子进山；



殷然在家里堆满了虫子，他们就跟着一起研究。导演手记里提到，有一段时间殷然喜欢挖掘机，妈妈就陪着儿子蹲在路边，看了整整3个小时挖掘机。

面对镜头，殷然的妈妈说：“我们大人总在想这事有没有用，到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我和殷然只是享受了那一刻。”

不要以为妈妈会因此放松对殷然学业的督促。在找虫子的空当，妈妈总会见缝插针地让殷然背诵学过的古文，监督作业完成情况，让殷然懂得先把该做的事做完再去玩。她甚至会把上山找虫作为教育的机会：一只壁虎被一条蛇盯上，我们该不该帮壁虎？这是一个无关对错，只关乎当下个人选择的哲学命题。

李莲怡娜的爸爸明白女儿未来的路要靠自己走，所以尽管不舍，还是放弃了女儿摩托教练的身份转做后勤，给她更广阔的天空去飞。国豪的爸爸原本不理解儿子从打乒乓球转行打电竞的决定，后来却到场助阵，帮儿子完成“以父之名”的逆转。这一退一进之间，其实是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父母做出的不同选择。

面对那些有天赋的孩子，到底该如何守护他们的热爱，让他们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每个父母都有自己的想法。

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永远是最重要的一环。“00后”的父母大多是“75后”和“80后”，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本身就具备了比老一代人更开阔的眼界和更灵活的思维，不会囿于“父父子子”的威权思维。对于如何平衡喜好和学业、创新与传统的关系，他们拥有更多的经验。而与之相配的，就是一套只属于这代人的教育理念。

《小小少年》更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探讨了教育这个更大的话题，这也让纪录片拥有了足够的深度，成为了解中国社会现在与未来的一个绝佳窗口。

不过归根结底，抛开所有的宏大命题不谈，《小小少年》本身就值得被铭记。那些关于少年的闪光瞬间被记录下来，也许孩子们长大后走的路会不同，但当他们回望的时候，还能看见起点。

（酣中客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苏东坡的“坡”与海明威的“海”

●张 炜

有一本书叫《海明威与海》，抓住了“海明威”与“海”的意象对应，讲了海明威的海洋性格，写他一生与大海的不解之缘：不仅是作品内容多与大海有关，而且实在有着男子汉迎风破浪的闯荡精神。海明威喜欢海上冒险，“二战”时曾把自己的游艇改成一条侦察船。晚年，他在古巴哈瓦那海边买下一座院落，命名为“瞭望山庄”，“瞭望”的对象当然是大海。

海明威身上没有多少“土性格”，也缺乏许多作家向往的田园诗性。他是一个很野性的人，性情十分开放，热衷于野外冒险。战争期间他到过西班牙和法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一些战斗。他的性格是不安的、多方游走的，像水一样漫流和冲荡，当然很难安稳地居守土地。要写作就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窝，这样才能持续地思考和阅读，然而这对海明威而言只是短暂的时光，从其一生的行迹上看，只要在一个地方安稳待一阵，他很快就无法忍耐，一定会出行，去打猎，去钓鱼，去看拳击，或者去畅快地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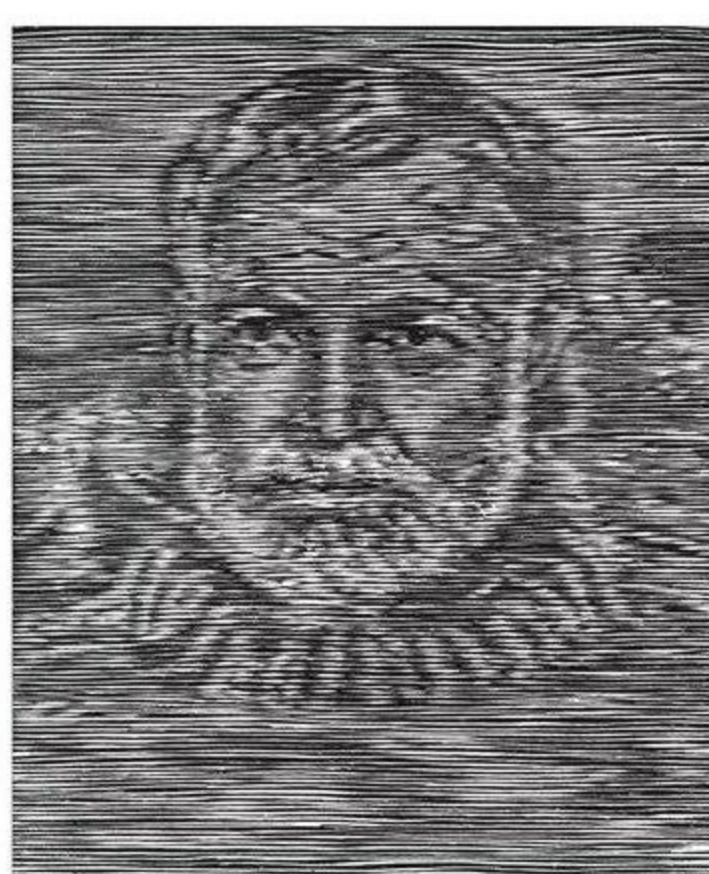
树木是需要扎根于土地的，而动物，包括人会到处游

走。与海明威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国籍的作家福克纳甚至有过一个妙比，他说上帝凡是要它四处走动的，就把它做成长的，比如牛和马、火车等；凡是不让它走动的，就将它做成高的，比如树木、烟囱、人等。这可爱的联想和比喻也许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他本人就有这样的觉悟，也有这样的恪

的需要来讲，种子非常需要土的培植，要在土中不断地萌发。水中也有许多植物，如水草等，但毕竟不如泥土上的绿植多。所以一个作家的“土性格”，往往意味着强大的生长力。福克纳写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海明威只写了四五部。海明威的写作仿佛有些困难，不到六十岁就丧失了创造力。而福克纳的创作显然更富生长力，去世前仍有诗集和长篇小说出版。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数量为北宋文人之首，其创造力无与伦比，好像随手就是锦绣文章，从无艰涩。他谪居黄州的时候开垦了一处坡田，“东坡”之号由此而来。他从此打算做一个农民，踏踏实实地跟当地农民学习种地，一天到晚奔走在这块坡地上，腰间系一个浇地用的大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名句，就是他在这儿写出来的。他一生渴望安居，想学陶渊明，拥有自己的一片田园，但命运偏偏让他到处奔波，不让他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但他是生就的“土性格”，生长力异乎寻常：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要伸展绿芽。

苏东坡出生于多水的南



守，一辈子尽可能地待在自己的农场里，实在不得已才出一次门，比如为了生计到好莱坞去写电影脚本。

如果一定要将他们二人做一个比较和区分，那么海明威显然更像“水性格”，而福克纳则是“土性格”。单就生长



方，一度对干旱的北方如密州等地极不适应，但一旦安定下来就要精心经营。他对山河大地充满探胜心，挚爱而好奇，所以旅途上总是十分用心地品味赏览山水风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适应奔走辗转的人生，相反，这成为他最痛恨的事情。晚年谪居海南儋州时，他和大海有了密切接触，也度过了最苦最难的一段岁月。当时他已经做好在凄风苦雨之地了结一生的准备，搭起草寮安顿自己，然后开始读与写，完成了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几部著述，还创作了许多辞章。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长力，是因为心中始终拥有一片肥沃的田园。

原来所谓“土”与“水”的性格区别，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或者像水一样汹涌，或者像土一样沉厚。水是流动不宁的，时而激扬奔腾，不然就成了一潭死水；而土是沉默固守的，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然后即有萌发和生长。水是生动鲜亮的，令人耳目一新；水的冲击给人奇崛震惊的感觉，那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土的承受和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好像天生如此；土没有声音，不会喧哗。水在行动时有巨大的响声，甚至会呼啸。总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形象，没有什么好或不好。我们在这里将其比喻为不同的写作者、不同的性格，也只是借用和联想而已。我们也应该知道：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

苏东坡如果没有在黄州开垦的那片坡地，也就没有了一

生最满足的几年田园生活，甚至连他传扬天下的名号也不会有。这块坡地对他真是非同小可。种植者必要依赖土地田园，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而对一心思念和留恋田园的苏东坡来说，要得到一小块可以厮守的土地却是那样难。除了在海南岛的临海而居，另有在山东半岛登州出任了五天太守，他这一生都在大地上辗转，他的作品写尽了各种植物，对他而言好像没有不毛之地，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能播种和收获。

他有“苏海”之称，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说其宏大的气象。一切都有赖于他那片坡地上的强大生长力。哪怕处于极端的干旱和龟裂，在他人看来已经没有一丝生长的可能——如“乌台诗案”时被羁押在狱，在日夜折磨催逼的严酷环境里，他竟然还能写出惊人的辞章。原来，生长就是土地的常态。

海明威的“海”则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海里有冰山，有鲸鱼，也有海洋植物。大海掀起的风暴潮是惊人的，它会吞噬和漫卷大片陆地。海在阳光下安静着，等待风，等待激扬的时刻。水面下有一种庞大的动物突然出现，让人惊叹。一座冰山之所以雄伟，是因为它的绝大部分在水下。海明威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故事，提供了那么多的谈资。他停下来的时候，就像一片静海那样平淡。

（果 果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八个关键词》一书，李小光图）



艺道之交 不论钱

●何海霞

1934年，大千先生到北平举办画展，我十分敬佩大千先生的画艺才学，意欲拜师。一位裱画师傅要我画一幅画挂在店里，待先生来看了，相机关说。

我画了一幅《钩鸟图》，大千先生一见，果然欣赏，便问：“这是谁画的？”裱画师傅说：“是何海霞，一位青年，非常仰慕您，极想拜您为师哩。”先生连说不敢当，表示很想晤面。

后来我备了百元银洋贽礼，拜在大风堂门下。可是过了不久，大千先生手托着百元银洋又还给了我。他说：“你送来，执弟子礼，我如不收，非礼也。现在我还给你，表示师礼，你如不收，亦非礼也。我们都是寒士，艺道之交不论金钱嘛！”

（海城楼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一书，何海霞图）

秋成老先生是我极为佩服的前辈。他早年参加革命，随大军南下，在我家乡那个小县担任文化馆馆长，因文采和相貌出众，获得本地川剧名旦的芳心，二人夫写妇唱，成为本地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但好景不长，动乱来临，以往好的，变成坏的；以往美的，变成丑的；以往幸福的，自然就变成了不幸。

曾经的幸运儿与文化楷模秋成先生，理所当然地变成了“黑五类”。他那美丽的妻子，为了不跟他一起变“黑”，举报了他之后，带着女儿与他划清界限。

世间最痛的刀，莫过于亲人下手捅的。秋成在一系列的打击中，终于倒下了。当一个人生不如死的时候，死不仅不可怕，甚至令人向往。想着一死，所有痛苦与悲伤如生满虱子的老棉袍被扒去的感觉，秋成忍不住对着土牢房的暗黑角落，发出阵阵笑声。

悲到极处是笑，笑过之后，便有大事发生。

那天夜里，秋成将衣裤撕成一根根布条，布条在他指尖穿梭，仿佛是在给幼时的女儿扎小辫，女儿柔顺的头发，左缠右绕，变成一根美丽的麻花辫。可惜，那样的画面，如今连梦里都不会出现了。

“唉……”他忍不住长长地叹息一声，将编好的布绳搭上木栅栏。他用颤抖的手将它绾出一个绳结，准备用力将身子往下一沉的一瞬间，脚下有人敲了他一下。他说：“别拦我，让我死！”

下方的人回答：“不拦你，先等一下，听我说句话，不耽误！”

他把头收回来，看到说话的，是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中年男人，早几天就被关进来

白水火锅

●曾颖

了。但因为自顾悲痛，他没注意对方的存在，只大致听说对方是个医生，姓傅。

医生见他回了头，笑笑说：“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看

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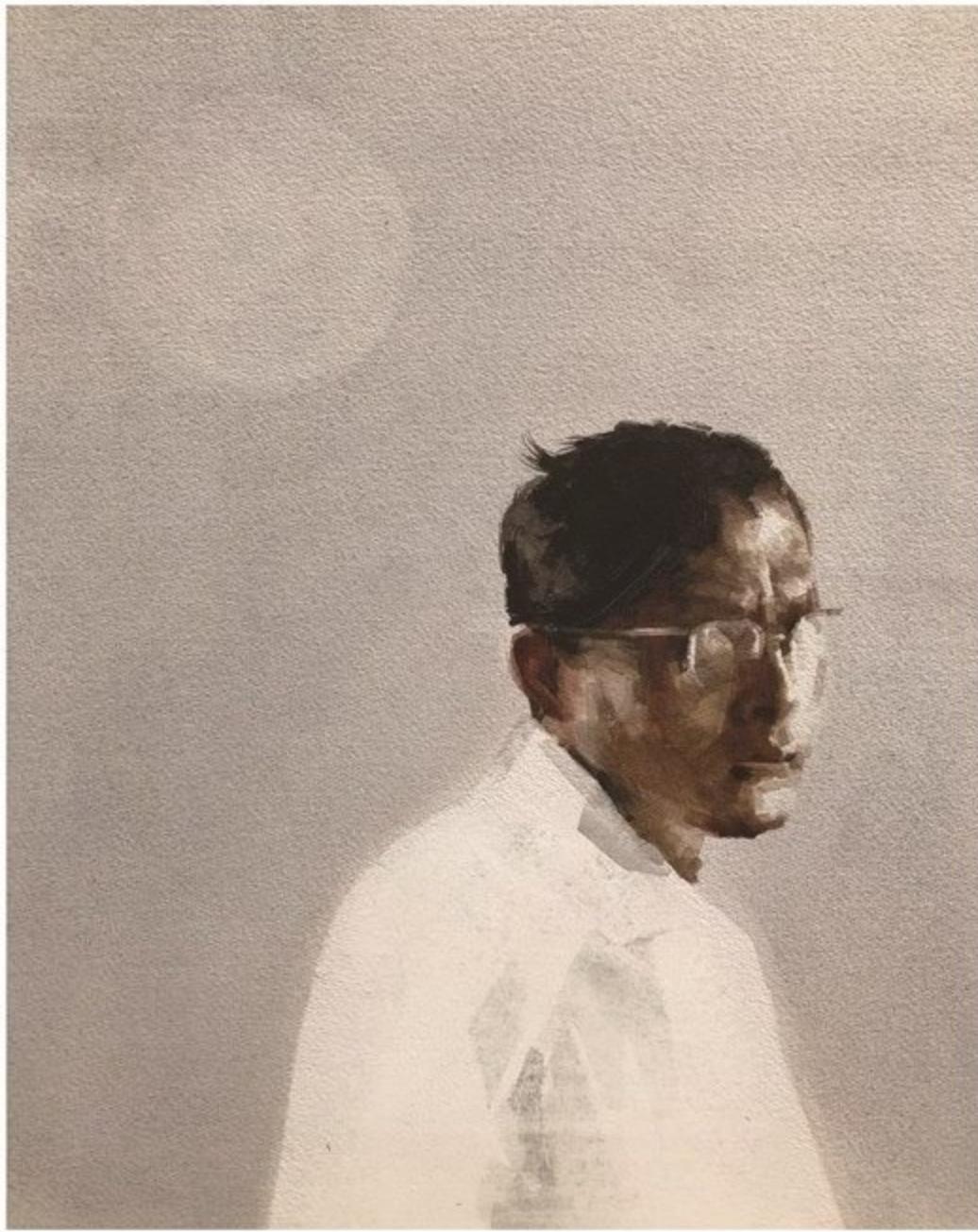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秋成忍不住有点愤怒。

医生点点头，说：“这可不是小事，六道轮回听说过吗？饿着肚子去死，要进饿鬼道，永不得超生！”他说着，一搓手，长吸了一口气。

秋成也吸了一口气，凉凉的。

“我倒是有个主意，你吃点东西再死，行不？”傅医生用商量的口吻说。

“这大半夜的，在土牢房里，哪儿去找什么吃的？”秋成的思路，已跟着医生走了。





“这好办，今天下午过堂的时候路过伙食团，我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这阵正好派上用场。”傅医生伸手从床上的草席下翻出两个土豆，笑呵呵地说，“我们把它们吃了，你继续去死，我继续睡。”

“可这是生的，怎么吃啊？”秋成嘟囔着说。

傅医生听秋成这么说，得意地笑笑，说：“有办法，有办法！”

他伸手从板床下面摸出一个饭盒，饭盒里有一把小铁尺。再从窗台上拿过一个医用玻璃瓶，从里面倒出些水来，用衣襟蘸了，把两个土豆擦得铮亮，然后用铁尺，很笨拙地将土豆切成几块。他努力想切成片，但尺子没有让他得逞。

接下来，他从窗台上取下煤油灯。亏得这是一个并不专业的土牢房，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居然被忽视了，看守们都睡了，才使得牢中两个犯人，有了偷火的机会。

傅医生把饭盒放到油灯上方，问秋成：“你最想吃啥？”

秋成说：“就这两颗土豆，你还能变出火锅来不成？”

秋成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脱口就说出火锅来。大概是他那川剧名旦妻子喜欢这一口，常吆喝着要吃，他们一家人围着火锅，有过太多温暖回忆吧。但越是温暖，越让人心寒。想着想着，不由得眼泪又下来了，油灯、小饭盒和傅医生，都模糊起来。

傅医生道：“火锅？好办！你等等。”

他伸手往窗外，努力摸，

像抓鱼一般，眼珠一转，有了发现，收回米时，手里已有了两只青辣椒。用尺子剥，青椒并不爽快地断开，他索性抓起米瓣成几段，扔进饭盒。饭盒里已开始冒起蟹眼珠一般的水泡。他一看，高兴地说：“快开了，让我再加点料！”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口袋，挖出一颗东西，捣碎，扔进饭盒。

“这是什么？”秋成问。

“谷氨酸钠，就是你们常说的味精，那天我在医务室看病，顺手……要了几颗！”傅医生对那一小饭盒隐隐开始冒出香气的土豆，有些得意，“这难道不是火锅吗？锅下有火，锅里有食物。虽然是白水汤，但白水最养人！还能给人想象，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秋成被他莫名的乐观，引得笑了。这是他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笑，他也久违地有了关注自己以外的事物的愿望——眼前这个乐观得有点像疯子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如何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趁着土豆没熟的当口，傅医生聊起了自己的身世。他也是当过兵的，早年和村里15个弟兄一起出来当兵打鬼子，中条山一战，一起出来的弟兄就只剩他一个了。他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后来，日本人投降了，他不愿再打仗，和几个战友一起逃到川西，各自凭手艺做起了小买卖。他因为在军队里学了几天医，就开了一个小小诊所，还和当地一个女子成了家。共和国成立，他们主

动向政府汇报了自己逃兵的身份，虽中途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算还算是过了十几年安稳生活。如今以“潜伏特务”的身份被管制起来。但就算被枪毙，他也比当年那15个弟兄赚了——多活了这么多年，有了妻子和儿子，虽然离了婚，但主意是他定的，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以保全妻的工资，他们娘儿俩才能活下去。至于自己，没关系，这教室改成的土牢房，不算自己待过的最恶劣的地方。最起码比尸堆强，此时此刻，还有火锅可以吃！

秋成搛起一片土豆，放进嘴里，口中鼻里，顿时泛起一团蒸汽，将微弱的灯光，渲染得一片温暖……那个场景，是秋成一生难忘的，直到30多年后我采访他时，他眼神中还闪着盈盈的泪光——那时老天爷在极寒时节给他送来了一点火星，虽不足以暖身，却点亮了他心中暗灭了的希望。

那天晚上，他们俩像古时的诗人，在寒月当空的夜里，坐在小小的乌篷船上，任那白水煮出的土豆片的暖暖香气，点亮他们头脑中那些残存的美好记忆，让它们如渐冷的木炭，死灰复燃，星星点点……

多年后，两位相识于土牢房的狱友，偶尔会坐到一起，泡两杯香茶，煮一小锅白水土豆或青菜。其时，他们已什么都不缺，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在吃养生餐，而他们则相视一笑，只字不提。

（张秋伟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川味人间》一书，王 赞图）



《波斯语课》剧照

装载着一群犹太人的卡车上，一个饥饿的人用偷来的波斯语神话书，和吉尔斯交换三明治。他特意强调神话书极有价值，结果这话成了吉尔斯后来命运的隐喻。

其他犹太人都被枪决，生死攸关之际，吉尔斯拿出神话书谎称自己是波斯人。没料到，恰巧有一个纳粹军官正在以 10 个肉罐头为奖赏，让属下到处寻找波斯人。关乎生死的难题摆在吉尔斯面前：向命运妥协，还是将计就计继续演绎谎言？吉尔斯选择了后者，以“波斯人雷扎”的身份走进虎穴，就此开始“绝地求生”。

这是电影《波斯语课》气氛阴沉、紧张的开头。

一提起反纳粹题材的经典电影，我们会想起《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朗读者》《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些电影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去反映写满苦难和创伤的黑暗历史。

《波斯语课》改编自德国编剧沃夫冈·柯尔海斯根据真

实事件写成的小说。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在集中营里，语言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电影中，两个人的命运被一门语言捆绑到一起。纳粹军官科赫，为了将来去德黑兰开餐馆开启新生活，一心想学波

语言， 是渡人的

●沈杰群

斯语；犹太人吉尔斯，为了保命，不得不战战兢兢地独创一门不存在的“波斯语”。

当每日要求教授的单词量从 4 个变成 40 个，吉尔斯陷入绝境。

就在此时，吉尔斯因为字迹漂亮工整，获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写犹太人名簿的差事。当吉尔斯抄写着一行行受难同胞的姓名时，猛然想到：可以将这上千个人名的词根，直接转化为“波斯语”词汇。

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后学到的所有新词，被他赞叹为美妙的“波斯语”，其实都来自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语创作了一首关于和平的诗，吟诵给吉尔斯听，那一刻窗外传来屠杀犹太人的声音。

剧情至此，《波斯语课》彻底揭开了其创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细节都会令观众陷入沉思。

比如，科赫如此在意名簿字迹的工整度，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始终对具体姓名视若无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这些犹太人的名字，就会发现吉尔斯编造的巨大谎言。可是，渗进骨子里的残忍和傲慢，让科赫最终被困死在这个谎言里。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来历、姓名、长相……都成了无人在意的信息，所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在纳粹军官眼里只是一个个编号，甚至只是一件件统一的囚服。

“物化”一个人，是对人尊严的深度践踏。这一点在很多反纳粹题材电影里都有体现。例如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纳粹军官的儿子对眼前的罪恶一无所知，为了帮犹太人小伙伴一起寻找他的爸爸，军官的儿子也穿上了“条纹睡衣”——犹太人的囚服，结果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关进了毒气室。

又比如，科赫对吉尔斯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表现出和待其他犹太人有天壤之别的善意。但是，吉尔斯看向科赫的目光，除了小心翼翼，还散发

出愈发明显的冷酷与恨意，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死的选择——吉尔斯宁可替他人赴死，也不愿继续苟活。

科赫辩解自己没杀过人，但吉尔斯直接指出，他为刽子手准备了食物。这不由令我们想到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离审判。在海关，试图逃往德黑兰的科赫满口假波斯语，自然引起怀疑，被扣押审问。而另一边，幸存的吉尔斯，坐在盟军的营地里，清晰地背诵出了2840个犹太人的姓名。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营给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尔斯默默重复着面前每个人的名字，并非只为了强化记忆，吉尔斯悲悯的眼神是在告诉我们：记住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不是为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在替历史铭记。

片尾，吉尔斯背诵了很久，整个营帐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倾听着。这一段，也丝毫不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到冗长。我们愿意听他讲出每一个在世间存在过的人，哪怕到最后，他们的一生只剩下一个名字，他们也应该被记住。

吉尔斯在逃出集中营的路上，回眸凝望，这个画面仿佛是全片微小又凝练的注脚——语言，是渡人的。吉尔斯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一门独特的语言。这门语言渡他逃过一劫，也因为他，同胞们的存在留下了唯一的证据。

（梅之傲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4月13日）

吃饭与养亲

●流沙河

古代官吏出差，途次投宿驿亭。官阶高的自有膳食供应，一般小吏就须躬亲炊爨，好在锅灶柴火现成。怕麻烦可自带焙干了的饭粒，讨碗热汤，泡了便吃。南宋亡国，江南的蒋捷逃难，有词句记事云：“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正是如此。

比蒋捷早八百多年，南朝刘宋之初，小吏陈遗出差，总是肩负一袋稻米，自煮焖锅饭吃。饭毕，他便铲起锅底焦饭（川人谓之锅巴），置于囊中，随身带着。出差既久，积存满囊，却又不吃。原来是他母亲爱吃这个，他才不惮其烦地沿途煮焖锅饭——若是先煮后蒸，就无锅底焦饭可铲。谁知途遇叛乱，逃窜日久，不得回家。待到乱平，提着那囊锅底焦饭赶回家中，母亲双眼已哭瞎了。陈遗进门，跪地哭拜，竟使母亲复明。

更早千年，孝子曾参说过：“初做小吏，月薪三釜米，赶快背回家，供养双亲，我心头真快乐。双亲去世后，月薪提高到三千钟米，领到手，只想哭。啊，还我的三釜米吧！”

想起我小时候，有长辈问：“长大干啥？”回答：“做事。”又问：“做事干啥？”又答：“挣钱。”再问：“挣钱干啥？”再答：“供妈。”母亲在旁听了，笑得很甜。我十九岁时领稿费十五万（此系旧币），全交与母亲，自己徒步到成都去参加工作。七年之后罹祸，只领生活费，再无钱供妈，如是者二十年。至今心中有愧，觉得小时候的回答欺骗了老人家。而今我也老了，欲养亲而年不待了，为之一叹。

（火箭熊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书鱼知小》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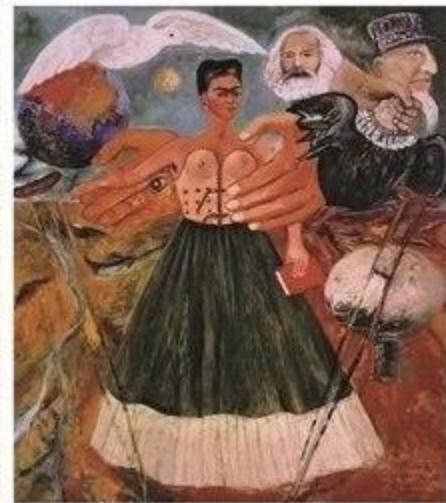




《波尔多的卖牛奶姑娘》



《跳舞的哥萨克人》



《马克思主义让病人重获健康》

画家们的最后一幅画情形各有不同：有的画家突然离去，其遗作纯属偶然；有的画家早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有意为这场谢幕画上完美的句号。有的作品在画家临终前几年就已完成；有的作品直至画家生命终结仍未画完……在这一幅幅最后的画中，人们能够看到艺术大师怎样以艺术的方式探讨生命最后的悸动，定格人生路上的勇气和恩宠。

最后的一幅画

● [法] 贝尔纳·尚巴 ◎孙庆昕 译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波尔多的卖牛奶姑娘》

晚年的戈雅和他年轻的同伴莱奥卡蒂娅在法国波尔多居住。戈雅给儿子写信道：“我会非常长寿，活到 90 岁，所以你要帮我做一些金融投资，以备养老。”可是，不久之后他被发现罹患会阴肿瘤，命不久矣。但他并不因此颓丧，而是在花园小屋里睡午觉，喝热巧克力。冬天寒冷，下雪结霜，戈雅和莱奥卡蒂娅搬到高处，尽管上下三层楼梯有些不便。

在楼上，他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卖牛奶的迷人姑娘赶着驴车路过。戈雅想把她留在画

中。他省略了驴子，只留一罐牛奶。观画者用仰视的视角，看到卖牛奶的姑娘要走下来提牛奶。背景天空有些阴暗，但天空的一侧蓝绿交融，这清丽的色彩展示了戈雅当时的心情——画美女是一件幸福的事。卖牛奶的姑娘用披肩遮盖头发和肩膀。

戈雅很擅长画这类人物肖像，他对面部做了一些改动，没有对手部进行细节描绘。我们可以从画中姑娘的脸上发现一丝忧伤，而这忧伤更可能是老画家本人的。由于戈雅经常重复使用画布，我们在左侧背景景色中隐约可见一个长胡须男人的头部。

1828 年年初，戈雅的肿

瘤恶化了，但他未留意。4 月 1 日，戈雅很高兴地和前来看他的孙子共进晚餐。第二天，戈雅昏迷了，不省人事，当他慢慢恢复意识后，发现身体已然偏瘫。82 岁生日后的第 3 天，他口述了一封信给儿子。当信件到达儿子手中时，戈雅已经去世了。

莱奥卡蒂娅一直保留着《波尔多的卖牛奶姑娘》，但两年后，她因为生活困窘把这幅画卖给了戈雅的一个银行家朋友。她说，戈雅曾要求她不要贱卖这幅作品。

列宾，《跳舞的哥萨克人》

1924 年，80 岁的列宾绘制了十几幅普希金和哥萨克人



的肖像。由于年岁已高，右手拿不起画笔，列宾只好尽力训练左手绘画。由于不能长时间托举调色盘，他将一条带子绕过脖子，把调色盘挂在胸前，坚持创作。晚上，列宾会读几页果戈理的书，喝一小杯伏特加，看一眼书架上的军刀，脸上闪过一丝哀伤。

列宾 83 岁时创作了大幅作品《跳舞的哥萨克人》，描画哥萨克人的传统舞蹈，有杂技、旋转和跳跃。画中，对角线右侧的大胡子舞者置身彩色旋涡中，穿着闪耀的袍子，爽朗大笑，纵情舞蹈。列宾用蓝色长线条，融合红色与金色，展现出节日自由欢乐的场景和哥萨克人蓬勃的生命力。他一边用手微调画布上的线条，一边说：“好欢快的场面，即使百岁老人也想参与其中！”

列宾非常珍爱这幅作品，前后用了两年完成。86 岁时，他在房前的小路上慢慢散步，看着路两边的白桦树，感慨岁月不饶人。他遗憾没能亲自挖好墓穴，但他提前在墓穴前种上了一排玫瑰花。

弗里达·卡罗，《马克思主义让病人重获健康》

弗里达·卡罗一共做了 7 次脊椎手术，她平日里穿着固定脊柱用的石膏背心，依靠轮椅移动。她的房间里有大量水晶小动物摆件和美洲原住民风格的小雕像。

弗里达经常在床上作画，偶尔在工作室里创作。在《与简法瑞医生的自画像》中，弗里达坐在扶手椅上，一旁是移

植外科专家简法瑞医生的画像。这位医生给了弗里达很多支持和鼓励，让她重拾生活的乐趣。

1953 年 8 月，弗里达接受了右腿膝盖以下截肢手术。安装义肢后，她行动困难，每天用“生的乐趣”去抵挡不断侵袭的绝望感。于是，她创作了小幅画作《马克思主义让病人重获健康》。画中的弗里达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面孔，她的皮肤呈古铜色，黑色的眉毛连成一线，上身穿着皮质胸衣，双腿隐藏在一条绿色的百褶长裙里，拐杖被丢弃在两旁，两只大手撑扶着她，马克思的面孔浮现在空中。弗里达手中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应该是《共产党宣言》。这幅画采用双联画模式，代表战争与和平，它的一旁是核武器的拥有者“山姆大叔”，另一旁是“和平鸽飞向苏联”。

1954 年 7 月 2 日，弗里达在墨西哥参加反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内政的示威游行。在当时的照片中，弗里达左手挥舞着标语，头上有白鸽飞过，这是她留给世人最后的影像。游行结束 11 天后，弗里达因肺炎去世。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在她最后的几页日记里发现了一幅草图，上面画着一具穿着制服的骨架，弗里达在



《两个喜剧演员》

一旁写道：“我希望临终时是快乐的，我希望再也不要回到人间。”弗里达相信，人会随时死去，但生命永恒，循环不止。

霍珀，《两个喜剧演员》

84 岁的爱德华·霍珀穿着方格子衬衫和纯羊毛裤，坐在高脚凳上，在一旁较低的椅子上放着调色盘。他神情淡然地凝视着面前竖立的画架和刚完成的画作《两个喜剧演员》。画中的两位演员穿着喜剧戏服，似乎是在百老汇上演莎翁名剧。此时是 1966 年 11 月 10 日。

爱德华的这幅画里有人物亮相，但亮相即退场，两个身穿纯白戏服的演员在向观众行谢幕前的屈膝礼。幕布将缓缓垂下，这是在隐喻爱德华将告别绘画生涯，抑或将与世长辞？爱德华以台下观众的视角绘出深暗的背景前，两个演员站在舞台的临界处，向前一步即是虚空。现实与画景相融，画中的两个喜剧演员正如爱德华和他的妻子乔瑟芬，一高一矮，并肩拉手，另一只手都贴于胸口，互致爱意。

《两个喜剧演员》中的幕帘像一种无声的预示。不久之后，在圣文森医院，爱德华接受了疝气手术。术后，爱德华回到家中。5 月的某个黄昏，他在躺椅上悄然离世。妻子乔瑟芬写道：“弥留之际，他神情祥和。”而后，未至一年，她也离开人世。

（驰 车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最后的一幅画》一书）



奖励的隐形成本

● [美] 丹尼尔·平克 ◎ 龚怡屏 译

一部美国文坛上经久不衰的作品，给我们上了有关人类积极性的重要一课。

马克·吐温在其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写道：

汤姆接到一个无聊的任务，把波莉姨妈 75 平方米的栅栏刷成白色。这项工作一点不能让他兴奋，“生活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活着仅是一种负担”。就在汤姆灰心绝望的时候，一条“聪明绝伦，妙不可言”的妙计涌上心头。当他的朋友本漫步到他面前准备嘲笑他的时候，汤姆做出了很疑惑的表情。他说，把颜料涂到栅栏上不是苦差事。它是一种特权，是一种内在激励方式。这活儿看起来很诱人。当本问他能不能让自己刷几下的时候，汤姆拒绝了。直到后来本以自己的苹果作为交换，

汤姆才给了他刷栅栏的机会。

很快，其他男孩也来了，他们都掉进了汤姆的圈套，好几个男孩都刷了栅栏，而且最后这都算作汤姆的功劳。

从这个有趣的情节里，马克·吐温提炼出一条有关积极性的重要原则：“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情。”马克·吐温还写道：“在夏季，英国有钱的绅士每天会驾着四轮马车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上 30 至 50 千米，他们为这种特权花了

很多钱。可是如果因此付钱给他们，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就撒手不干了。”

换言之，奖励有时候很奇怪，它就像对人的行为施了魔法：把有意思的工作变成苦工，把游戏变成工作。它通过减少内在激励因素，让成绩、创造性甚至善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倾倒，我们称这一现象为“汤姆·索亚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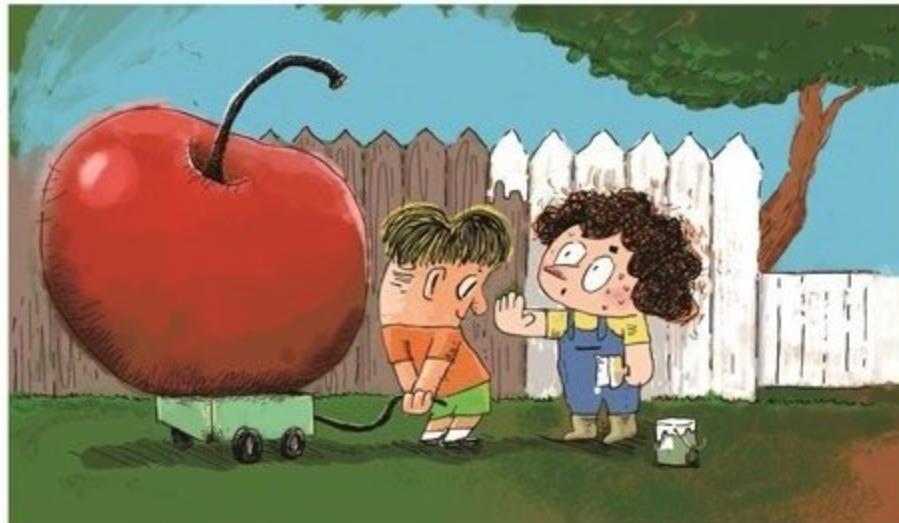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不一定是奖励本身破坏了人们的兴趣。当人们不期待奖励的时候，奖励对他们的内在积极性没什么影响。

只有有条件的奖励——
如果你做这个，那我就给你那个，会产生负面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如果—那么”型的奖励要求人们放弃他们的一部份自主

权。如果绅士驾着马车不是为了开心，而是为了钱，他们就不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了。这就像装着他们积极性的篮子裂了一条缝，他们每项活动的乐趣都被抽干了。

如果为了鼓励孩子学习数学，每写完一页作业就给他一些钱作为奖励，那么短期内他会更勤奋，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会失去对数学的兴趣。

（仰 岳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驱动力》一书，黎承轩图）





小说的眼睛

●冯骥才

在短篇小说中，其眼睛有时是一处细节。莫泊桑《项链》中的假项链，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中的画在墙上的藤叶，杰克·伦敦《一块排骨》中所缺少而又不可缺少的那块排骨，都是很好的例子。再如在契诃夫的《哀伤》中，老头儿用雪橇送他的老伴儿到县城医院去治病，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他怀着内疚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诉说着自己如何对不起可怜的老伴儿，发誓要在她治好病后，真正地爱一爱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伴侣。然而他发现，落在老伴儿脸上的雪花不再融化——老伴儿已经死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战栗的细节！于是，他一路的内疚、忏悔和誓言，都随着这一细节化成一片空茫茫的境界。

我曾经找到一个小说的眼睛，就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的伞。

我在一次去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一对夫妻，由于女人比男人高出一头，受到车上人们的窃笑。但这对夫妻看上去有种温情融融的气息，使我骤然心动，产生了创作欲。以后一年间，我的眼前不断浮现这对矮高夫妻由于违反习惯认知而有点怪异的形象，断断续续为他们联想起许多情节片段，有的情节和细节还使我自己也感动起来。但我没有动笔，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凝集起全篇思想与情感的眼睛。

后来，我偶然碰到了——那是一个下雨天，我和妻子出门。我个子高，自然由我来

打伞。在淋淋的春雨里，在笼罩着我们俩的这把遮雨的伞下边，我陡然激动起来。我找到它了，伞！一把将两个人紧紧保护起来的伞！有了这伞，我几乎一瞬间就轻而易举地把全篇故事想好了。我一时高兴得把伞塞给妻子，跑回去马上就写。

我是这样写的：矮高夫妻在一起时，总是高个子女人打伞更方便些。往后高女人有了孩子，遇到日晒雨淋的天气，打伞的差事就归矮丈夫了。但他必须把伞半举起来，才能给高女人遮雨。经过一连串令人心酸的悲剧过程，高女人死了，矮丈夫再出门打伞还是习惯性地半举着，人们发现，伞下有长长一条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何东西也补不上……对于这伞，更重要的是伞下的空间。

这伞下的空间里藏着多少苦闷、辛酸与甜蜜？它让周围的人们渐渐发现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纯洁与真诚就在这里。

这把在斜风细雨中孤单单的伞，呼唤着不幸的高女人，也呼唤着人们以美好的情感去填补它下面的空间。

小说的眼睛就像人的眼睛。

它忽闪忽闪，表情丰富。它也许是要明白地告诉你什么，也许要你自己去猜、去想、去悟。它是幽深的、多层次的，吸引着你层层深入，绝不会一下子叫你了然。

这，就是小说的眼睛最迷人之处。

(枫林晚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巷》一书，王原图)



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 「加拿大」丹尼尔·列维廷

◎ 林凯雄 译

从古至今，无论来自何种文化背景，母亲都会唱歌给自己的孩子听。音乐能安抚婴儿，是因为听觉刺激与其他感官刺激不一样——声音能在黑暗中传递，因此即使婴儿闭着眼睛也没关系。声音仿佛是在我们的脑中产生的，不像图像是从外界获得。在婴儿的视觉感受器完全成熟（即能分辨母亲与其他人的模样）之前，他的听觉感受器已经能分辨出母亲的声音。

为什么母亲会不自觉地对婴儿唱歌而不是说话？为什么婴儿会觉得歌声听起来尤为安心？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音乐（而不是说话）会激发人脑中某些非常古老的部分，包括小脑、脑干和脑桥，这些部位在所有哺乳动物的脑中都可以发现。音乐有重复的节奏与旋律，这赋予它语言所不具备的可预测性，而这种可预测性能抚慰人心。

摇篮曲是最经典的安慰之歌。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摇篮曲都有着相同的特点和类似的结构。第一，它们有实际用途，我们用摇篮曲来安抚别人而不是安抚自己。第二，它们有模式可循——摇篮曲通常以一个很陡的起伏开始，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这是为了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再平复听众被撩起的情绪。当然，摇篮曲并不只是用来安抚婴儿的。新手妈妈在育儿过程中会有强烈的不确定感与担忧，唱歌既能安抚婴儿，也能安抚母亲。因为唱歌需要有规律、有节奏的呼吸，对母亲来说，这如同冥想。摇篮曲缓慢而平稳的节奏，可以稳定呼吸、降低心率、放松肌肉。

在焦虑、难过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听悲伤的慢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乍一看，快乐的音乐才能振奋人心，但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会分泌催乳素，这是一种具有镇静效果的激素。悲伤会造成生理上的变化，这种适应反应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们储存能量，让我们在受到创伤后重新规划未来。



不过，化学分析表明，不是所有的泪液中都含有催乳素——它不在我们喜极而泣流下的泪液中，不在双眼干涩或受到刺激时分泌的泪液中，只出现在我们感到悲伤时分泌的泪液中。悲伤的音乐可以“骗过”我们的大脑，让它分泌催乳素来响应我们通过音乐想象出来的无害的创伤，从而调节我们的情绪。

除了神经化学层面，我们还能在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层面找到更好的解释。在难过的时候听悲伤的歌通常能抚慰人心。研究人员表示：“这基本上就是在说，现在有另一个人陪我站在悬崖边上了。这个人理解我，了解我的感受。”哪怕这个人是陌生人，这种关系也能帮助我们度过恢复期，因为仅仅是被理解的感觉，似乎就能让我们好许多，这也是谈话型心理治疗对治疗抑郁症效果显著的原因。

（深 味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一书，（西班牙）毕加索图）

做记者时，我工作的媒体大楼里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警卫大叔。他常常踱着小碎步，穿行在大楼里，像《百战天龙》里的主人公马盖先一般检查各种设施和设备。如果发现像烟头一样细碎的垃圾，他便好像瞬间拥有了和神探加杰特一样的弹簧胳膊，一伸手就能迅速将垃圾捡起并装好。

老人平时揣着一个印有“××银行”标志的破旧皮手账，像对待珍宝一样小心翼翼。我很好奇里面写了什么。

一天，老人在咖啡自动贩卖机旁打开手账，认真地看着什么。我萌生了好奇心，于是找准时机，蹑手蹑脚地走近他，静悄悄地在一旁偷看。但不知为何，我只看到了用粗圆珠笔用力写下的几行孤零零的纪念日。手账上相同的内容好像不止一处，好多都是重复的内容。

“4月23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2月17日：老伴儿的生日。

4月23日：遇到你的日子。

2月17日：你的生日。”

第一次跟妻子见面的日子？虽然我可以由此看出老人平时宠爱妻子，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同样的内容重复写多次。

没过多久，我的疑惑就解开了。在几个月后，警卫大叔辞职的那天，我听到一个令人哀伤的消息。他低着头，说：“不久前，我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怎么说呢，我的记忆力在悄悄地衰退，我感觉自己珍藏的宝藏正在被偷走。”

“是吗？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嗯。早上醒来时，我所有的记忆都很模糊。我已经记不清昨天的事情了，一年前的事情更是从脑袋里消失了。过去的记忆变得混乱，我几乎没有清晰的回忆了。好在遗忘的速度不是太快，这算是唯一的安慰吧。”

“嗯……”

“哈哈，表情不要那么严肃。不然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吧。我要把上天

赐予我的每一天当作我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

“最年轻的一天……”

“对了，自从在医院接受诊断和治疗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即使我忘记其他全部事情，我也不能忘记老伴儿的生日。”

老人哽咽了，我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我虽然有许多疑问，却开不了口。此刻，我想不到比沉默更好的表达。

虽然没有开口，但老人吐露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声叹息，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感知到他的故事和叹息中掺杂着的悔恨、遗憾，以及对生活的眷恋等复杂情感。

和电影《记忆碎片》里患有短期失忆症的男子，为了重新构建自己的碎片记忆而选择在身上刻满文身一样，老人也似乎是为了抓住对妻子的回忆，才拼命地在手账里写满同样的文字。

至今，每当我看到与老人的手账类似的手账时，总会想起老人哽咽着说出的那句话。那句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遗忘：“我要把上天赐予我的每一天当作我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

（心香一瓣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世界偷偷爱着你》一书）



漫长告别

●马海霞



外婆80岁生日那天，自己悄悄跑到小镇上的照相馆拍照，冲洗出一沓彩色照片，给每个子女发了一张，乐呵呵地说：“好好留着，等我死了，你们想我了就拿出来看看。”

外婆的娘家当年是大户人家，祖上是开银器店的。她婚后第二年，娘家遭了劫，金银细软被人搜走，外婆的嫂子当场被吓疯，尚在怀中吃奶的小侄子不久也夭折了。外婆的父亲受不了打击，次月过世。外婆的大哥也因被强盗打伤，半年后病重去世。那年，外婆失去了3位亲人。

印象中的外婆很节俭，很会过日子，对亲友和邻居却大方慷慨。外婆常说：“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传名。”外婆没上过学，但嫁了当教书匠的外公，说话也变得讲究了。她明事理，通人情，是位要强的女人。

外婆86岁那年得了肠癌，疼得受不了便注

射哌替啶，儿女轮班照顾她。母亲那时天天往外婆家跑。外婆饭量越来越小，疼得越来越厉害，哌替啶也不管用了。有一天，外婆想吃南关桥上的馄饨，母亲冒着大雨走了十里路给外婆买回一份，可外婆只喝了一口汤。

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下了班就去看望外婆。外婆见我来了，便喊我给她按摩，从头按摩到脚。外婆后来便嘱咐母亲，人老了才知道子女的重要性，让她一定要在附近给我找个人家，不要让我远嫁。

外婆临走的那个晚上，将子女孙辈都召集到床前，说：“我知道我日子不多了，便不再在你们面前逞英雄了，难受就喊出来，想吃啥便要啥，这是想告诉你们，人死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希望你们珍惜健康的日子，有钱别舍不得吃喝，等老了得病了，想吃也吃不下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守在外婆身边，听她讲述生病的感悟和人生的挂念。第二天一早，外婆没再醒来，走得很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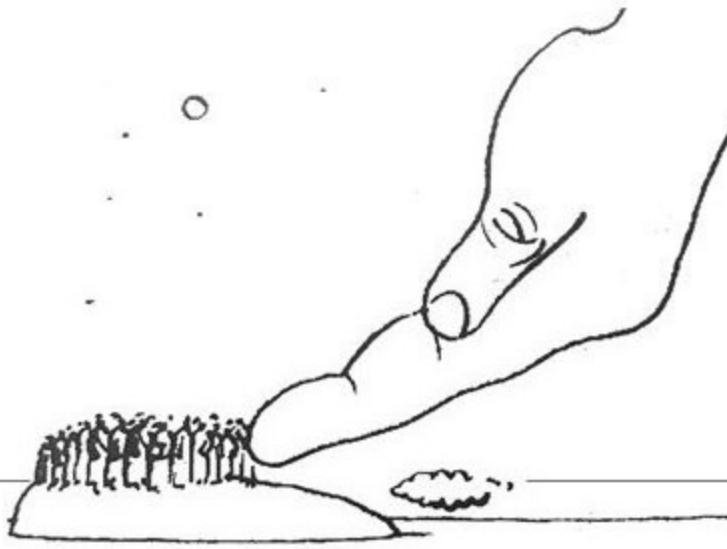
多年后，母亲谈起外婆便说，作为女儿她尽力了。年轻时，她为了替外婆分担家务，嫁给了本村人，每次去河湾洗衣服路过外婆家，都会提走一兜脏衣服，顺带给洗了。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重活累活母亲都抢着干，外婆卧病的半年，母亲天天守在她身边。母亲至今还记得外婆想吃馄饨的那个大雨天，外婆前一天晚上睡觉前说想吃馄饨，母亲第二天凌晨4点便出发了，馄饨买回来，天还没大亮。外婆卧病这半年，她对外婆有求必应。

正因为尽力了，每次提到外婆，母亲都说自己没有遗憾。邻居王姨很羡慕母亲，因为王姨的母亲得病后，怕耽误子女工作，一直瞒到病危才通知子女。老人住院两天后便去世了，这成了王姨一生的憾事。母亲见王姨落泪，忽然明白了自己母亲的良苦用心。外婆离开人间是有仪式感的，每个人都为她做过事，用过心，没有遗憾，只有回忆里温暖的瞬间。

是呀，外婆得病时，我天天给外婆按摩，



不必忌讳



● 刘塘

跟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在一块儿，常能听见他们彼此打听。

“喂！某人还在不在？好久没看到了！”

“那个谁谁谁，早该死了！还拖着呢？”

死，明明是个忌讳的字，但是对于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刺激。遇到朋友驾鹤西去，仍在的老人，会齐赴灵堂，谈笑风生，丝毫不见伤恸，倒真像钱行，托死者先去另一边打点，等等大伙就跟去的意思。

也不知，老人心里是真不感伤，到了这个年岁，在山上的朋友，要比在城市里的多得多，对死亡已经看淡？还是觉得自己得了上寿，已活够本，而处之泰然？抑或活着年老多病，早没了意思，反不如驾归道山？

而那些子嗣，则在老人故去之后，挂红贴金地办喜丧。那喜之意，是想念上天，已经赐予老人上寿，还是暗庆总算脱了这个包袱？毕竟是死去，难道因为老人长寿，生者就能不伤心吗？

倒是有一位孝子说出道理：“想想！老人家死时，已经九十多岁，而我也快七十岁了！七十岁的人，自己都把死看淡了。再说老妈妈能走在老儿子之前，得个死后哀荣，正该为她高兴才是；如果我先死，让九十老母送葬，才可悲呢！”

又听过一位老先生笑呵呵地说：“死，对年轻人是回事！当年三十多岁见朋友早死，又害怕，又伤心，后来死了祖父母，死了老爹老妈，又送走了一大堆老朋友，心早麻木了！所以上天

是有美意的，让我们由死亲人、死朋友，到自己死，一步一步学着认识死！看得淡！”

记得读过一个西方的真实故事：

一群老先生集资买了一瓶珍贵的老酒，约定由活到最后的人独自享用。

老人们纷纷去了，终于传到最后一人的手上。但是当他打开包装，才发现那美酒已被换为清水，其中夹着一张字条——

“对不起！我偷喝了！但你要同情我，因为我早早地就自知活不过你！话再说回来，现在只剩你一个，喝也没意思，不如别喝，改天过来再一块儿喝吧！”

（陈福民摘自《意林·原创版》2021年第2期，韦尔乔图）

每次回忆那时的情景，心里就觉得温馨而安慰。那些错过的告别，会成为人们一生的痛，外婆心底就深藏着这样的痛。所以，当她知道自己也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很早就开始了告

别。在漫长的日子里，亲人们在慢慢接受她的离去，也学会了如何告别。

（山 儿摘自《时代邮刊》2021年第7期，李娟图）



唐僧师徒连带白马，合称“五圣”。这五圣，暗中与五行相对应。孙悟空是金，唐僧是火，八戒是木，回目中已明说了，小白龙自然是水，而毫不起眼的沙和尚，却占了五行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土。

从相克的一面来看：靠着紧箍咒，加上有观音乃至如来撑腰，唐僧是能管束住猴子的，这是火克金；八戒犯老毛病，就怕悟空使棒子打他的孤拐，这是金克木；沙僧在徒弟中排行第三，居八戒之下，这是木克土；龙马地位最低，是土克水。从相生的一面来看，八戒时常在唐僧面前给悟空上眼药，一方面打击悟空，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师父的权威，这可以算作木生火；作为取经灵魂人物的悟空，按照土生金的原理，帮衬他的该是沙僧。对照故事中的具体描写，这个说法也大致站得住脚。

悟空有智慧，有本领，光明磊落，水平独高，在一个群体中，这种人物往往是众矢之的，很难做人。做领导的唐僧看不惯，不免借题发挥，时不

时整他一整，免得他尾巴翘得太高。八戒忌妒加不服，遇到机会就撺掇老板给他念紧箍咒，公报私仇一番。沙僧寡言少语，但他服膺悟空的本事和为人，能帮腔时帮帮腔，对八戒也敢略加讽刺。

沙僧这个人

●张宗子

妖怪每次幻化为人，总瞒不过悟空的火眼金睛，只有唐僧坚信不疑。八戒呢，有时他是实在抗拒不了美色和美食的诱惑，有时则是装糊涂，故意和悟空捣乱，好看他的热闹。这时候，沙和尚多半会帮悟空说话，不过他的话理由不充分，翻来覆去总不离“大师兄从来没看错过”之类，殊不知这样说是招唐僧反感的，不是吗？以前的事证明了悟空的正确，不就等于证明了师父的不正确吗？

沙和尚忠厚老实，符合土“厚德载物”的特性。他贡献不多，贵在持久，一向任劳任怨，从不说过头话，授衔会上的评语也是“登山牵马有功”。

沙僧老实，不等于他笨。他的机敏和别人不同，不是通过“为”，而是通过“不为”表现出来的。唐僧第一次赶走悟空，八戒、沙僧都不曾费一个字替他求情，所以悟空把沙僧从黄袍老怪的妖洞里救出后，就开玩笑骂他不够意思：“你这个沙尼！师父念《紧箍儿咒》，可肯替我方便一声？都弄嘴施展！”说得沙僧羞惭不已。

然而惭愧归惭愧，唐僧因悟空打杀一众强盗而第二次赶他走，紧箍咒念不住口，痛得悟空满地乱滚，沙僧则仍和上次一样，一言不发。世道人情本就如此：顺水推舟的好事，谁都不妨做做，若要他拔一毛而利天下，冒点风险主持一下公道，他就断乎不肯为了。

从这些地方，便见出老沙的世故，平时不吭声不等于没城府。六耳猕猴假冒行者，观音明明已经为悟空担保了，沙僧却仍旧疑虑不消。回花果山探实情，悟空的筋斗云快，想先行一步，老沙赶忙扯住，怕悟空“先去安根”，要跟他一起走，让悟空哭笑不得。

说起来，沙僧在三个徒弟中出身最苦。下凡之前，名为“大将”，职务却是“卷帘”，实际上是个侍候人的小角色：安排玉帝的车马，上车下车时掀掀帘子，宴会上刷刷盘子，说起来还不如当年在天上养马



子贡如何花钱

● 鲍鹏山

孔门弟子中，子贡算是一个事功型人才，所以孔子说他是“器”。要知道，孔子可是说过“君子不器”的，所以，当面说子贡是“器”，是一种明白的贬低，不过，孔子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贬低太过分，就又安慰子贡：你是瑚琏一类的器。

瑚琏是什么东西呢？是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盛放祭品的贵重礼器，算是给子贡一点安慰吧。

子贡确实是国之重器，他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

齐国要攻打鲁国，孔子深知，弱小的鲁国只能坚持“用外交手段”保护自己，他对门下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说是“二三子”，其实这话是说给一个人听的。所以，子路请行，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孔子在等那一个人。子贡当然明白老师的意思，于是站出来：老师，我去。孔子点点头。

接下来，子贡展开穿梭外交，接连访问齐、吴、越、晋诸国，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但是，孔子还是要批评他：我只让你阻止齐国攻打鲁国，别的都是不该干的！巧舌如簧，伤害信义，以后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的猴子。八戒犯法，是因为调戏仙子，多少还沾了点荤腥，不算冤枉。老沙的贬谪，只不过为打碎一只玻璃杯子！这便是小人物的悲哀。

但唯其如此，他才知道修得正果的可贵。因为他既不像悟空，可以重整河山，也不像八戒，可以再回到老婆身边。他是没有退路可走的。沙僧在流沙河的日子不仅贫困，还要

每七日遭受飞剑穿胸之苦，对于取经这一千古良机，他如何肯轻易放过、轻易糟蹋？

相对八戒的动辄要分财物散伙，沙僧的坚定和悟空不相上下，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他参与了八戒的分家，那还是因为，妖怪拿别人的头冒充唐僧的头，使他相信唐僧已死。就这一次，以小见大，他的境界终究比不上悟空的。

子贡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他的经商才能让孔子很惊奇也很不解，《论语·先进》记有孔子的话：“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子贡不够听话，跑去买进卖出，不知为什么，他预测市场行情非常准确，弄得富可敌国。

司马迁《史记》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商人传记《货殖列传》，《货殖列传》里面他写的第二个商人就是子贡。

但是，子贡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他神奇的赚钱能力，而是他独特的花钱方式。他的钱，很多都用在老师身上了，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样花钱，花得其所。

所以，我以为，子贡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花钱的人。毕竟多少人能像他那样有福，把钱花在圣人身上呢？

子贡名列“孔门十哲”，这比他的外交生涯，比他的商人名头，更让人心向往之。

（游 好 摘自岳麓书社《孔子如来》一书，喻 梁图）



沙僧的城府和心计，披了软弱的外衣；或者是，沙僧的软弱，被人误解为老谋深算。无论如何，老沙不简单。可你想想啊，在这个成员各有背景的小团体里，论出身，论资历，论本事，皆不如人，沙僧也真不容易。

（池塘柳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书当快意》一书，小黑孩图）



武侠文化为什么迷人

● 韩松落

很多人都有过武侠梦，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我们，都读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独孤红、陈青云。成年以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武侠小说好看在哪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成为“通俗文学”中的“最大公约数”？

华人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或许能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侠小说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体现侠的精神，而不是表现侠客有多么高深的武功，或者凭武功打赢了多少人。

而在“侠”这个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报恩和报仇。恩情和仇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一种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报恩和报仇也是一种生命的准则：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与报恩和报仇牵系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快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在报恩或者报仇的过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搁置，自己的生命意义被转移，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终极目标，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为一种轻易又慎重的努力。

《侠隐》这部小说，就是从一个报仇的故事开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个年幼便失去双亲的孤儿，一岁多时就遭人抛弃。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养了，这个人就是太行派掌门人，人称“太行剑”的顾剑霜。李大寒在师父一家人的抚养下长大，他品行端正，武艺超群。不久后，顾剑霜就决定将掌门的位子传给他，并将李大寒的师妹许配给他。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门惨案，让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原来，早已被赶出师门的太行派弟子朱潜龙，因为自己身为大师兄却没能得到掌门之

位，同时被自己的师弟抢去了钟情已久的师妹，心生妒忌并怀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师父一家人聚会的这天夜里，朱潜龙勾结一个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务枪杀了师父一家，并放火烧毁了顾家人所在的太行山庄。

身中三枪并被大火烧伤的李大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被一位名叫马凯的美国医生救起，躲过一劫。自此，整个太行派就只剩下李大寒，和一位远在他乡、对师门惨案并不知情的师叔。马凯医生把李大寒抢救过来后，让他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孤儿院里生活，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李大寒，并让他化名为李天然，最后一同去了美国。6年后，也就是本书中故事展开的1936年，李天然以华侨身份回到北平，但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师门惨案。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李天然报仇的故事展开的。

在一个武侠故事中，报仇作为一种目的，不仅可以支撑起整部小说的主线，也能让剧情更加吸引读者。既然这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这也给整部小说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就腾出了更大的空间，让作者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中国文学历史上，武侠小说一直被文人墨客看作一种娱乐性读物，也就是所谓的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游侠用他们的存在方式，提倡着一种挑战权威、冲击伦理规范的理想主义精





神。它是一条文化副线。因此，直到20世纪之后，武侠小说才借助出版业的兴盛和报纸副刊的发达而逐渐壮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风格。不过，正是因为武侠小说自由度非常大，给了作家巨大的创作和想象空间，可以放置很多“正经”文学作品无法放置的东西，武侠小说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文学类型。

以《侠隐》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侠客李天然为师门报仇这条主线，我们还可以从故事中读到各种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比如，对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红的情感关系刻画，就是言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是所谓“侠骨柔情”；比如小说中对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筑、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写，是世情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细节。所以专栏作家钱德勒说，《侠隐》其实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图鉴”。

简单总结来说，武侠小说以“报恩和报仇”这个主题，凸显善恶斗争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来表现暴力和杀戮情节；以综合其他文学类型的包容特性，来实现作者更大的写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节内容。以上这些优势和特点，就是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选择武侠这个类型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作为部长篇小说，《侠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36年至1937年，时间跨度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了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纵观整个武侠小说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武侠小说作家很喜欢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动荡、战事频繁的所谓“乱世”，也就是原有的社会等级划分和道德伦理发生大变动、大流动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出故事。武侠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充斥着各种秘密社团，人们的行事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则，是一个不受王法约束的“桃花源”和“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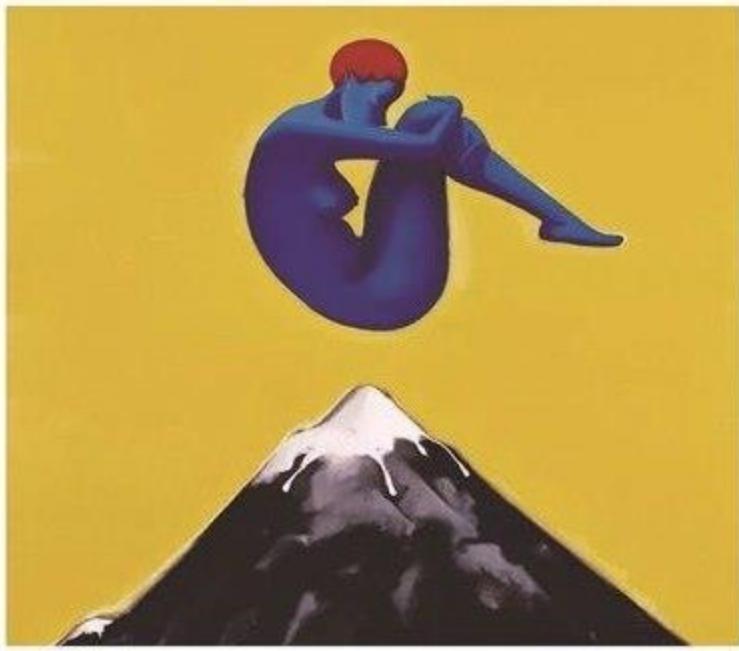
两个世界之间有落差，有缝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这更能出故事，凸显人性。

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民国的这个时间段，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国的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侠客行为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过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当面对峙，光明磊落地大出手、一较高下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来扰乱官方视线，并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职业来为自己打掩护。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的时代了，也只有借助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个时代交接、新旧交接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传统的那个侠义江湖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时，人们是如何应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与现代社会遵从的法律与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在大敌当前的历史特殊时刻，国仇家恨和个人恩怨，这两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来探讨的话题。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独立姿态的李天然，终于接受了拥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蓝青峰的要求，在了结私人恩怨的同时，帮他除掉敌对阵营的另外两个亲日分子。李天然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单纯去思考江湖恩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国家没有了，任何人都无法安居乐业；武林没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仅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队伍，也想用这种方式，和整个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联系，也就是扎下根来。



看风吹过山冈

● 熊培云

在我上中学的路上，有几座小山，山上有各种树木和花草。每逢春、夏，梔子花、映山红、野桃花开得漫山遍野。再加上蜜蜂、蝴蝶、蜻蜓飞舞其间，总能衬托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想勤工俭学，还可以到山上采集具有药用价值的金银花、黄梔子和金樱子到镇上去卖。那时候，这些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属于每个孩子和成年人的。

我之所以喜爱这些未经雕琢的小山，还因

讲述这个主题的不只有张北海，作家、导演徐皓峰的许多故事也在讲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旧日世界”，他曾写过民国时期武林人士的口述历史，书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来，武馆不仅负责传授武术，也负责把传统秩序、伦理、人情、礼仪传递下去。但时代变了，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慢改变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说，开武馆的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与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人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为穿行其间时我能够体会到丘迟笔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意境。我关于江南乡下的许多乡愁，以及年少时的一点美好的记忆，都凝缩在这十六个字里。

遗憾的是，前几年回乡时，我发现这几座小山丘被挖得面目全非。据说有生意人承包了这片山地。紧接着来了若干台推土机，将这里的花草树木几乎挖光，只剩下山冈上几棵孤零零的树。那些冷酷的推土机，不光削去了这几座小山的灵性，而且把它自远古以来的所有故事都抹平了。

后来，每次路过这片山丘时，我都会无奈地多看上两眼，像看望一个遭遇劫难的恩人。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看风吹过山冈》：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不用紧张，暴雨将至
我还有一天的时间
看风吹过山冈
你花一天的时间遇见我
我花一天的时间来向你告别
剩下的一天，我想和自己谈谈
看风吹过山冈

我记忆中的故乡，没有地平线，有的只是连绵不绝的山冈，以及山冈上猎猎的风与树。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张 弛图)

但开武馆这种广收弟子、量产门徒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朝夕相处与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被视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

(故 渊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一书，本刊节选，朱新建图)



在市集上

● [黎巴嫩] 纪伯伦
◎王志华 译

市集上来了一个俏丽清秀的乡下姑娘。她的脸好似盛开的百合一样美丽。她的头发像被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嘴唇上的微笑则像黎明一样美好。这个美貌的姑娘出现在年轻男人的眼前不久，他们便都围过来追求她了。一个要与她共舞，另一个要切块蛋糕邀她品尝。他们都想亲吻她的面颊。但这毕竟是市集上啊！而这姑娘对此感到吃惊和害怕，她认为这些年轻男人的品行都不端正。她斥责了他们，随后就从他们身边跑开了。那天傍晚，她走回家的路上，心里不禁想：这令我感到厌恶；这些男人是多么没有礼貌、多么缺乏教养啊！简直叫人忍无可忍。

一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十分秀丽的姑娘一直想念着市集和那里的年轻男人们。于是她又一次来到市集上，依旧是美若百合的脸颊，落日余晖般有光泽的头发和黎明般的微笑。但是现今那些年轻男人一看见她就都背转过身去。整整一天都没人上前问候，她一个人孤零零的。黄昏时，她走回家的路上，心中想：这一切真叫人厌恶；这些青年是多么没有礼貌而缺乏教养啊！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离萧天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心能长成一棵结满果实的树吗？》一书)

有的心事，真像肉刺

●潘向黎

人总是容易羡慕别人。

街上，一个身材苗条、薄施粉黛、挽着名牌手袋的白领丽人和一个穿着平底鞋、家居服，素面朝天，推着婴儿车的年轻主妇擦肩而过。

主妇可能羡慕白领的精明能干、自由自在和意气风发，却不知道对方老大未嫁，正在为要不要冷冻卵子而头痛；白领羡慕主妇拥有可爱娇儿，却不知对方睡眠严重不足，还被孩子、婆婆、保姆日夜缠斗夹攻。



人人都看别人风光，觉得别人容易，并非人的天性容易忌妒，皆因你不是他，你自然只看见人家给你看的好处和得意处，不知道人家咬牙扛着的难处和苦处。

世间哪有容易的人？

藏得起来的难处、瞒得住别人的缺陷或窘迫，总还不是最大的。就像身上的赘肉——“我其实胖了许多，只是衣服宽松看不出来！”说这话的，总不是真正胖的人。指甲附近

的肉刺，听之任之的话，一碰、一拔都很疼，等不到回家找指甲钳，往往狠心一撕，肉刺被扯下来了，上面连带着一小团血肉，那个地方更疼了。

有的心事，真像肉刺。
(杨子江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万念》一书)

剃 刀

● [意] 莱奥纳多·达·芬奇
◎周莉译

一天，剃刀从护鞘中探出身子晒太阳。看见自己的身体亮亮地反射阳光，剃刀感到非常骄傲。

得意良久后，它开始动念：我该不该回适才所在的店？当然不回！诸神不会乐意让这般光彩美丽之物作如此卑贱的用途！让我剃粗鲁农夫涂满肥皂沫的胡子？做这样不体面的活，多么愚蠢！难道这具身子只配干这等事？当然不是！我要躲至某个僻静之地，过宁静闲适的生活。于是剃刀躲了几个月。

一天，它再次来到阳光下，出鞘后却发现自己已宛如生锈的锯子，表面再不能反射灿烂的阳光。可是，此时即便痛悔自己莽撞的行为也已无可挽回。它后悔莫及地自言自语：“唉，宁愿为剃头师傅所用，也比失去锋利的刃口强得多！哪里还有光彩的刀面？已实实在在被这讨厌而难看的锈腐蚀尽了。”

(林一摘自译林出版社《达·芬奇笔记》一书，(日)Noritake图)

你还在感叹生命的悲伤吗？

现在我要为你介绍我的好老师，她的名字叫短尾白。

2009年，没有人知道她已流浪了多久，从哪里来，为何被丢弃，但显然它是一个在街头没人要的小东西。

有一天，捕狗大队抓获了她，接着她被丢入收容所，这里是生命各种答案的另一个起点。一个典型答案：第十二夜，安乐死；另一个答案：幸运地被领养；还有一个答案是最糟糕的：在收容中心感染疾病，不治而亡。

她碰到了这些选项中的最后一个，感染了狗瘟热，一种导致她从此全身瘫痪的神经病毒。这个结局几乎没有意外，等待她的就是比流浪还糟的状况，也是生命走到终点前最糟的状态。

但短尾白跳出了这悲惨的命运，她遇见了带着学生在收容中心做研究长达十年的苏璧伶教授。

短尾白当时已经四肢瘫痪，苏教授的团队决定救她的理由，居然是，她“超级贪吃”——每天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却还是很爱吃东西，这代表这只狗其他的器官仍然健康，而且她想活下去。

短尾白的戏剧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实习医生在恍神间给她下错了针，从此非常愧疚，每天带狗粮喂她。是的，她已经瘫痪，连小便都需要人辅助，但是对于生命，对于未来，短尾白并不茫然。

随后，短尾白被送到动物

医院，经过治疗，她的前腿居然可以移动了，后半身倒是全部瘫痪，无可奈何。苏教授于是帮短尾白做了一个滚轮椅，我第一次看见她时，以为这是马戏团送来的狗。

对生命她没有太多奢求，除了吃，到处吃，四处吃……关于自己过去的悲惨遭遇，她脸上没什么痛苦表情，没有记忆，没有自怜。只要拍拍她的头，她即心满意足。至于当下的生活，她不做苛求。

除了吃。

在我的爱犬南禅寺住院期间，每日为了给她灌食，我绞

尽脑汁。上午鸡肉水梨，中午牛肉菠萝……

短尾白显然闻到了这股浓浓的香味，居然在没装后肢轮椅的情况下，直接拖着残肢爬到南禅寺住的病房。这道长廊，人也要走上十几步，何况瘫痪的她，可见她的“吃志”多么高昂。

虽然医生告诉我，一定要问过苏教授才可以喂她，但眼看她历经千辛万苦爬到我们的病房，还管什么三七二十一，我塞了几块鸡胸肉给短尾白。

她的记性也真好，从此看到我，即一脸笑意。

短尾白待在医院近9年，一个小小的空间，长约30厘米，宽50厘米，但她已经相当满足。这9年她看尽各种被宠爱的名狗来来去去，自己守在医院分给她的角落，从不叫，也不哭。生生死死，她看多了，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昨日只代表吃的实物已被消化，当下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想：刚吃下去的食物又去

短尾白遇见

陈文茜





琐事

●陈海贤



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我一边写论文，一边为前途和未来感到焦虑。“未来”又大又模糊，衬托得我手头上的事又琐碎又无聊，让我烦躁不安。

这时候，有个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佛学院给僧人上心理学课，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听起来，佛学院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我想，我终于有机会从琐事中逃离了。

上课的第一天，上完课，我在佛学院用餐。原本以为吃饭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但我见识了一套非常复杂而庄严的程序。吃饭之前，每个人把碗筷摆放整齐。一声铃响，所有的人止语保持肃静，然后大家齐声唱诵感谢供养的“供养偈”。念完“供养偈”，所有人端正坐姿，在静默中用餐。在用餐过程中，会有僧人提着盛饭菜的桶从桌前经过两次。如果要加饭或者加菜，你需要在僧人经过时把碗往前推，如果只要一点点，你需要做手指半捏的手势示意。用餐毕，大

哪里了？

医院对许多动物来说是苦痛的代名词，但对于短尾白，那是她一生最安稳、得到最多爱和幸福的家。

这晚，我带着南禅寺向医

院请假回家，明早再回来。我知道她的生命时钟已经开始倒数，心中千般不舍，但看到短尾白，我已不再伤心。我的泪水在风中，已化成爱。我想把剩余的爱，更多的祝福，给生

命力无穷的短尾白。

她在台北最边缘的角落，启发着每一个自以为受苦的人。

(星 昂摘自九州出版社《为爱奔波》一书，匡 莉图)

家摆正餐具，齐声念一遍“结斋偈”，再一起有序退场。

熟悉规则以后，我慢慢喜欢上佛学院这种专注而静默的用餐方式，这让餐食显得特别美味。

我并没能从琐事中逃离，但我在佛学院学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一件事是不是琐事，并不是由这件事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你对待它的态度决定的。如果你不轻慢它，以庄重的态度对它，那它就是重要的事。

在毛姆的小说《刀锋》里，主人公拉里抛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美丽的未婚妻去流浪，在印度修成正果后，到纽约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并不对无聊琐事感到失望，琐事跟他的关系特别平等而单纯。他不急着去什么地方，也不急着做什么，反而自由了。而那些想要逃离的人，却到处看到囚牢。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逐渐演变成了压迫和反抗、控制和逃离、意义感和无意义感的撕扯。

有一天早上，我去佛学院上课。佛学院的门锁着，进不去。那天很冷，又下着雨。我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开门的学生才匆匆赶来。我正想抱怨几句，那学生说：“老师，你看风景多美！”我抬头一看，雨后的远山烟雨蒙蒙，满山的茶树正在发芽，衬托着近处的几枝红蜡梅。如果刚刚我不是急着等开门，那就能多欣赏十几分钟的美景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悟到了什么。

我悟到了什么呢？也许是，等待的时间，其实也是我的时间，我本可以好好利用和享受。也是，要想脾气好，还得风景好啊。

(予 和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本刊节选，朱新建图)

山腔响远

●凸凹

一如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呻吟，有疲累的地方就有歌声，古风流长、人情摇曳的山村，自然就有自己的戏剧。

故乡的戏剧，雅驯的名号叫“京西梆子”，本地人的称呼则是“山梆子”。

山梆子一说，更接近品性，便被叫得普遍。山里人率真、耿直，戏曲的腔调就纵情、高亢。唱段一起，就弄高声，好像把整个人都狠狠地甩出去，撞到山壁才往回折，然后再哼唧唧。哼唧的背后，是回味无穷的人生快乐。

对唱戏最上心的，自然是妙龄男女。山里人本来就长得清秀，若再施些粉黛油彩，穿一袭戏装，在戏台上一走，就好看得很，就惹台下的男女倾慕。于是，村里的青年男女，都会唱一些段子，都会走一场两场的步子，唱连台戏时，就都要争扮相。还有，素日里，老人们对自己的儿女看得极严，相互倾慕的男女若想凑到一起，就很费些周折。而唱戏的时候，人群熙攘，热闹如沸，老人们自己已沉浸其中了，就忘了别有所想的儿女，彼此倾慕的，就顺势聚在一起。由此看出，戏剧的本质，是给被禁锢的心灵以舒展的自由。

五叔是唱小生的尖子，与他搭对的，正是与他痴恋着的刘玉芝。初二晚上，五叔和玉芝唱《寻夫记》。其中，玉芝有长长的一段大哭腔：“一更的一点月牙儿高，寻夫佳人泪花儿飘；盼夫盼到年关到，见一见我儿的父哇，不枉走一遭，不枉走一遭……”

玉芝唱着唱着，想到素日里与五叔聚会之难，便酸水浸了心肝，涕泪汹涌遮面，一念二叹三咳嗽，把个寻夫的寡女唱真切了，惹得台下老少呜哇成一片。

戏自然要演到团聚，五叔在幕后已被玉芝唱得泪眼婆娑了，上场时自然真情荡漾，便与角中的玉芝死命地抱在一起。

台下，玉芝的爹顿觉出个中滋味儿，便吼：“孽畜，演戏就演戏，还真抱！”

台下便有些乱。台上的司鼓就急了，冲玉芝爹呵斥道：“你捣的是哪门子乱呢，再不住嘴，就把你轰出去！”

玉芝爹便矮了身子，半羞半恼，也恨也怨。

戏虽散场，玉芝和五叔的爱情却爆发得不可收拾。由此可以看出，生活孕育了戏剧，戏剧推进了生活。并且，由于生活的难与苦，使无能力改变现实的这群人，更愿意在戏里生存。

一如糖甜到深处就感到酸，山梆子唱到酣处自然就感到了缺陷。它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硬，缺少跌宕与委婉——高亢明亮之余，余音绕梁、耐人回味的意境不足。也不迁就嗓子，吼过几场之后，就嘶哑，使人感到遗憾：快乐尽管快乐吧，为什么还附以苦？

幸运的是，这里比邻河北省涿州，那里行世的戏剧叫河北梆子，是全国著名的剧种。它的唱腔，既高亢明亮，又哀婉悠长，种种的好处，耳朵是听得出来的。村里的有心人就常到涿州去看戏，一是享受，二就是偷——偷一些调门，回来嫁接。有心人中有个更有心的，叫李成存，他看上了一个唱青衣的角儿——柳棉





桃。柳棉桃主演的《大登殿》《秦香莲》，他都耳熟能详，且每个唱段他都能接着茬口唱下去，便把这韵味带回村里。

因为是常客，柳棉桃也认识他，戏外相遇，忍不住朝他嫣然一笑。这一笑，让李成存失魂落魄，回到村里连续几天都窝在炕上。

·如乱世只有刀剑，唯有盛世才有琴弦。内乱开始，梨园封闭，柳棉桃也因出身不好，被戴上“反动戏子”的帽子，有一天竟被人架到高凳上，玩“坐飞机”的把戏。斗得性起，有人踹翻了板凳，她跌下来，跌得颜面出血，一条腿也折了。李成存冲进人群，把她抱起来，一直抱回村里，把她“藏”在家里。

柳棉桃的不幸，却是山村之幸——虽然村里的戏场也被叫停，但并不阻止人们在生活中唱。村里的戏迷纷纷前来，听她唱念，并心仪拜师，谦恭地学下来。徐徐地，山梆子的硬，得以软化，愈加好唱、好听。

柳棉桃一早一晚都要在崖畔上练嗓。·如是溪水就自然要流淌，是花朵就自然要开放，练着练着，她收束不住内心的冲动，整段地唱起来。山村静寂，山风清越，她的唱腔就显得格外妖娆。村里人说，到底是专业剧团的，开口就是一个清澈，能把人心中的疙瘩唱舒展了。

伤愈之后，人们不忍她走，认为她本来就应该属于这个村子，不然一个陌生的山外人，怎么会一走进这里，就在心窝子里留下感情的根须了呢？便撺掇李成存有个动作，把一棵游走的树，栽在山里，使其繁花满树，悦人眼目。

村里人的愿望，增添了李成存的勇气，他向柳棉桃表达了心意。柳棉桃好像一扇门，就是准备着被推的，居然就接受了。倒弄得李成存有些不好意思，说：“我这是不是有点儿乘人之危？”柳棉桃说：“成存，你可别这么说，你也知道，涿州地界已无我的容身之地，戏是唱不下去了。再说，戏唱得再好，终究不是口子。戏是听的，而口子是过的。所以，我柳棉桃还得谢谢你。”李成存慌乱地说：“不，不，你这是给了我李成存一份大恩德，容我口后慢慢报答。”

李成存的报答，是把柳棉桃当成墙上的画、台上的角儿，供起来。但是，越是不让她

操持家务，她越是缝缝补补、浆浆洗洗——所有的粗活，她样样动手，直至把一双用来抖兰花指的纤纤妙手，弄得跟山里婆娘的一样粗糙多皱。越是不让她蒙受生养之累，以保持身段，她越是顺守传统，延续香火，一连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以致身膀肥大，抬手投足间，与村妇无异。

李成存痛惜不已，说：“是我害了你。”柳棉桃说：“既然是生活，就要进入角色——我粗了手，却精细了口子；我臃肿了身子，却清爽妥帖了本心。戏毕竟是戏，不能拿戏里的架势表演生活，你一旦不能分辨戏和口子，就不快乐了。”

李成存感到，多亏了她是演戏的出身，戏文的教化、戏韵的濡染，使柳棉桃内心温柔，更懂事理，更热爱生活。因为敬重她这个人，他更加敬重戏，酝酿着，一旦时运改变，他一定为戏做点儿什么。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李成存反而内心不平，满面愁容。因为唱戏须闲，养戏须钱，虽立下誓言，但他眼下的境况只有一个字：穷。

·如是柳就绿，是桃花就红，此时的柳棉桃一听到胡琴声，肩膀就动，随口就唱出戏段，且板眼依旧方正，不改当初的好。

一个“好”字，让李成存做出了决断，他对柳棉桃说：“邻村在挖煤，我要去走窑。”柳棉桃一愣，说：“当矿工的都是一些青壮，你已经老了。”李成存说：“但是钱可不管老幼，只需挣。”

柳棉桃自然知道他挣钱的用意，但若执意反对，会伤了男人的尊严。伤了男人的尊严，也就伤了自己的脸面，因为他们两个的缘分来自戏，戏的背后能让她真切地感受到一样东西：爱。

李成存的辛苦钱，让柳棉桃更感到戏曲之重。她不仅竭力调理声腔、修炼身段，苦苦找回昔日的自己，还延续自我，在村里组建了一个团队，担纲排练之责，废寝忘食，口口精进，颇弄出一些声名，竟至走上了全县地方戏的调演舞台，得以一展风采。

演出那天，李成存就坐在一个能被柳棉桃看见的位置，心里既抱着往日在涿州时的原始

最近曼君从美国回来，我们将近十年没有见了，她却还是老样子。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同校，又一块儿办了一个文学社，所以常在一起。我喜欢朗读杜甫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觉得苍凉得很。只是那时候真是幸福，幸福到敢用人世的沧桑来玩要做作。十年后，大家都多少在生活中跌过跤、受过挫折，都添了许多伤痕，反倒怕触痛了，变得礼貌而小心。我们的问答也只止于询问近日境况。

少年时的狂热浪漫一过，我们大约都有一种觉悟，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凡人，英雄的慷慨悲歌实在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如果有沧桑，我们的沧桑也只是生活中琐细的一点点辛酸吧？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悲怆或剧痛。

我和曼君在饭馆吃晚饭，她告诉我她的先生、她的工作，她也很仔细地描述起她住的那个城的种种。她告诉我，每天要开四十分钟车去工作，有时候出门迟了，只好开快车。有一次因超速给警察拦下，开了罚单，跑到法院去，



曼君

●蒋 劲

却看到一群开快车被罚上法庭的老手。他们教曼君，一等法官喊人，就站到被告席上，别等法官开口，自己先举起右手说：“Guilty（我错了）！”这样就不会被罚，只要去驾驶学校补上课就好了。

曼君说到这里，举起右手，一副无罪的赖皮相，说：“Guilty！”我们都大笑起来，笑完却半天没说话。

我们仿佛忽然就懂得了什么是生活，就像一种无休无止

的驾驶，你不可能一直保持一样的速度，所以你不知为什么就想越轨一次，譬如说开快车，然后去法院说：“我错了！”——连这悔罪也带着一种耍赖。

我们慢慢学会了自嘲或耍赖，用来打发生活的疲倦与单调，跟生命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并为此快乐许久。

吃完饭，我陪曼君去士林夜市，她看到地摊上才一百元一双的皮鞋，惊叫起来，把一手的包包盒盒全塞给我，俯下身，一双一双地试穿起来。

我在一旁看着她专注认真的样子，忽然有一种感动。我想：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年轻时想的那样奢侈，可以任性地挥霍。曼君飞了大半个地球回来，岂是为了这地摊上廉价的一百元一双的鞋子？然而她遵守着一个小市民主妇的姿态，毫不马虎地试着，试着。十年后，有过那么多奇异梦想的曼君，也变得踏实起来，她说的与其说是一双便宜的鞋子，毋宁说是她在这社会中的角色吧！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忘言书》·15）

期待，也渴望着能找到自己价值的最后证明。

他很紧张。

柳棉桃登台之后，从容唱念，如入无人之境。身段妙然如初，唱功炉火纯青，把戏场的观众弄震惊了。震惊之中，李成存彻底放松了，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观众。柳棉桃把陷落之痛和新生之喜糅入唱腔，声声慢，也声声激越，西风烈，西风也祥和，一如戏与生活。加之京西梆子的高亢与河北梆子的哀婉无缝隙的融合，戏一出口，也新颖，也熟识，一如既往

回归，也可眺望，大美无痕，却处处入心，使观众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动。便全场沸腾，金奖加身。

当奖杯和鲜花盈满于怀的时候，柳棉桃看了一眼李成存坐的位置，人却不见了。

这时，李成存正走在县城的矮桥之上，望着桥下无声的河水，他忍不住号啕大哭。因为大恩报过，他的心彻底空了……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纸上的乡愁》·15，曾仪图）



“《读者》光明行动”(93)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21年4月，青海省西宁市义诊现场

4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也开始了2021年上半年最为集中的弱视儿童义诊筛查工作。项目医疗队分组前往青海省西宁市、四川省成都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永丰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和辽宁省孤儿学校，共对43900名儿童进行了视力检查，发现视力不良者3481名，并确诊403名儿童患有弱视。

2020年年底，“《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在青海省西

宁市弱视儿童专项义诊中第一次见到了小梦，她被确诊患有斜视、弱视，左眼视力仅为0.08。工作人员家访时，小梦的奶奶说，她注意到孩子经常斜眼看人，以为是小梦的坏习惯，还因此打过她，没想到这是病，不仅耽误了病情，还委屈了孩子。小梦非常懂事，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赶快治好眼睛，照顾年幼的弟弟，帮爷爷奶奶分担家务。2021年4月，项目组在西宁再次见到小梦，经过半年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她的左眼视力已经提升到

0.8。

在乡村义诊筛查时，项目医疗队发现了很多患有弱视的孩子，但是由于条件落后、家长缺乏相应的眼科知识，孩子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治疗，导致视力问题越拖越严重。“城里的孩子在幼儿园时就接受眼部健康检查，有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了都不知道自己的视力状况，医生尤其忧心。”提及乡村儿童的视力状况，医生尤其忧心。

7年来，“《读者》光明行动”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国贫困家庭儿童的视力状况。该项目的意义不仅仅是救助弱视患儿，更多的在于向家长和学生普及“早期预防”的眼部健康知识，变被动治疗为主动预防。然而项目组的力量终归有限，在这里，我们呼吁更多医生参与到乡镇医院眼科的建设中。期待您与我们一道，守护贫困家庭儿童的光明与未来！

微信扫码，帮助更多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约束与自由

● [美] 弗罗斯特

○ 曹明伦

译

克里斯蒂娜
[美] 安德鲁·怀斯



爱有她所紧紧依附的大地，
有拥抱的手臂和环绕的山冈——
能阻挡恐惧的墙中之墙。
但思想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思想有双无畏的翅膀。
在雪地，在沙滩，在草坪，
我看见爱都留下一种迹印，
因为被这世界拥抱得太紧。
爱就是这样并因此而满足。
但思想已摆脱这种约束。
思想能穿过星际的黑暗，

整夜坐在天狼星的表面，
直到白昼来临才迅速回还，
他经过太阳，回到尘世，
根根羽毛发出烧焦的气息。
他在天空获得的便是他的拥有。
然而有人说爱拥有美的一切，
就因为她被约束并真正持久，
而思想得远行至另一个星座，
发现爱拥有的一切在那儿融合。

(游 好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一书)

诗笺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致敬读者四十周年



读者 品牌旗下少儿阅读盒子

针对1—7年级孩子阅读能力分级定制
全年12个阅读盒子，听名师的私教课
提供“整本书阅读”解决方案
得阅读者得语文
阅读力提升黄金期，不容错过



长尾巴学院 “长尾巴月读社”
精选书目 手机客户端/小程序

读者·新语文

读者·新语文
故事研究院

寻书记



智能伴读
机器人

阅读主题
配套周边

